THE EASTERN MISCELLANY

中華郵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每月二回十日二十五日出版

東方雜誌

1927

第二十四卷 第十三號



民國十六年七月十日

Vol. XXIV, No. 13, July 10, 1927

THE EASTERN MISCELLANY

(Issued Fortnight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六年七月十日初版

編輯者 錢智修

發行者 東方雜誌社 上海閘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上海閘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分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及大書坊

投稿簡章

一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附加意見其文體不拘文言白話均所歡迎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能依本雜誌之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敍明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五 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覆原稿亦概不檢還惟長篇在五千字以上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並附寄郵資寄還原稿

六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甲）每篇酬現金五元至五十元

（乙）酌酬書券或本雜誌

（丙）尤有關係之稿特別從優議酬

七 投稿揭載後其酬報之類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聲明

八 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九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先聲明

十 投稿者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轉東方雜誌社收

定價表

半月一冊 全年二十四冊

零售每冊定價二角二分半（原價二角） 郵費 國內二分 國外八分

預定時期	冊數	書價連郵費 國內	書價連郵費 國外
半年	十二	一元五角	二元三角
全年	廿四	三元	四元六角

新疆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二角以下者為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面（十六方）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六十元		
優等	封面底面之內面對面正文首篇之對面	四十八元	二十八元	
上等	圖畫中及首篇以外正文前後之對面	四十元	二十四元	十四元
普通	正文中 正文後	三十二元	十八元	十二元半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

一 定單號數

二 定戶姓名

三 在何處定

四 原寄何處

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緣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東方雜誌

第二十四卷 第十三號

民國十六年七月十日發行

插圖

王石谷山水（三色版）……一幅
上海市政府成立……二幅
蔣總司令之來滬……三幅
王靜安先生……一幅
王靜安先生手書曲品跋尾……一幅

國際

日本的東方政策……化魯（一）
歐洲大胖子的怪論……化魯（二）
波蘭俄使館的慘劇……化魯（三）
維也納大暴動事件……化魯（四）
狂濤將至的太平洋……愈之（五）
各國調解勞資衝突方法之比較……頌華（一三）
裁軍會議與英美日三國之政策（美國通信）……莫震旦（二五）

東方與西方
英人眼光中的中國問題……丁恩（二九）
中國人民之要求……鮑蘭爾（三六）
中國眞正之危機……杜威（四〇）
日本出兵山東之用意……須賀正俊（四二）

王靜安先生傳……徐中舒（四五）

歐洲近代三大批評學者（一）……朱孟實（五一）

勞動的生理……黃石（五九）

新語林
震動全世界的薩苛范士底案……文宙（七〇）
紅鬍子的生活觀……孤航（七三）
馬吉亞佛利四百年紀念與今日歐洲的政治實際……文宙（七七）
英帝國首相鮑爾特温的逸話數則……微知（七九）
影光控制機械的發明……幼雄（八〇）

瓊昭（小說）……黎錦明（八三）

棄兒（小說）德國克萊斯特著……李和庭譯（九三）

附錄——
▣實行關稅自主裁撤釐金之文件……（一〇五）

時事日誌……（一〇九）

國際

日本的東方政策

日本的對華政策最初是搖惑不定的。干涉與不干涉，聯英與不聯英，只是徘徊猶豫着。自從軍閥的首領田中大將出組內閣，自兼外相後，大家都知道日政府的對華外交要有一個急遽變化了，要傾向於頑強化了。果然田中就職以後，就竭力想從對華政策中一顯好身手，於是第一件事就決定了出兵山東，第二件事是召集東方會議以解決對華問題。以協議對華政策爲目的的東方會議，自六月二十七日起開會歷十日之久，駐華使領均列席報告。會議的結果，雖絕對秘密，但在會議中已經決定一種具體的對華政策，放棄以前的搖動的態度而取更急進的步驟，大概是不會錯的了。閉會日田中外相發表對華政策綱領八條，大要如下：

（1）不偏於一黨一派，嚴戒干涉各派間的離合集散。

（2）對於中國正當的國民希望協力助其達成。

（3）在中國未成立鞏固的中央政府以前先與地方穩健的政權者爲適宜的接衡。

（4）在中國已有統一政府以後，日本當助成其發達。

（5）在華日本權利利益及日僑生命財產有危害時，出斷然自衞的處置。

（6）對於排日排貨運動除設法解除疑惑外，更爲適應機宜的措置。

（7）在滿蒙，尤其是東三省，凡能尊重日本的特殊權利的，日本政府當維持之。

（8）滿蒙的特殊地位受侵迫時決防護之。

就綱領全部而論，雖用盡外交的辭藻來加掩飾，可是干涉中國內政的野心，卻已完全揭露了。對於滿蒙的特殊地位，既不放棄，則所謂協助

「中國正當的國民希望」不是一句欺人的話嗎？在滿蒙能尊重日本的特殊利益的日本政府當維持之這句話就是說日本須勾結一個政權者維持其勢力使其永成日本的工具，那末不偏於一黨一派，不干涉各派間的離合集散，不又全是廢話嗎？至於借了保護僑民生命財產的題目行干涉內戰的實際，又是一切帝國主義者的老調。田中不過是照抄美國干涉尼加拉瓜的老文章應用到中國罷了。

不單是如此。日本政府近來任命著名的實業經營家政治家山本為南滿鐵道總裁，對於滿洲將採取積極的侵略政策，這又是顯見的事實。在外交上，近來日英兩國間，又似乎已成立了一種諒解。日本在滿洲山東所採取的政策恰又和英國在廣州及長江流域的政策如出一轍。在日內瓦海軍會議，英日聯合對華的傾向，更是非常顯露。從這裏面可以看出現在國際情勢和華盛頓會議的時期已大大不同，英日為太平洋上的利益起見已重新開始結合起來，唱導日英同盟復活的，近來又漸漸多了。我們很明白英日帝國主義和我國的民族運動不能兩立。對於日本對華政策的頑強化，英日帝國主義者的聯合，我們應該格外的加以注目呢。

歐洲大胖子的怪論

巴爾幹的戰爭空氣依舊是很緊張。意大利與匈牙利羅馬尼亞日漸有聯合的傾向，因此法國十年來慘澹經營的小協約，完全被破壞了。南斯拉夫和亞爾巴尼亞的爭執仍沒有解決的希望。自亞爾巴尼亞把南斯拉夫使署的譯員拿捕以後，兩國國交陷於惡化。最初南斯拉夫駐亞國的公使退出，現在亞爾巴尼亞駐南斯拉夫的外交代表，也下旗回國了。在兩國邊界滿佈着哨兵，意法兩國對巴爾幹都開始軍事準備，國際聯盟本來是只掛空招牌的，現在落得喫飯不管事。因此巴爾幹人心恐慌，戰爭眞有隨時爆發的可能。歐洲為什麼竟是這樣的張皇呢？都只是為了這個「意大利的胖子」

這位大胖子，比拿破崙更危險的人物，比威廉第二更大膽的野心家，意大利棒喝團首相慕沙里尼，眞不愧世界的大言家呢！最近他所發表的演說，一字一句都使全世界的怯弱者聞而戰栗，使全世界的空氣，因為他的聲浪所震撼而登時緊張起來，我們讀了他的演說辭，我們應該知道歐洲人所以食不知味臥不安枕的緣故，知道一切戰爭的謠傳，並不是無因的了。

這篇演說辭很長，他把意大利的內政外交都說到了。他在開場反對產兒制限，說意大利並不憂慮人口過剩，卻是憂慮人口不足，（注意：意國平均人口密度已比我國十八省的人口密度多一倍了。）政府現在要竭力獎進人口，鰥夫稅已早頒行了，現在他又要向無子女的父母徵收捐稅。在以後二十年中，意大利的人口必須從六十萬增加到八十萬。到了那時，英法德的人口卻正在銳減，意大利的時機便成熟了。

講到內政，他不主張妥協、不主張自由，在意大利境內，不許有反棒喝

團的機關及言論存在。他自己呢，他雖做了五年的狄克推多，可是他的偉大的工作還沒有完了。他非再擔當十年至五年的重任不可。羅加拿公約眞是笑話。意大利無論如何，非擴張軍備不可。意大利要有五百萬的陸軍。意大利要建造偉大的飛行軍，要使意大利『飛機的發動機的聲音鎮壓了全個意大利的喧擾，飛機的大翼遮蔽了我們這半島上的日光。』這個計畫成就了以後，約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〇年之間，那時歐洲歷史的危險時期便到了。到了那時意大利的呼聲要遠播世界，意大利的權利終於要被全世界所承認。

這不是大戰的預言麼？一九三五年是大胖子意想中的歐戰開始期。因為到了一九三五年意大利的人口增大，而他的敵國，法蘭西的人口減少了。「意大利的要求」是什麼，那不問而知是非洲的法國屬地了。可是一九三五年！還能等到一九三五年嗎？照目前的歐陸緊張的情形，怕不會再有七八年的安逸。胖子先生須得趕快工作纔是。歐洲的火藥線已埋好了。大家正在準備一場痛快的斷殺，口內兀卻還有些人在那里高談和平高談裁減軍備，我們還能相信嗎？

波蘭俄使館的慘劇

不單在中歐，南歐方面空氣緊張，在東歐與西歐，戰神也正預備降臨了。資本主義國家與蘇維埃聯邦，自一九二一年以來，處在短期的休戰狀態中，表面是相安無事。可是冤家狹路，終必有一日是要破裂的，現在赤白的鬬爭又在開始了，雖然還不到武力戰鬬的時期，可是兩方已在着着準備，各方的破壞陰謀正在活躍中。從北京搜查俄使館，倫敦封閉蘇聯商業代表辦公處，莫斯科捕殺白黨這一些事實中可以看出。而最近波蘭俄使伐戈夫的被刺，又為赤白鬬爭的陰謀中的一血幕。

六月六日駐波蘭蘇聯公使伐戈夫在車站預備登車赴莫斯科時，被一白黨開手槍轟斃命。兇手名戈惠爾達（Koverde）當場被捕，據供係俄國皇黨，因伐戈夫於俄國革命時曾下命令殺害俄皇及其家屬，所以替故君報仇。事變後蘇聯外交委員里德維諾甫（Litvinoff）向波蘭政府提出嚴重抗議，說波蘭政府對於俄使保護不力，而且縱容白黨在境內活動，加不利於蘇聯政府，而且說此次事變是『以毀滅蘇聯駐外代表機關，並破壞和平為目的的全部行動中的一幕。』蘇聯政府要求波蘭道歉，並請俄政府代表參加審問兇手。但波蘭政府覆文不允照辦，只聲明願對於伐戈夫家屬給以卹金，兩方交涉還未曾得到結果，至於兇手戈惠爾達則已經波蘭特別法庭判決處終身徒刑，剝奪公權終身，但同時法庭請求波蘭總統下令減為徒刑十五年。判決的結果，引起了蘇聯人民的公憤，各處都發生反帝國主義的示威運動；蘇聯政府的宣言，稱這次的慘變，是英帝國主義陰謀消滅蘇維埃聯邦的計畫的一部；同時蘇聯法庭逮捕境內白黨二十人，因其有充英國間牒，謀刺蘇聯要人的嫌疑，一律處死刑。從這些事實以後，從英國對俄絕交後，歐洲反俄的進攻已在暗中開始，而蘇聯的政府人民也正在時刻圖報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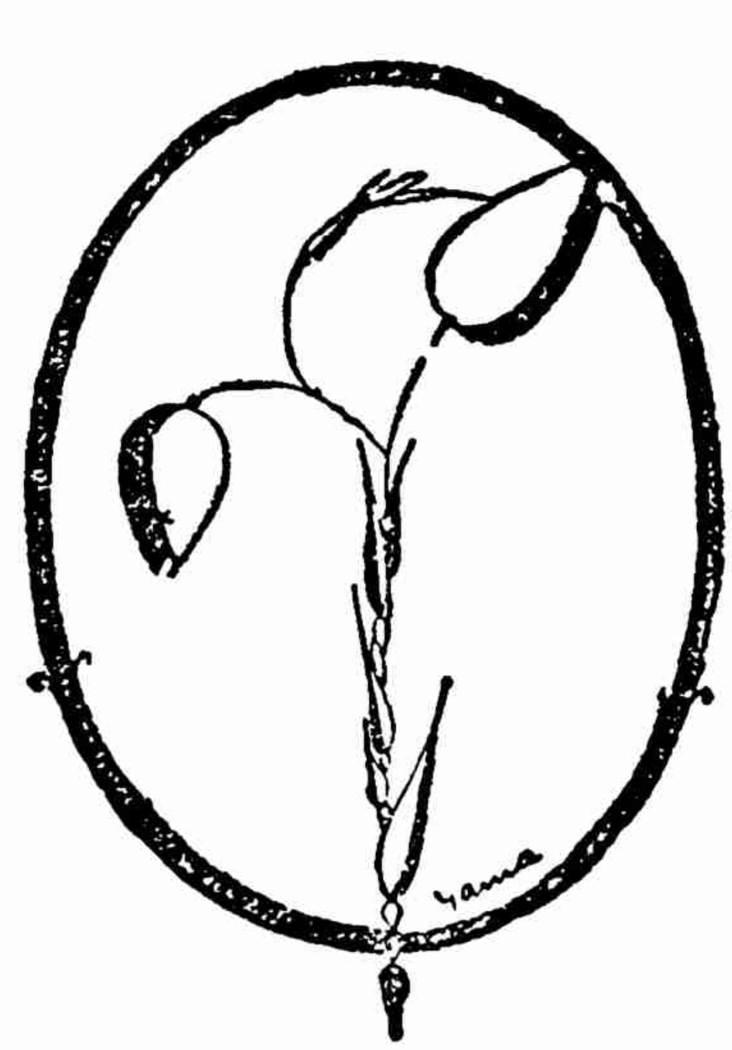
維也納大暴動事件

現代眞是動亂的時代了。人類的社會從底層起都發生動搖，到處都是不安與騷擾，人們在炸彈與火藥臭味中過日子。維也納死傷數百市民的大暴動事件，更是最近的一幕慘劇了。

七月十五日維也納法庭與國會外發生嚴重的示威運動。社會民主黨人率領市民擁入法院，搗亂秩序，搶取文件，焚燬房屋。暴動乃因法庭審判國民黨而起。於一月前奧國國民黨（即大日耳曼黨）三人在沙頓道夫村因與社會黨衝突時，殺死殘廢兵士一人，幼孩一人。後經維也納法庭傳審認爲無罪釋放。十四日法庭發表判決書後，社會民主黨支配下的羣衆，一時憤激，乃集隊示威，反對法官，高呼『打倒殺害工人者，打破資產階級的法官，』當晚工人與國民黨衝突，經警察驅散。但第二天變亂又作。奧國全國宣佈總罷工，同時羣衆擁入法院搗毀，結果維也納華美的法院建築完全燒燬，文件悉數散失。有數家報館被擊毀。意大利使署門前亦有羣衆包圍，大呼『打倒慕沙里尼，』『打倒棒喝主義。』十六日，全國鐵路，郵局，電局，街車及各大工廠工人全體加入總罷工，奧國與國外交通完全隔絕，國際火車亦不能駛入。暴動的主動者雖爲社在民主黨，但共產黨則借機會宣傳，甚至維也納有數處懸掛紅旗，警察會街道中與羣衆巷戰，政府無力維持秩序，革命彷彿就在眼前實現了。

十六日社會民主黨提出要求柴倍爾政府辭職，政府答復說須罷工終止後由國會解決政府辭職問題。當時形勢極爲緊張，社會民主黨已不能控制羣衆，且當時喧傳意國和匈牙利要趁火打刼，軍隊將開入維也納，社會民主黨因恐引起外侮，失掉人民同情，乃趕快轉舵，勸工人停止示威遊行，又由工會宣布復工。同時政府祕密命令各地警備軍隊開抵維也納維持秩序，幷臨時募集市民，充警衛之職。於是到十七日秩序逐漸恢復，罷工亦告終止。總計此次事變死亡七十人，傷五百人，被捕二百五十人，爲維也納從來希有的大流血事件。

這次暴動的政治背景，我們可以概括的說幾句。奧國現在有四政黨：（1）大日耳曼黨，即國民黨，爲極端提倡國家主義的，帶有棒喝團色彩。（2）基督教社會黨，乃右傾的代表農民的政黨。（3）社會民主黨，屬於第二國際，有一部分工會受其指揮。（4）共產黨，屬於第三國際的，也頗有一部分的潛勢力。四黨中基督教社會黨勢力最大，現內閣即由該黨首領柴倍爾博士（Dr. Ignatz Seipel）所組織，因該黨有和大日耳曼黨攜手的傾向，所以爲左傾的社會民主黨所反對，這次乃用武力暴動以推翻政府。暴動現雖失敗，社會民主黨因有工人階級爲後盾，勢力仍未可蔑視，國會召集後，奧國的政潮恐怕又要洶湧起來呢。



狂濤將至的太平洋

——日內瓦海軍會議失敗後的遠東局勢——

愈之

一

從一九一八年大戰停止以後，屈指計算，到如今還不過九年。慘酷的印象雖還留着在人們的腦子裏，可是野心的政治外交家卻又在準備着第二次的大斷殺了。日內瓦的紳士先生們儘管在會議廳上高談着「國際合作」「世界和平」，張伯倫，白里安，田中一輩子儘管用了「減軍會議」「保安公約」這一套的遮眼法想蒙住天下人耳目，可是二次大戰已是迫不及待了，大家都在摩拳擦掌的預備再來一回了。

在現在除了神經不靈敏的先生們外，再沒有人相信永久和平是可能的了。誰也知道大戰不能避免，所以都在急急忙忙地準備着。尤其是從今年初頭起國際的局勢，逐步逐步的緊張起來。最近幾個月內列強一切的外交行動可以說都是二次大戰的預備。從最近的國際事變中我們可以看出下次世界大戰的兩個主要線索就是

1. 英俄的對立關係，
2. 英美的對立關係。

這兩種的對立關係，在現時與最近的將來，是國際政海中的兩大主流，爲引起未來戰爭的最主要的原因。自然除了這兩大主流以外，還有許多旁流和支流，如法德的對立，法意的對立，美日的對立，帝國主義與被壓迫民族的對立，這些都是很顯著的。可是這些旁流或支流臨了兒不是歸併到主流裏去，便是給汪洋的主流沖沒了，所以我們單拿英俄，英美兩種對立關係作線索來觀測最近的將來的局勢，以及二次世界大戰的動機，十分有八九分是把得穩的了。

二

社會主義的蘇維埃聯邦與資本主義的不列顛帝國是不能兩立的，這是很明顯的事實。我們都知道俄國至今不曾放棄世界革命的計畫，

英國為世界革命的戰爭中的第一個目標。俄國為謀本國經濟發展起見，在表面上雖然竭力想維持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友好關係，但一方則竭力鼓動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向帝國主義叛亂，英國在世界殖民地最多，所以處處容易遭赤俄的暗算。此外我們又知道現在的英國政權在頑強派 (Die hards) 手中。保守黨為代表英國右傾的資產階級的政黨，而保守黨中的頑強派如邱吉爾，張伯倫一輩子，更是右傾中的最右傾者。現時的英政府和莫斯科政府恰巧是南北兩極兩方政策的調和與接近，是斷乎不可能的。鮑爾特溫內閣因國內共產派的煽動，罷工失業的增加，國外殖民地的騷擾，中國，印度，埃及的屢次變亂，把一切都遷怒於赤俄頭上，把赤俄看作眼中釘，為求英帝國的安全，為求保守黨在國內地位的穩固，非拔去這個眼中釘不可。因此大家都知道英俄的國交早晚是要破裂的。果然，到了今年春間，英政府對俄已不能忍耐，毅然決然的宣布對俄絕交了，英俄兩國對立的形勢公然的暴露了。

但是絕交並不是一種最後辦法，絕交不過是開戰的先聲。英俄絕交以後早晚必有一次英俄戰爭，是很明白的。英俄是世界兩個大國，英俄絕交勢必引起世界其餘國家的參加，釀成二次世界大戰，這又是很明白的。在二次世界大戰發生的時候，誰加入誰的方面，這是最重要的關鍵，因為參戰國最多的一方面比較的是佔優勢的，反之，處於孤立地位的必是失敗的了。

因英俄戰爭而引起世界大戰時，在表面上看來，俄國必完全陷於孤立，英國則有許多與國的幫助，這是很明顯的。因為英俄戰爭是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的戰爭，現在世界的社會主義國家只有俄國，其餘的強國，卻全是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既不能兩立，則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為保持自己的地位起見，必相率投入不列顛帝國的旗幟下，和俄國開戰，除此以外，決不會有第二種情形了。

可是在實際上卻並不如此。在二次大戰中，俄國未必一定是孤立無援，因為被帝國主義壓迫的許多弱小民族多分是加入在俄國方面的，此外各資本主義國內的無產階級，為了階級地位所規定，也不免同情於社會主義的俄國。反之，英國要找尋與國，聯合對俄，也不一定是十分容易。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雖然都仇視俄國，但也未必一定能夠結成聯合戰線以對付俄國，尤其在不列顛帝國統率下，把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結合起來，聯合對俄國開戰，在事實竟有許多不可能。

這是為什麼呢？因為除了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對立關係外，資本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間更有種種的對立關係的存在。此種複雜的對立關係的存在，就是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不能聯合消滅赤俄的根本的原因。

舉幾個例來說，在歐洲，意大利和法國為了爭奪地中海霸權及北非殖民地，利益永遠不能一致的。英國與日本爭奪遠東的殖民地及投資市場，也成了一種對立的形勢。所以假使意國反俄，法國必加入在赤俄方面，英國對俄宣戰，日本為搶奪英國的遠東利益起見也有加入俄國

作戰的可能。帝國主義國家的外交策全以利害爲出發點，本無所謂友與仇的分別。所以在利害衝突的時候，可以與反赤的義師，但在利害一致的時候，也竟不妨和赤俄妥洽了。

因爲資本主義國家間的對立關係，是聯合對俄的一大障礙，所以張伯倫的外交策，以竭力消滅資本主義國間的對立關係爲目的。這幾年來，英國竭力調解法德的爭執，緩和法意的衝突，訂結羅加拿保安公約，以消除大陸各國間的戰爭，同時使德國加入國際聯盟，以消滅上次戰爭的仇恨。其目的無非要使歐洲各國間消除對立關係，一致聯合起來，在英國的統率下，對俄國作戰。

自然張伯倫的政策有好多地方是成功了。保安公約訂定後，德法關係緩和了許多。法意兩國在今年春間幾有開戰的可能，但經張伯倫斡旋，也漸就妥協了。德國與波蘭的疆界爭執，波蘭與立陶宛的疆界爭執，英國也正在竭力排解着。張伯倫眼見着歐洲的大國小國都一一安排在他的卵翼下，他應該是很喜悅了。可是還有一個美中不足，就是因爲張伯倫能消滅資本主義國間的一切對立關係，獨不能消滅英美的對立關係，能把歐洲國家都驅入「反俄大聯合」，獨不能把美國也網羅在裏面。

三

近年英美人時常不怕肉麻的說：『盎格魯撒遜民族的攜手是世界和平的基礎。』在表面上這兩國的外交家做出多少親善的樣子啊！可是越是外交家口頭說的話，越是不可靠。儘管說的怎樣好，一遇到實際的利益問題，就是兄弟也要打起架來的。英美是世界最大的帝國主義國家，爲了爭奪世界的政治與經濟的霸權，英美帝國主義誰也不能饒過誰。不列顛帝國在全世界擁有最廣大的領土，最繁富的經濟利益，他是坐慣了第一把交椅的。可是從大戰以後，她的政治的威權處處受美國的脅迫了，她的經濟的地位處處被新興的美國帝國主義搶去了。在大戰前英國是世界最大的資本輸出國，但現在英國的國外投資額遠在美國之下。英國商品的輸出，更不能和美國相比。國富，生產能率，資本增加率，英國那一件勝過美國？近年英國工業的衰落，經濟的不振，可以說處處是受美國資本主義的打擊的。

英國人向來是以『不列顛統治海洋』(Britannica rules the waves) 這一句話自誇的。英國的海軍向來比世界第二三國的海軍力合計更大。但從華盛頓會議以後，英國海軍力不得不降低與美國處同等地位了。在華會中英國被迫與美日協訂五五三的造艦比例。牠再不能以世界第一海軍國自誇了。

在亞美利加，當歐戰以前，本爲英國經濟侵略的廣大市場。可是戰後幾完全爲美國所獨佔，在拉丁亞美利加英國只配食美國的殘餘。甚至在英屬的加拿大，美國資本也有逐漸超過英國之勢。歐陸各小國的經濟向來倚賴倫敦以支持，倫敦銀行家有支配各小國政治的權力，可是

現在金鎊的聲勢究竟敵不過金洋，英國的原有地位已被美國取而代之，甚至英國的屬地殖民地也不得不仰給於美國。英國只好忍受着痛苦沒有辦法。

至於美國呢，近年資本的發達，成一個可駭的數目，而且還在繼續生長中。因資本的過度的澎漲，不能不向國外找尋殖民地及市場以求容納。可是美國是比較後起的國家。世界的殖民地和市場大部分在英國手中，美國要不是努力殺出一條血路，便不免因資本及生產澎漲的結果而使本國經濟陷於極大的恐慌。所以因美國的經濟澎漲而引起對英的衝突，乃是絕對無法避免的事啊。

因英美兩大帝國主義利益衝突，所以外交政策也不能一致。大概英國在世界上已擁有廣大的殖民地，所以她的外交策是主張保守的，美國因沒有殖民地的緣故所以主張開放。英帝國主義在中國力採干涉政策，主張維持勢力範圍及特殊權利，而美國則高唱門戶開放與不干涉內政。門戶開放就是說中國的商業利益不能為英國所獨佔，美國必須自由參加。所以最近關於列國派兵來華與南京事件等問題，英國故意不和美國同調。所以英美兩國在工商業上，政治上，軍備上，外交上，沒一處有調和與妥協的希望呢。

四

現在我們再拿最近的一件事實，來證明英美的對立關係能最顯明的事實便是英美的石油戰。石油是近代工業及軍事上最不可缺的原料。世界上石油的產額有限量，所以凡是資本帝國主義的國家，必須以搶取石油鑛為第一着。英美兩國為了爭奪世界石油的富源，曾經幾度的外交戰，於是有「油濃於血」的話，這就是說，石油的利益是比兄弟的關係更為密切呢。

最近有一件使張伯倫非常不快的事：美國的資本家，趁着英俄絕交的當兒，暗中就把蘇聯的石油利權搶來了。據柏林聯合通信社的消息，紐約的美孚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已決定以美金五千萬至七千五百萬元的借款供給蘇聯政府，而以訂立三種重要石油契約為條件。這三種契約內，包含着蘇聯每年至少須以五十萬噸的石油供給美孚油公司，期間應繼續至五年以上。在土耳其塞特港（Port Said）及哥倫坡（Colombo），美孚油公司享有俄國石油的專賣權；又美孚油公司附設的伐貢油公司（Vacnum Oil Company）則在埃及享有俄油專賣權。此項契約業經俄國國有的蘇維埃石油森狄嘉（Soviet Noptha Syndicate）代表與美孚油公司代表在紐約正式簽字，簽字後，對蘇聯政府借款將即日劃付。

這個消息洩漏後，英國的資產階級公然攻擊美孚油公司。據路透社消息，英國王家荷蘭石油公司（Royal Dutch Petroleum Company）的總理狄德定（Sir Henry Deterding）說，美孚油公司和蘇聯政府所訂的契約是「違反人道，貿易利益，與尊榮的。」又同公司的總本

澳（Oppenheim）說『要是美國的油商和蘇維埃政府締結重要的契約，這是使俄國利用了她的最重要的富源當作堅強的武器以反抗文化。』又據另一個消息說，在英俄絕交以前，英政府搜查倫敦蘇聯商業代表團，那一回的事實和俄油事件有關；因英政府疑心代表團的辦事處內藏有美孚油公司所訂的約，所以違背外交慣例，採取非常手段，去搜查代表團。可見英國是何等重視俄國石油利益了。

美國的對俄政策是很取巧的。在表面牠不承認蘇聯政府，在背後美國的企業家卻儘管和蘇聯政府頻送秋波，以謀取得投資的利益。美俄雖未恢復國交，可是美俄兩國間的貿易已超過大戰前的狀況。美國的哈列曼（Harriman）鋼鐵企業已獲得很有利的俄國鋼鐵事業讓與權。又美國著名工程師古柏（Hugh L. Cooper）和俄政府訂立契約經營俄國電氣事業，支加哥的佛蘭公司（Fleyn Co.）也和俄國訂立發展鋼鐵製造事業的契約。近來又聽說美國的汽車大王福特（Ford）也在和俄政府商量包辦蘇聯農業及運輸事業。從這些地方看來，美國的資本和人才已在社會主義的俄國佔了重要的地位，反之，英國雖早就和蘇聯訂了商約，卻不能獨佔蘇聯的經濟利益。現在美國的資本家又趁火打刧，乘英國對俄絕交的時期，取得俄國最重要的石油利益，那自然無怪張伯倫一鼻子要撚酸喫醋了。

五

在英俄對立關係以外，更有英美對立關係的存在。資本主義的美國雖然也同樣的把蘇聯看作眼中釘，可是一方面牠也時刻想利用英俄的對立關係，以奪取英國的利益，尤其是想獨佔蘇聯的經濟利益。所以英國要把美國一併拉在反俄大聯合之下，至少在目前是不可能的。

同種同文的美國，既不可靠，英國必然要在遠東找得一個幫手，方纔能夠反俄抗美。於是張伯倫纔記起了他們的舊夥計——日本，——來了。

我們都知道，在上次大戰中，日本曾經一度充當過英國的猫脚爪。英國利用日本以看管東方的門戶，奪取德國在遠東的勢力。日本呢，也得些好處，乘機攫奪中國的利益。但自歐戰以後，英國的對敵德國消滅，所謂『狡兔死走狗烹』英國已用不着這個工具了，所以就在華盛頓會議中和美國聯合起來，把日本丟棄，英日同盟從此成為一撮廢紙。於是太平洋的局面全然改變。

但是現在英國外交家似乎又在那裏轉舵了。他們覺得日本這一隻猫脚爪還有再用一次的必要。因此張伯倫決意重新聯絡日本以反俄抗美了。從這次的日內瓦減軍會議的失敗，英國聯日抗美的形勢，更可以看的分明。

這次日內瓦會議破裂的原因，是很簡單的，就是英美互爭海上霸權，英日聯合抵制美國的緣故。在華盛頓會議中，英美日三國對於主力艦協訂五五三的比率，使英國的海上地位降低和美國相等。但當時對於

補助艦，如巡洋艦，驅逐艦，潛水艇等，則未加限制。因此華會以後各國對於補助艦建造，競爭甚烈。在現在英日所有及在建造中的補助艦已超過華會中的比例。這次柯列芝總統發起二次減軍會議，本意是想限制補助艦的建造，使英美日海上勢力，仍和華會中的比例相等。可是會議開始以後，空氣就非常不佳。美國對於主力艦，主張維持華會原案不加改變，而英國則力主對於主力艦亦從新討論，要求把主力艦艦齡延長，噸量減少，砲徑縮小。（英國主力艦多較美國爲新，所以要延長艦齡，英國在海上多煤站及根據地爲美國所不及，所以又主噸量減少，砲徑縮小。）對於補助艦，美國力主採用華會比率加以限制，英國日本則堅決反對，（這又是因爲美國在太平洋缺少海軍根據地，補助艦用途較少，而英日則補助艦用途較大。）據說，英日兩國在會議前曾祕密約定，兩國增造驅逐艦以壓迫美國。所以在會議中英日多取一致態度，美國居於少數的地位，不得不屈服，但一屈服，則華會的比率將被破壞，美國的海上勢力必降低而在英國之下。美國自然是不甘心，所以與其屈服，不如使會議破裂。因此這些日內瓦會議不但對於減軍案完無成就，就是華會的精神也因而破滅，各國互爭海上勢力的野心完全暴露，英國從此不甘再和美國處同等的海軍地位，誠然是美國的大失敗。無怪柯列芝總統於會議破裂後，垂頭喪氣，表示不再應選爲下屆總統了。

六

我們試一回想六年前華盛頓會議中的形勢，和現在差的多遠啊！在那時日本被迫不得不歸還膠濟路及青島，不得不放棄二十一條。但是現在田中大將又在興高彩烈地計畫怎樣奪取中國了。山東省遍地駐了日兵，膠濟路又被日本佔領了。近來日政府忙着開東方會議，大連會議，裏面雖不知道搗什麼鬼，但明眼人都知道日本正在計畫把二十一條再版發行。不久我們就會看見比五九事件更重大的事變發生了。

一切的一切，都是英國在暗中玩的把戲。在華會中聯美排日是英國的把戲，這一回聯日排美也是英國的把戲。英日同盟大概也就有復活的可能。著名替英帝國主義宣傳的張作霖顧問辛博森日前在英文滬報公然鼓吹英日同盟有重訂的必要，在英日代表政府的報紙也都作同樣的唱導。在我們看來，英日同盟的復活，大概有三個目的：第一是對俄，第二是對美，第三是對華。國際關係本沒有一成不變的道理，帝國主義國家因利害不同而分離，又因利害相同而聯合，向來就是如此的。因了英俄的絕交，美日的衝突，中國反帝國主義運動的高漲，英日兩國的從新勾結，自然是在意料之中了。

再看英日兩帝國主義怎樣地勾結起來，壓迫中國的民族運動呢？在一年以前，英日對華政策，還是分途異趨的，在去年關稅會議中，英日就爲了二五附稅，主張不一致，後來英國提出對華新提案，日本也表示不同的主張。國民革命軍佔領武漢，英國在長江的商業勢力大受打擊，漢口英租界被我國收回，那時日本似乎還在旁拍掌稱快。日本不願見中

國民族的勃興，但對於英國在華勢力的失墜，日本卻暗中欣喜，大有「彼可取而代也」之意。這是過去幾年來英日對華政策的不能協調的根本原因。

可是自從英俄絕交，田中組閣以後，情勢就大不同了。英日兩帝國主義，一個派兵上海，一個佔領山東。大家取同樣的步驟。最近上海工部局董事，英國故意讓出一人，使日本增加一人。近來日本駐華外交官做出許多鬼祟的勾當，力謀擴張在滿蒙及山東的勢力。英國則力謀壓倒中國民族運動，恢復在長江的政治及經濟勢力。在最近日本的武力，英國的金錢聯合起來，勾結某方軍閥，壓迫中國民族運動，更爲人人皆知的事實。在現在，華會條約早成廢紙，從華會所造成太平洋的均勢已完全破裂。列強在華的勢力範圍已從新復活。田中和張伯倫應該是「不言而喻」「莫逆於心」了。

但是現在中國民族已不是永遠受支配受宰割的民族了。中國民族自己已準備起來反抗帝國主義。中國民族獨立運動，必引起帝國主義的武力的壓迫，甚至激成世界大戰，都是意料中的事。再從他方面說，英日帝國主義的聯合，或者足以激發中國民族自求解放的最後決心，使中國民族自己團結起來，整頓內部，然後對帝國主義者作最後的決死戰，那也是未可知的。無論如何，日內瓦海軍會議破裂以後，太平洋軍備競爭，一定比以前更加劇烈。英俄絕交早成事實，英美衝突已見裂痕，英日聯合以後，遠東大戰的局勢已佈置停當了。只待星火的爆發，東方的狂波大浪就要掀起，太平洋的海水就會泛成血色了。中國民族怎樣地死裏逃生，危中求安，這全憑我們自己的努力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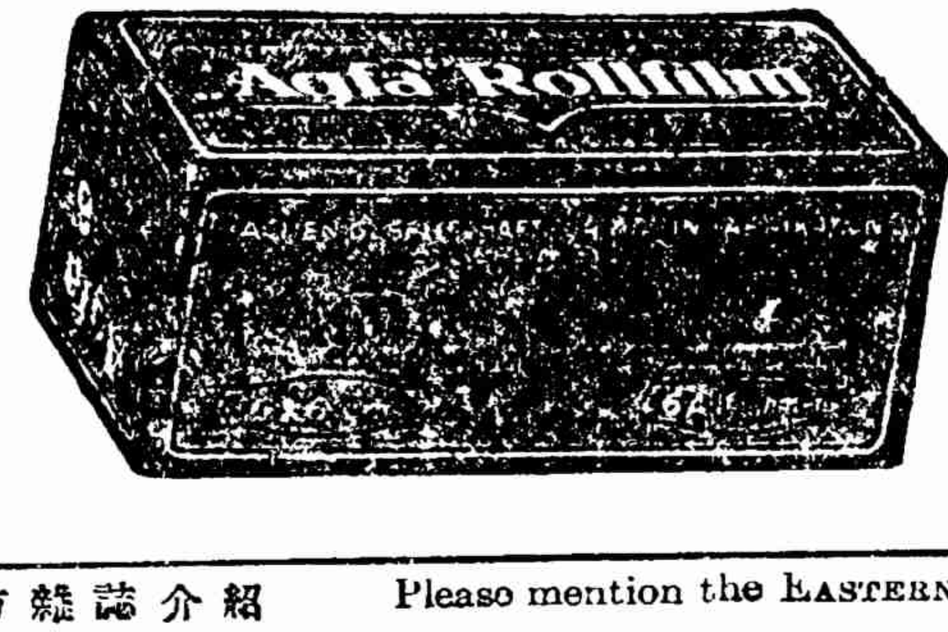
勝會不難留

勝會難留、古今同慨、然苟攝存照相、則雖時異世殊、蓬飛雲散、而一時之勝會仍能永留於無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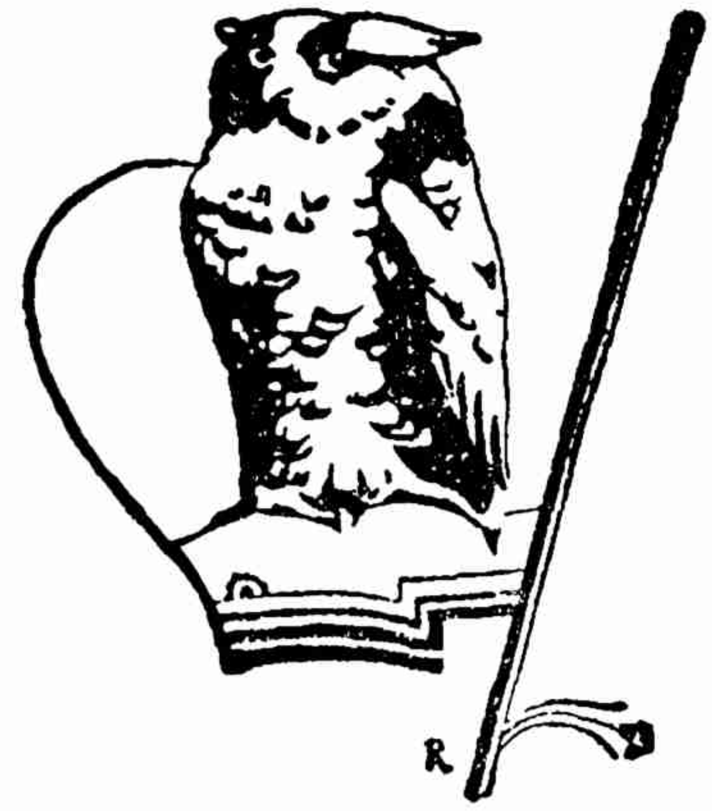
用『矮克發』照相材料攝影、清晰無比、且久不退光、

各大埠均有經售說明書函索即寄　上海九江路廿二號

矮克發 Agfa



東方772(1)



各國調解勞資衝突方法之比較

頌華

調停及仲裁勞資衝突之機關，實爲近代產業發達之國家，所有社會的施設中，不可或缺者也。最近六年間，歐美及亞細亞，約三十國，關於調停及仲裁之機關，均有重要之修改。更有數國，雖尚未實行修改，而現在正討論修改。至於全無此種機關者，則在現代產業發達之國家中，殆無有也。比較各國所採之方法，縱不能得一最後最理想之結論，要亦足爲設立或改良此種機關之一種提議，此本篇之所由纂述也。　述者誌

一　勞資衝突之徵象及產業不安之性質

勞資衝突，實爲產業發達進程中之一種病徵，而其眞實之病因，則在產業之不安。勞動者之罷工也，企業家爲對付工潮，將工場暫行歇業也，均不過現象之一種而已。無論罷工或工場之暫行歇業，其間接之影響，均屬甚鉅，如生產之停頓，勞動者之暫時失業，又如各工場鑒於以上情形，不得不多僱預備人員，以防萬一，凡此種種損失，皆因之而起。茲將各國近年由勞資衝突所耗之時間，列表於後，以見其損失之一斑。

國別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三年間一年間平均損失之時間	每千人口中每人每年平均損失之時間數
英國	三五、五八六、〇〇〇	八一九
瑞典	四、六九六、七四七	七九五
德意志	三五、三五〇、九〇六	五九一
澳洲聯邦	二、二二八、三一四	四一一
澳洲各州　新西威爾士州	一、三八七、七〇一	六六一
維多利亞州	三五七、九五九	二三四
昆斯蘭州	一六八、四七六	二三三
南澳州	一三三、六二五	二七〇
西澳州	一五三、四九五	四六一
塔斯馬尼亞州	二五、八八三	一二一
意大利	一三、六五七、五二二	三五一

法蘭西	一〇、一七三、四一五	二五九
加拿大	一、七〇五、八三五	一九四
新西蘭	一〇二、六〇一	八四

調停並仲裁勞資間之衝突與爭議，實爲救濟罷工，避免耗時失業之良法。然若謂依此良法，便可完全斬除產業不安之根株，以杜絕罷工之發生，則猶不然。蓋以產業不安之根本原因有二：其一屬於心理的；其一則屬於經濟的。二者皆尚難根本剷除。吾人於此不可不先加審察也。

就心理的原因言之，第一，產業之不安爲民族與時代關係之一種特徵。倘生產急進，人心都受一般工業化之影響，則產業之不安，卽緣是而起。第二，產業之不安起於人性之爭鬬慾。苟有人焉煽動勞動者與資本家間之惡感，而雙方又有好爭鬬之人物，則一方高張打破資本主義之旗幟，一方抱持產業專制之手段。於是勞資衝突亦必一發難收。在產業未甚發達之國家，工潮之起，大抵起於此第二種原因也。

至於經濟的原因，則與工資高低之決定，殊有密切之關係。然勞動者方面時有失業之危險，而在資本家方面常懷破產之恐懼。二者皆非調停與仲裁所可解決。不過自經濟方面言之，依生產額及利潤之多寡，對於工資高下，定一適當之比例，庶幾所有勞資間之衝突，較易解決耳。

此外尚有市場之缺乏，卽所謂工商業盛衰之循環，亦爲產業不安之一種根本原因。因此三種原因，故有下列三種之趨勢：（一）值工商業衰敝之候，生產減少，由生產而所得之分配，亦隨而下降；（二）值工商業盛旺之際，則生計費之高低劇變，而勞動者工資之購買力，顯然亦隨而變化；（三）工商業之一盛一衰，足以破壞勞資間之勢力之均衡。依大體而論，於工商業盛旺時，則勞動者之勢力較强，而於衰敝時，則勞動者對資本家之勢力又較弱。此乃必然之趨勢也。

吾人於討論調停及仲裁勞資衝突方法之前，先抉剔產業不安之眞因，蓋有二利焉：（一）一方可知人性之爭鬬慾，非由調停仲裁所能完全克制；一方可知當工商業衰敝之時，解決失業問題之方策，全在調停與仲裁範圍之外，二者不可渾爲一談。（二）將心理與經濟的原因，判析明白，則於實施調停與仲裁之時，可知更須於他方面並顧兼籌，以期得奏明效。

概觀各國之調停與仲裁，往往於經濟的問題之外，尤注重心理的方面。如爲防止並解決勞資衝突與發生爭議起見，務使雙方當事者先會面協議，卽爲欲排除心理上之障礙故也。至依生產額之高下，以定工資加減之比例，更以此比例爲處理分配問題之輔助，此則心理以外之經濟問題也。

二　解決勞資爭議之四種方法

解決勞資間爭議之方法，約言之可分四種，卽（甲）調停（Conciliation）；（乙）審議（Enquiry）；（丙）仲裁（arbitration）；（丁）工資之決定（Wage determination）。茲將此四種方法之性

質與特徵，分別述其要點如下：

（甲）調停　調停之本質乃在當事者雙方之任意協定。當調停進行之時恆經調停局協議局之一定的形式，以言方法，大別之則有下列二種：

（子）預防調停（Preventive conciliation）——當事者雙方於定期聚集，推誠相見，會談一切，以期彼此了解，消除誤會，避免爭議之發生。如聯合產業協議會卽是爲達此項目的而組織之機關也。

（丑）事後調停——卽於勞資間爭議業經發生之後，起而調停之也。此種事後調停之方法，有（a）任意與（b）強制之分。

（a）任意調停（Optional conciliation）復分二種：

（一）消極的調停（Passive conciliation）——卽雖設定調停機關，利用與否，悉聽當事者雙方之便。如一八九二年法國之調停法規，卽採此種方式者也。

（二）積極的調停（Active conciliation）——國家官吏有調停之職責者，如中央勞工部之官吏等，對於雙方有爭議之當事者盡力勸告，使就調停機關，設法解決，同時盡其相當有力的助力。

（b）強制調停（Compulsory conciliation）——調停之本質在當事者雙方之任意協定，旣如上述，故強制調停，言其實際，頗與調停之本質相矛盾。如瑞典調停官得以威權命令當事者受調停，實卽強制調停。瑞典之調停官不但有命令當事者受調停之權利（惟當事者若不受命，卻亦未曾規定須受何種處罰，）且有頒發書面命令以及檢查工場之權限。（有人名瑞典式之調停爲施以威力之任意調停）又如目下法國在審議中之調停法案，規定調停機關經當事者一方面之請求，便得強制他方相互會面協議，亦屬強制調停。大概會見以後，如何協定，仍須經雙方之同意，不加強制，仍無妨其任意協定之本質。此卽所謂強制調停也。至若德制，調停官之判決有時得宣告具有拘束力，實爲強制仲裁，非強制調停。吾人於此，宜加辨別。

調停之種別略如上述，其特點在能處理勞資間衝突心理上的障礙。其爲解決爭議之良法，固無疑義。但關於分配之基本的經濟問題，設或未曾兼籌並顧，則當事者若雖經調停，而有一方因受經濟壓迫，始終不肯妥協，結果調停之技亦窮。此其缺點耳。

（乙）審議　加拿大與英國俱有審議庭（Court of Enquiry）之設置。審議之職能，在先將雙方爭議之事實，爬梳剖解，然後提示解決之方。其特長則在雙方於爭議之前，鑒於須經審議，事前不得不鄭重考慮，有無提出爭議之必要與理由。如此，則無謂爭議均可無形消滅。且當審議之時，當事者之一方苟自知理弱，自請取消，則一經審議庭報告，尤足爲後來之迴戒。不特此也，審議以輿論爲依歸，故對於產業和平之前途，貢獻良鉅。惟審議須在適當之時機進行，方能見效。蓋若失於過早，結果延長爭議，反於雙方之精神上發生不安之感。失於過遲，則不平之一方必奮起而舉行直接行動，而審議之職能因此全消，豈不可惜。是以於

適當之時機進行審議，實爲至難，且亦至重要之問題也。

（丙）仲裁　調停與審議所不能解決之爭議，往往仲裁能解決之。仲裁之本質，乃在不問當事者參加討論於解決辦法與否，悉由第三者出任判斷，以解糾紛。故仲裁與審議，性質上雖相異，而實際上則於調解爭議時，輒二者並用。仲裁亦有（一）任意與（二）強制之分。任意仲裁須經當事者雙方之同意，然後將爭議之事件付諸仲裁。而仲裁之判斷亦並不強制施行，結果與調停頗相類似。強制仲裁則反是。爭議之事件不經雙方同意，卽付仲裁。而仲裁之判斷，雙方必須遵行，否則處罰。有時罷工亦爲所禁止。一般民衆，事實上贊成強制仲裁者，固屬不少。惟非難之者，卻亦頗夥。非難之理由較大者不外三種：（一）不免干涉並拘束當事者雙方行動之自由。尤在勞動者方面，以罷工權之受人干涉，對之頗有反感。（二）調停與強制仲裁二方法之結合，則調停之效果往往減少。新西蘭因將此二法合用，常奏調停之效，然亦頗多例外。蓋以有強制仲裁制存在，則調停時往往彼此不易讓步也。（三）再就理論上言，當仲裁之時，若無工資高下之一定標準可以依據，則仲裁者以一身兼立法司法二種職能，未免爲難，而且易遭攻擊。

對於以上種種非難，如不設法補救，則仲裁之明效不顯。夫仲裁者之解決爭議，不外用二種方法：（一）折衷雙方之主張，使各得貫澈其一半，以示公平。（二）則自出機杼，定一原則，以爲判斷之標準。由前而論，每經仲裁，雙方可期達到全部願望之一半，則雙方爭議，難免有頻頻勃作之虞。由後而論，仲裁者若不斟情酌理，目光四照，而但依一定之原則遽下判斷，強制數千或數萬工人服從，事實上亦有所不能。職是之由，仲裁得宜，亦非易事。而爲仲裁人者，尤須有優越之技能，且爲各方所信仰，方能舉其實效。如美國成衣業所採「公平仲裁人」制，其所以常著明效，蓋以此耳。抑強制仲裁制，雖當事者因受其拘束，加以非難，然於實際上則亦頗多優點，固未可一概抹殺也。

（丁）工資之決定　若行強制仲裁，則於勞動者應得公道之工資以及資本家應得之公道利潤，俱不能不有一相當之標準。否則仲裁者對於爲工資問題所起之爭議，必將無所適從，難於應付。既如前述。故如新西蘭以及澳洲各州均因採強制仲裁制，特規定工資率。結果則其能工之法律，新西蘭能維持十餘年於不敝，澳之維多利亞州實行以來，已有三十年，亦有相當之成績。規定工資率之重要，於此可見。其實規定工資率乃爲關於分配生產物之根本的經濟問題。縱不實行強制仲裁制，亦須於工資與利潤間之比例，定一相當之標準也。

工資決定之方法，約有二種：一曰依經濟力之衝突；一曰適用所定之原則。後來工資之決定殆皆依經濟力之衝突。倘有所定之原則，則調停仲裁之進行自易，而產業亦有平和發展之希望。惟於工資之高下，定一原則，實至不易。所望企業家與工人俱以眞面目相對，推誠協議，專門家以及各界加以指導輔助，以克勝解決工資率之難題，庶產業之平和發達，可以較有把握矣。

三　勞資爭議之分類

調停及仲裁之方法，既析言之矣。茲就勞動爭議之種類，略加分辨。勞資爭議，大別之可分二類：一曰普通的爭議，二曰特殊的爭議。普通的爭議為一般人所熟知，無庸深論。至於特殊的爭議，析言之，約有四種：一曰於尚未有組織之產業所起之爭議；二曰由團體契約所起之爭議；三曰公益事業之爭議；四曰具有經濟的社會的重要性質之爭議。分別說明如下：

一、關於尚未有組織之產業　勞資間苟有此種爭議，在英國則組織委員會以處理之。委員會之目的，在設法恆久的改良勞資間之關係，俾當事者之雙方，各有適當之組織。其所以不由調停與仲裁機關處理之者，良以雙方尚未有組織，猶乏仲裁與調停之根本條件。且此種爭議，縱經調停或仲裁，亦無由保證雙方均一致遵守協定之條件也。抑在未有組織之產業，往往盛行「苦汗（Sweating）制，」換言之，即勞動者常被壓迫朘削，有屈難伸。各國當工業革新之初，此種情形，所在皆是，致於社會上經濟上發生種種不良之影響。故對於此種產業，須由特種機關，一面設法改良勞動狀況，一面促進勞資雙方各自組織，俾有推舉代表，協議爭點，以求產業和平發展之可能。如一八九六年澳洲維多利亞州所設之工資協定局，及英國之「產業局」（trade board）其實例也。

二、由團體協約所起之爭議　解釋由團體協約所起關於期間及效力之爭議，與調解關於重新決定工資率之爭議，性質上全然不同，故其解決也，似委託於司法的機關較為適宜。若在挪威則以此種爭議，付諸強制仲裁。在不取強制仲裁之國家，對於此種爭議之仲裁，亦多帶強制性質。當此種爭議發生時，往往雙方各委律師一人，協議解決。惟此種爭議，若頻頻發生，似以不使解決普通爭議之機關處理為宜。

三、公益事業之爭議　所謂公益事業者，即直接影響於公衆利害之產業也。關於此種產業，以其影響太大，一旦罷工，工人常立於優勢，而受害者則為一般公衆。故此在此種產業服役之工人，其「罷工權」須受相當之限制。在羅馬尼亞及南非洲之公益事業，苟起爭議，悉付強制仲裁。美國甘薩斯州設有「產業關係法庭」（The Court of Industrial Pelations）以審理此種爭議，其判決也亦有強制性質。不取強制仲裁制之國家，則以付「審議」。在「審議」未終以前，禁止工人遽行罷工。概括言之，即此種爭議，在取強制仲裁制之國家，付諸強制仲裁；否則付諸「審議」，不許工人隨時隨意罷工也。

四、重要性質之爭議　關於社會經濟雙方有重要性質之爭議，而其影響及於一般的公安者，往往不得不取緊急措置之手段，以圖解決。在世界大戰之時，各交戰國，對於此種爭議，大都如此應付。即在戰後，德國亦仍採此法。所困難者，所謂重要性質之爭議，其界限不易分明。若動輒以爭議歸入此類，則必致引起當事者之不平與反對。是以有人主張將此種爭議，付諸「審議」，惟此種爭議，是否「審議」足以了之，亦不能

無疑耳。

四　處理普通爭議之機關

仲裁及調停之各種方法與其機關既略述之矣。再略述各種方法之起源，應付之階段，活動之範圍以及機關之構成於后。

一、起源　調停及仲裁之方法，或由於政府，或始自民間，或起於官民合作（即半官半民）。在英國則至今三者並存。如英之任意調停與仲裁制及其審議制度，包含於一八九六年之調停法，及一九一九年之產業裁判所法，皆淵源於政府者也。其民間解決爭議之機關，則存於機器及造船業，棉絲紡織業，製靴業等。半官半民之機關則爲「輝德萊協議會」（The Whitley-Council）以及鐵道業之調停與仲裁制度。前者係由民間設立，內閣中勞工部依其原來組織加以補正。後者亦係由民間設立，至一九二一年頒布鐵道法時，方規定於法中。此種機關，無論其爲官辦民辦官民合辦，以言功用，卻亦各有短長。依大體而論，則官辦之機關有永續性，有威信，且於組織上亦往往較爲完備，即其最大之優點。惟每因但注意於全國一般的情形，而對於各個企業之特別狀況，頗形隔膜。故以之處理範圍較廣，或關涉全國產業之爭議，最爲適當。民辦之機關，毫無上述官辦機關之缺點，然以限於地方，或爲臨時的，且往往僅以本身之產業爲前提；而組織亦遠難如官辦者之完善，故實難同時具有官辦機關之優點。半官半民之機關雖得兼以上兩者之長處，然進行上亦往往難期順利。但如聯合產業協會，工資率協定機關等，則最適於官民合作辦理。倘爭議之當事者俱有責任心，而且互有合作之精神，則由民間自辦之機關解決爭議，實最爲妥善也。

二、應付之階段　機關之應付勞資衝突，可分三種階段：即（一）爭議前；（二）罷工之前，爭議之後；（三）罷工以後是也。

爭議前之應付　防止爭議最好之方法有兩種：（一）當事者之雙方，時時推誠相見，舉出代表，交換意見，以預防爭議之發生。如英國「輝德萊協議會」之組織，當初有一部分人，期望其能預防爭議，雖未能完全如願以償；卻亦不無相當之成績。（二）釐定產業關係上雙方所承認之原則，俾知適從。如澳洲聯邦裁判所執行之原則，以及工資率；他如一八六九年以後英國鋼鐵業所定之工資率（工資與鋼鐵之賣價間有一定之比率，）皆屬可以效法之實例也。

三、爭議之解決　當爭議既經發生以後，依各國之情形而論，通常先由企業內自己設法調停，不煩政府干涉。當其自己設法調停之時，通常由常設之聯合委員會擔當調停之任務。果有公定之原則，調停便可依此進行，較易爲力。若調停無效，然後再經政府機關或當事者以外之人，居間調停。當此之時，普通即經過調停，「審議」或仲裁之順序。然勞資間之衝突，若已決裂，方經以上之順序，則其爲效必微。縱有效，生產組織已多少破壞，而勞資雙方亦已呈不安之徵象矣。是以防患未然，最關重要。強制仲裁之效力，吾人亦不可過信。蓋強制仲裁之不足以絕對防止

罷工，卽以澳洲近年之情形觀之，亦足以證明之也。

四、活動之範圍　調停及仲裁活動之範圍，依其廣狹而分，可別爲三種：（一）技術的團體，卽以企業爲單位，而組織之團體；（二）職業團體，卽一個或由數個工會組織之一部分職業團體，而以產業爲單位者；（三）及於產業全體之機關。大概在產業未甚發達之國家，須注重第一種之活動範圍，而企業內之機關如工場委員會最有裨於預防及至解決爭議。不過工會往往超過單一企業之範圍，而爭議又往往跨數企業而發生，故於產業發達之後，不能僅以企業內之機關爲調停仲裁之活動範圍耳。聯合產業協議會及工資率釐局卽爲補救第一種範圍不足所設之機關，亦卽爲第二種之活動範圍。對於產業之平和發展，其功甚大，固不待言。然事實上亦有種種困難，卽如產業及職業之界限難期涇渭分清，一也。各方之情形習慣，千差萬別，不可一例而論，二也。產業別及職業別之工會之衝突或利害關係之不一致，三也。資本家之團體不一致，對於勞動者團體齟齬之紛起，四也。同一職業內有組織者對未有組織之關係不同，五也。此則吾人之所不能不加以注意者耳。涉及產業全體之機關，可無以上種種困難，然對於企業職業個別之情形，每欠明瞭，故於預防及解決爭議之施設，難期敏捷而周到，此其美中不足之點也。然而此三種範圍，並非各不相容，實有互相補助之可能。要之，在產業未甚發達之國家，第一種範圍，最須注重，後二種足資補助。至在產業發達之國家，則三者皆屬重要，而後二者之活動範圍尤不可或缺也。

五、調停機關之構成　此種機關依構成之人員爲標準，約分三種：（一）公平而資格具備之第三者，（二）勞動者與資本家雙方同數之代表，（三）合以上兩種人於一機關。資本家與勞動者之代表，或由雙方爭議之當事者推出，或由有關係之產業或職業內推定，或由一般的資本家與勞動者共同推舉，均無不可。當雙方代表與公平之第三者會見之時，第三者或僅僅對於雙方協議時，加以助力，或則第三者有表決權，而立於有權決定之地位。除此種種差別之外，關於構成機關之人員，又有常任與臨時之分。更有機關爲常設的，而構成此機關之人員爲臨時者的。要皆各有長處，未易強爲軒輊也。預防爭議之方法，殆以常設聯合委員會爲最好。此種機關之構成，大都有一公平之議長，其投票決定權爲當事者之雙方所承認。美國衣服業有一如此組織之機關，成效甚著。又如新西蘭以資本家與勞動者雙方之代表爲調停委員，瑞典以專門家或經驗豐富者爲調停委員，其成效亦佳。惟如法國現制之以地方判事擔任調停，則恐未盡適當。蓋調停之效驗如何，與調停者之技能與手腕大有關係。若勞資雙方之代表，不熟悉產業關係之特別情形，或缺乏智識與經驗，則其調停資格，實已欠缺。亦無怪其效果之薄弱矣。

六、審議庭與仲裁機關之構成　審議庭與仲裁機關通常由以下之人員組成：（一）人數在一人以上之第三者；（二）第三者數人之外有勞資雙方之代表參加；（三）此外又有雙方代表各一人，以第三者

一人，合計三人組成審議與仲裁機關者。前二者之成績孰優，殊難軒輊。依英國情形而論，審議庭，遇有爭議，若發見勞資雙方有合意之可能性，則取第二種辦法，否則取第一種辦法。實爲富於彈性之良法。澳洲有數州之仲裁機關由常任職員組織。在新西蘭及西部之澳洲則恆折衷當事者之主張以解決爭議，故雙方之代表均得參加。在澳洲聯邦其他各州亦有因規定一定之原則，故以爭議之調解，委諸第三者審議仲裁，而無雙方之代表參加者。

此種種機關應常設乎？抑臨時設定乎？亦爲一可以研究之問題。就事實上言之，機關儘可常設，所成問題者，則構成機關之人員應否常任而已。大概聯合產業協議會及仲裁裁判所，以常任職員組成者，成績較優。然遇有特別情形，亦應許其臨時選定仲裁人員，以解決問題。至於審議機關之人員，則以臨時選定者之成績較佳。此比較各國情形所得之簡單結論也。

手續與形式　調停審議以及仲裁所取之手續與形式，各國不同。有帶司法的色彩者，亦有全然異是者。在用英語之國大抵排斥司法性質的手續與形式。例如澳洲聯邦裁判所所長某嘗訓令應調停審議之責者，須以公正，善意，事件之眞相三者爲前提，不可拘泥法定之形式。歐洲及南美數國大都採取司法的形式與手續。此因各國國民性與習慣互殊，故也。概言之，普通的問題，固不必悉依法定的形式與手續解決，但關於團體的協約之解釋，則有非賴司法的形式與手續不可者。故工業後進國，應參酌各國之成例，針對本國國情，以及爭議之性質，以定其取舍從違焉。

五　基本的原則與強制執行之手續

對於勞資間爭議，吾人最須加意深考者，約有三端：即（一）當事者雙方之經濟的勢力；（二）社會正義之觀念；（三）產業上支付工資能力之厚薄是也。如上所述，工商業之盛旺與衰敝，影響於勞資雙方經濟勢力之此消彼長。此吾人所應注意者一也。釐定工資之最低率，或工資與利潤之比率，俾勞資雙方所應得之分配，較有合理公正之標準。而公平之輿論，尤爲社會正誼觀念之表見。此吾人所應注意者二也。釐定最低限度之工資矣，又須研究當時之產業上之經濟力量，是否確有按此支給之可能。此吾人所應注意者三也。能注意考察以上三項，以謀勞資雙方經濟勢力之平衡，則產業前途之和平發展，庶乎有望矣。

關於強制執行之手續，就其要點言之，可分以下四項：

（一）爭議事件之強制公開　爭議事件之經過調停、「審議」或仲裁，通常固須由當事者一方請求主管機關。然亦有由主管機關官吏發見雙方有爭議時，命其履行由主管機關調解之手續者。至如新西蘭以及他國，發生爭議之工人，如屬工會，則對於爭端，必須交由主管機關調解。若不自動爲之，則當局者便可強其遵行。其他各國中有因都市中自治意識發達，由市長與一部分市民組織機關以處理勞資爭議者。此

外更有苟起爭議，以交常設之主管機關調解爲當然之事者。

（二）裁決之強制執行　關於此點，各國所取之形式，有種種不同。如德國則擔任調解之調人，或委員會，得不經雙方當事者之承諾，提出提案或裁決案，宣告當事者須受該案拘束。此外採取任意仲裁制之國家，則裁決案之執行，大都由民事裁判所任之。如取強制仲裁制之澳洲，裁決案由工場監督官特別指定之工會職員，負其執行之任務。

（三）罷工之強制禁止　罷工之強制禁止，約分三種：（一）絕對的禁止；（二）附有條件之相對的禁止；（三）在一定期間以內之禁止（如在調停手續進行中不許罷工。）實行第一種辦法者，有澳洲之聯邦法，新西蘭之仲裁法。實行以來，雖有相當之成績，然近來亦頗有失敗。意大利在法西斯主義之下，亦取第一種辦法。可與澳新爲鼎足。新西威爾士州於一九一八年改正之產業仲裁法，容許工人於下列二條件下，得舉行罷工：（一）不在裁決及產業協約範圍以內之工場作工者；（二）經工會全體一致用無記名投票表決不受調解裁決之拘束者。凡不在此兩條件情形之下之工人，則均禁止其罷工，是爲第二種辦法。一九一五年挪威之重大爭議強制調停法，以及一九〇七年加拿大之產業爭議調查法，則皆取第三種辦法。無論取何種辦法，若有違反者，是否即課以刑罰？對此問題，不但議論不一，且在實行上亦各國互殊。即採課罰主義矣，是否悉能實行，毫無窒礙，亦頗有疑問。此實強制執行方面一大難補之缺憾也。茲姑再將課罰之種類，略述於後。

（四）刑罰之施行　對於違反禁止罷工法令者所課刑罰，可分三種：（一）特權之剝奪；（二）罰鍰，拘囚，公民權之喪失；（三）強制徵收。最近比利上之爭議仲裁法內規定，若工會方面違反法規，悍然罷工，則工人苟有失業，國家對之，於一年內停止支給失業補助金。資本家方面若違反法規，以致能工，則失業補助金仍照支給。此在工人享有特權之國家方可倣行，非無論何國，皆可效之也。第二種刑罰，通常課諸指使或煽動工人者，違法能工者，工人犯其他之罪者，以及對於團體之行違法舉動者。但違法之人，若一時人數過多，則課罰時亦不免大有爲難之處。至於強制徵收，則於國家非常緊急之時，往往行之。世界大戰期間，歐洲諸國依強制仲裁法，動員能工工人，將工場收歸國有，由國家處理，成績甚著。惟在平時，則強制徵收之實施，殊屬罕見。且依大體而論，課罰與強制執行，施諸公益事業及未組織產業之工人，固屬適宜，且亦當然；至在平時對於其他各業之工人，施行課罰與強制執行，則非鄭重不可。否則威信一失，非徒無益，抑亦有弊焉。

六　英加挪威端典比較上著效之制度與其成績

在產業未甚發達之國家，未有組織之產業較多，即在產業已發達者，實亦有之，不過較少耳。處理尚未有組織之產業之爭議，成效最著者在澳有「工資協定局」（The Wage Board）創自一八九六年維多

利亞州。在英則有「英國產業調停局」(The British Trade Board)依一九〇六及一九一八年之產業調停法而設置。且二者之職責，俱非僅僅限於處理未有組織之產業之爭議。其所採之方式亦大致相同。至其大目的則有二：（一）打破「苦汗」（Sweating）制，（二）促進雙方各自組織。其方法則當事者雙方各舉代表一人，並由當事者合意選定第三者數人，組織委員會，集議討論，以求獲一雙方俱可容認之解決方案。澳洲維多利亞州自建設工資協定局以來，比較統計，罷工確較他處爲少。其於產業和平，貢獻良鉅，實爲不可掩之事也。

關於解決公益事業之爭議，最足供吾人參考者，厥維加拿大之審議(enquiry) 制度。此制創自一九〇七年之「產業爭議調查法」(The Industrial Disputes Investigation Act)。審議此種爭議之機關，由當事者雙方各推薦一人，以及不經當事者之同意，而由勞工部大臣選定之一人，合計三人，共同組織之。自該法實施以來，十八年間，審議庭總計開過四百五十三次。平均每日防止並解決二件罷工事件。其歸於失敗者平均每年二件。以其成效如此顯明，故英國，荷蘭，南非諸國均已酌仿之矣。

關於處理團體協約之爭議，挪威則行勞動裁判所制。崙克葭地方之棉絲業則取聘任專家制。所謂聘任專家制，簡單言之，即如有爭議，則除當事者雙方各派代表一人外，再加由平時雙方所聘請之專門家一人，共同討論，以期解決爭點。挪威之勞動裁判所，則由五人組織之。所長一人由具最高法院判事資格者充之。其他四人乃爲當事者雙方各自推薦之二人。由政府任命之。識者謂二法似可並用。凡取聘任專家制而歸於失敗之事件，可再由勞動裁判所處理之。如此則二制之優點，即可兼收並蓄矣。抑此種方法並非強制仲裁，不過爲罷工以前所宜履行之手續。惟解決重大爭議最爲有效之特別機關，迄今猶未發見。德國嘗行強制的方法以解決之甚著成效。但尚難於此得一最後之結論。在荷蘭則將此種爭議概付「審議」，亦足供吾人之參考。他國誠有設立特別機關以解決此種爭議者，然欲指明何種特別機關，比較上最爲有效，則殊感困難也。

以上所述，爲處理特別事件之情形。處理普通一般的爭議之方法，大別之有任意與強制之分，既如前述，茲再將英國及瑞典處理此種爭議最爲有效之機關與手續，略爲言之。

（一）爭議之預防　比較上防止爭議最爲有效之機關，殆莫若英國之「常設聯合委員會」（The Standing Joint Council）。該會發起之初，係屬半官半民之性質。其適用之範圍，可狹可廣。不問一企業，一地方，一職業，或竟關係全國之產業，均可設立此種聯合委員會。雙方當事者代表（即委員）之開會時期，可自由商定。會議時亦可自由討論，盡量發揮，不受拘束。故於防止爭議，所裨殊多。此外英國之輝德萊協議會與上述之組織大致相同。按該會之原案，本擬設立（一）各工場委員會，（二）各地產業協議會，（三）包括職業全體之產聯合會。

但現在所實行者僅爲第三種之聯合會。參加該會之各種職業，其工人人數約在三百萬人左右。此種議會之最大價值在預防爭議。此外則別無明確之機能。

（二）解決爭議之機關　於爭議既起之後力謀解決之機關，種類甚多，茲但述瑞典之調停方法與英國之任意仲裁。

（甲）瑞典之調停方法　瑞典之調停，由政府施以威力，已於前節述及。詳言之，在瑞典各地有指定之調停官。調停官之任務在隨時注意其所管區域內之勞動狀態，臨檢發生爭議之場所，搜集關於爭議之種種資料，盡其居間調停之任務。渠得命令當事者推代表集會協議，以謀解決之方。但當事者如不受命，則亦並不加罰。故此種調停，有名之爲強制調停者，亦有名之爲施以威力之任意調停者。按諸一九一四至一九二四年間之統計，瑞典罷工之次數計三七三七次，其中經調停官干涉者計有九九〇件。（罷工前干涉者九二件，罷工後干涉者八九八件。）此外尚有未致罷工之爭議五二六件，亦經干涉。是以經調停官干涉之件數計共一、五一六件，而其中得有圓滿解決者計有一、一七〇件。此即威力調停之成績也。

（乙）英國之任意仲裁　按諸英國一九一九年所實行之產業裁判所法，產業裁判由中立之第三者數人及勞資雙方之代表各一人（內中得有一人爲女子）組織之，是爲常設之機關。此外如有比較上稍特別之事件，得臨時任命仲裁者一人解決之。按之一九二〇至一九二四年間之統計，經過產業仲裁裁判所之事件計一、一二五件，加之經過官設調停機關之事件五八九件，計共一、七一四件。此期間內之罷工計有四、二八三次。平均五次之罷工事件中，由官設機關解決者，約有二件。其中由仲裁裁判所處理而解決者約占三分二。以一八九六年調停法施行後之情形與實行一九一九年產業裁判所法後之情形相較，則其成績，後來居上，班班可考也。（茲爲省讀者目力起見，故將一八九六年調停法施行後之罷工統計數目從略。）

七　結論

綜觀上述各節，可見爲預防爭議之發生，實須組織協議機關，以調解尚未有組織及既有良好組織之各業中所有之糾紛。及爭議既起，爲設法解決起見，則所有爭議或衝突，無論其爲普通一般的，或關於團體契約及公益事業者，亦皆有賴於協議機關爲之調停仲裁。（單獨由第三者居間調解，卻亦不乏其例，且其間亦有克奏功效者，惟通常則大抵由協議機關調解耳。）蓋非此不足以消滅雙方心理上之隔膜也。至於勞動條件之改良以及工資最低率之議定，亦爲調解罷工，以免雙方無謂犧牲之要着。此因罷工爲由產業不安之病症中所發表之一種徵象，欲減少罷工，自非先設法消滅產業不安之原因不爲功。而欲消滅產業不安之幾種重要原因，則吾人即應於心理與經濟雙方面同時設法補救也。茲本以上所述，將調停及仲裁機關之體系列一簡表於後：

一、協議機關

（甲）預防（一）在未有組織的各業勞資間之糾葛。

（二）在既有組織的各業勞資間之爭端。

（乙）解決（一）關於團體協約之爭議。

（二）關於社會經濟直接蒙其影響之重大爭議。

（三）普通一般的爭議。

二、勞動條件 如適用於工資率之決定等之協定原則者。

或問工業先進國既於調解勞資間之衝突有種種事前預防，以及事後救濟之機關，然而罷工之工潮，非徒不息，且又較盛，何耶？對此疑問，吾人良不能無一詞為之解釋。蓋當大戰時期，歐洲交戰國之經濟組織，與平時大異，工商業方面之變動，即中立國亦多直接蒙其影響。大戰甫終，滿目瘡痍，需時恢復，而交戰國之產業狀況，一時尚不能脫離變態之情形。加以破壞既多，大傷元氣，勞資間時起齟齬，罷工之紛至沓來，實亦當然之趨勢。設無種種調解機關，從中設法消滅產業不安之原因，則工潮之澎湃，勢必更烈。固未可因各種調解機關，未能絕對防止罷工，遂謂此種機關之設置效力有限，不足講求也。工業後進國，果能參酌各國補救工潮之辦法，着着進行，先事預防，則其有裨於產業之平和發展，決非淺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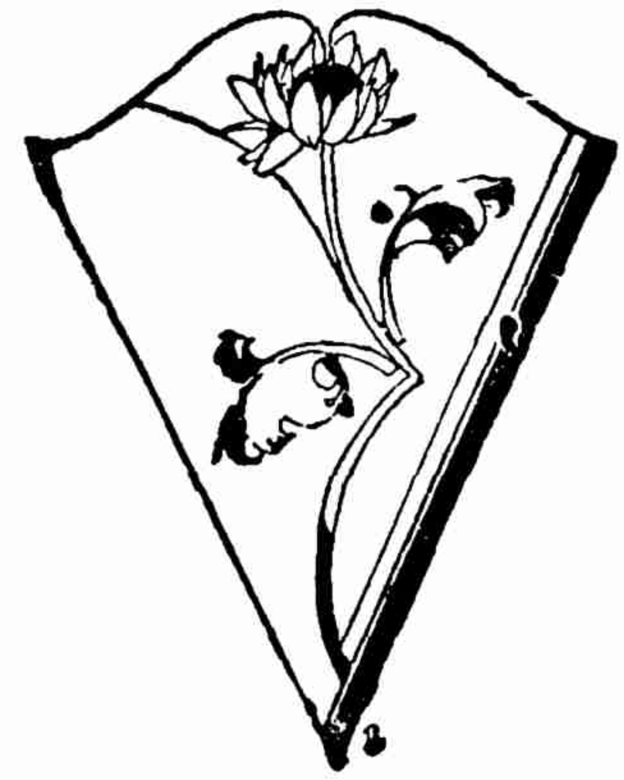
抑以上所述，概屬工商業比較上發達之國家，所採關於調解勞資衝突之方法。他如各工業先進國早已實行之工場法，勞動保險，勞動介紹，勞動教育，各種合作社之組織，以及其他改良社會之政策，則在工業後進國，亦當及早採仿施行，以消弭產業發達前途之隱患。不然，即使倣設上述各種調解機關，亦未必能如工業先進國收其宏效也。

附誌：本文取材於日文世界之勞動期刊（日本國際勞働局發行）所載之長文。該文分上中下三篇，在該刊陸續發表，篇末並註明依據本年一月號出版之國際勞働評論所刊載之資料而作。述者因未得該號國際勞働評論，以與日文之三篇文字對照校閱，故即就日文，節其要點，删其贅詞，並略加補正，綴述成此，非完全迻譯也。

十六，六，二九，脫稿。

更正

本誌第八號插圖「南京國民政府之要人」自右至左第二人係蔣作賓君。發稿時因倉卒中依照相館原註填寫，誤作陳銘樞君，承奉天郝慶魁君來函指明，特此更正。



裁軍會議與英美日三國之政策

莫震旦

一

六月二十日，美，英，日三國代表，在日內瓦開裁軍會議。這次會議的成敗，可說對於世界的將來有很重大的意義而該會是否能成功，與現在各國對於該會的政策有密切的關係。

一九二一年的華盛頓會議，對於裁減軍備，本來就下了一番苦工，結果就把英，美，日，法，意，五強國的主力艦及航空母艦(超過一萬噸者)限定噸數，依次爲五，五，三，一·七五，一·七五，的比例。現在一般議論，對於華盛頓會議的成績，很抱相當的樂觀。目下各國，都未超過規定噸數；且英美日等國，眞的把主力艦，毀了不少。（按美國毀五三一，〇〇〇噸；英國，只毀九八〇，〇〇〇噸；日本毀一一一，四〇〇噸。）姑不論各國內中有沒有別的作用，表面上總算略有可觀了。

但是，華盛頓會議所限制的只是超過一萬噸的主力艦（Battle-ships），及航空母艦（Aircraft Carriers）；對於巡洋艦（Cruisers），毀滅艦（Destroyer Type），及潛水艇（Submarines）等重要利器，毫無限制。論起這些艦艇的重要，第一當然是主力艦及航空母艦；因爲牠們在海洋上既可運駛自由，可攻可守，又有最重大的裝置軍器，及魚雷等物。但巡洋艦速度最快，又可裝置魚雷；所以也能攻沈主力艦及毀滅艦及潛水艇；况且在商業上，巡洋艦最有用處。毀滅艦最大功用是駐泊在險要的地方，裝置魚雷，來毀滅潛艇，保護主力艦，所以守的方面，毀滅艦是最重要。潛水艇能在水下駛行，出入神速，可攻可守，德國在歐戰時潛水艇最有奇勳。所以總起來說，華盛頓會議，只限制前二者；而不顧及後三者，實是功虧一簣，對於世界和平未有相當的保障。

二

因此，美總統柯立芝，於一九二七年二月十日，向英，日，法，意四國通牒，請他們定期在日內瓦再行裁軍會議，以商議限制巡洋艦，毀滅艦，及潛水艇的協定。美國所以要這樣關心的，是因爲自華盛頓會議後，英日等

國，多極力增建巡洋艦，毀滅艦，及潛水艇。美國則無甚增加，漸見落後，所以要提出限制，以免自己的危險。就現在情勢來看，英國的巡洋艦最佔優勝。據美國海軍部的統計各國已建及在建造中的巡洋艦，毀滅艦，及潛水艇的數目如下：

（甲）巡洋艦

國別	艘數	總噸數
英	五四	三三二，二九〇
美	一五	一二五，〇〇〇
日	二五	一五六，二〇五
法	一〇	八〇，三五〇
意	一〇	五〇，七八四

（乙）毀滅艦

國別	艘數	總噸數
英	領艦一八　毀滅艦一七一	二二八，四六五
美	領艦無　毀滅艦二七六	三二九，一五三
日	領艦四　毀滅艦九二	一一三，二八〇
法	領艦一三　毀滅艦四五	八八，四一三
意	領艦八　毀滅艦三五	五二，一一二

（丙）潛水艇

國別	艘數	總噸數
英	四五	四九，六〇五
美	五九	五九，四九七
日	六八	六八，五七七
法	四五	五七，一二八
意	一二	一九，五一二

由上表看來，我們可略知現在所呼號的裁軍會議的背景。總而言之，英日這幾年來擴充的巡洋艦等很是不少，美國心不自安，所以要提議限制。

三

自柯立芝通牒發出以後，只有英日兩國贊成。法國覆牒，先把美國搾了一大場，纔慢慢的入題，說不能加入。其最重要的理由是說，國際聯盟會本來就以裁軍為最要工作，且現在日內瓦國際聯盟會的裁軍準備會，正在進行此事，似不必再發生枝節，別行開會，免得失了聯盟會的威信，及破壞裁軍準備會的工作。美國對於裁軍事業既有誠意，不妨加入聯盟會同心合力，以謀世界和平；且法國在地中海及各屬地的防備，必需海軍，現有軍力尚不足守備之用，更談不到縮減，因巡洋艦潛水艇等，為防守港口最利工具，不能隨便裁減，法國又謂世界和平，要靠着海陸空三軍一齊裁減，纔有效力；只裁海軍，無甚意義。

意國也覆牒美國，不肯參加。當着慕沙里尼大興軍備的時候，意國不

肯加入本係意中事。意國所持的理由乾脆得很，覆牒中說，意大利海軍實的不敷支配。意大利在地中海要保全相當勢力而意國與外界相通的咽喉路線只有三條，就是蘇彝士運河，直布羅陀海峽，及韃靼尼爾斯峽(Dandanelles)，所以必有充分的巡洋艦及其他補助艦。縮減一層，實難如命。

法意兩國，既不加入會議，故六月二十日的裁軍會議，只有英美日三國參加。關於法意不加入一層，一般議論，以爲無甚重要。因法意海軍實力，與英美日相差尚遠。尚無足慮；若英美日三國能有滿意的妥協，前程仍可樂觀。所以現在英美日對於裁軍會議的政策如何，實堪注意。這種政策與會議前途有莫大的關係；且這種政策不獨是暫時的，是有歷史，政治種種的背景，而有永久性的。對於將來世界的軍備，均有極大的意義。

四

綜觀美國上下的輿論，及實際上的設施，就可看出其對於裁軍會議的政策。美國現在的巡洋艦等數，照比例來講，較低於英日；且美國於華盛頓會議時，曾被限制，不得在菲列賓設立軍港，很怕日本擴張在太平洋的海軍，對於美國將來有大不利，所以極想擴充在太平洋的海軍。去年海軍當局，曾極力增築巡洋艦；但柯立芝未加許可，且預算內並無增加海軍費。因此議論大譁。柯氏答謂，裁軍會議，不久開會，英日各國，必將減少海軍，若美國再加建築，必使會議不能成功。故美國盼望於這次裁軍會議，抱有很大的希望。美國的政策可略分爲兩層：第一層，在這次會議裏面，美國至少也和英國有同等的軍力，卽依照華盛頓會議，仍爲五，五，三之比。因爲美國在太平洋及中南美利益的保障，須有充足的補助艦，纔敷支配。現在日本補助艦力，反勝於美國，極爲危險。第二層，若這次會議失敗，美國必自動的趕快增建補助艦。美國爲世界最富國家，此層似易辦到，此外美國一般人多以爲裁軍會議，非解決世界和平問題的重要關鍵，因爲很多都是陽奉陰違的，美國簡直是個傻瓜受愚不知，根本問題還是一種道德的問題，各國要有一種道德裁軍(Moral Disarmament)的精神，方有希望。

五

英國加入裁軍會議，本係勉強的情面的。其實英國上下，沒有誰眞正熱心提倡裁軍——尤其是海軍。英國的特別地位，我們總已知道的了，英國屬地遍五洲，食品要由外處輸入，英國靠着貿易爲生，海岸線的曲長，等等，都使英國人有特別的政策。他們說，無論如何，英國必爲海上皇后。斷不容任何國家海軍，較強於英國。在華盛頓會議的時候，英國雖肯與美國同是五五比例；但那時美國戰後財力甚富，若要擴充海軍，必非英國所能齊驅；所以英國只得看風轉舵，規定五五比例，以免美國超過自己；但這不過限於主力艦及航空母艦，其他補助艦，英國絕對不肯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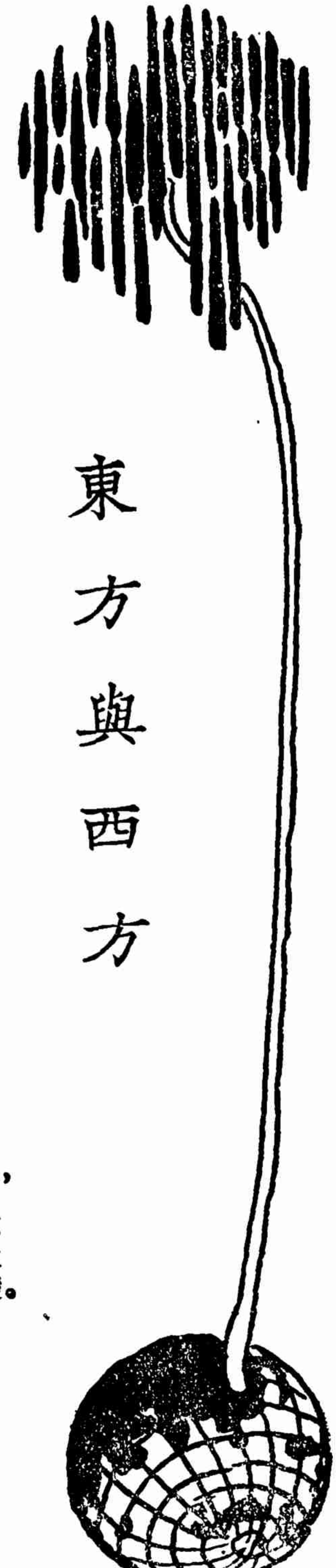
等的。現在英國的補助艦力，遠勝於美日，就是明證。且主力艦等對於英國的效用，不如巡洋艦潛水艇之大，所以要英國裁減主力艦，倒還可以，縮減補助艦則戛乎其難。又英國可移用建築母艦的經費來多多建造不受限制的巡洋艦，英國就從中領益不少。由上頭幾種理由看來，英國對於補助艦，眞不願意縮減，更不願意和美國處在平等地位。關於補助艦五五三的比例，一定很難實現。將來到不得已時，英國或只肯作噸數的限制。總言之，英國要保持其在海上的特別地位，斷不輕易縮減補助艦。

六

日本的政策，可說是保守的，且對於各國的誠意，表示懷疑。日本在太平洋的特殊地位，也和英國在全球的特殊地位，頗相彷彿，所以日本的政策，與英國也有相同之點；就是主力艦可縮減，而補助艦斷不可太縮減。因為補助艦對於日本，也有特別作用。日本在會議中，絕對不能和在華盛頓會議那樣寬容大量。關於補助艦，日本主張以現在勢力為比例根據。實際上，日本要和英美有同等的補助艦力量。至少亦要有五五，四，之比。此外，日本的眼光，不獨射在噸數及艘數方面，而對於英美在太平洋的海軍根據地，也要破壞。自英日同盟滿期後，英國在新加坡建築軍港，美國又在夏威夷設立根據地，日本在太平洋的地位，就大受影響，行動極不自由，所以日本極力想英美兩國廢除這兩處根據地；但事實上實難辦到。日本因此便抱悲觀；且謂各國徒事吶喊要裁軍，但一面又要設軍港，無異掩耳盜鈴，爾詐我虞，終無實效，各國必要開誠佈公，廢撤軍港，纔有希望。但日本雖有此苦心，英美必不輕易相從，將來日本亦必以不肯裁減補助艦相要挾，結果必有一番強烈爭執。

總上各點看來，裁軍會議的成敗，與各國的政策大有關係；依目下各國政策觀之，六月二十日開議之裁軍會議，必無圓滿的結果，即以後的裁軍會議，若各國政策尚無變更，恐亦無圓滿的結果罷。

六月十日，美國。



東方與西方

英人眼光中的中國問題

丁恩

此篇譯自一九二七年四月份的亞洲評論（Asiatic Review）。著者丁恩爵士（Sir Richard Dane）曾任北京鹽務署洋總稽查。此篇用銳利的眼光，觀察中國歷年所受帝國主義侵略的苦痛，和最近革命運動的背景；處處以英人爲立足點，表示對於中國問題的見解，認排英風潮，爲他國所挑撥，歸結於英國目下對華政策並不失當。足見一切英人心中，都有「侵略」的野心。閱者讀此，可以見英人心理之一斑！　逵時

余於一九一三年六月至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此五年半時期中服務於中國北京鹽務署，任洋總稽查之職。與華人總稽查同事者，爲數頗多。因華人總稽查同時兼財政部次長，以政治關係，更迭凡數次。署中所有公文函牘，須自英譯華，或自華譯英，以及其他一切公務，都由余與彼中國同事，共同爲之。因此，余得知中國政界生活，及華人心理，頗較他人爲眞切。蓋現在所急待解決的種種問題，當余在華時，固早已慮及；是以擬將個人意見所及，關於目前中國問題的癥結所在，披露於讀者之前，聊爲愚者一得的貢獻。

余離華在一九一八年冬十一月，其時英國爲中國的摯友。已故朱爾典爵士時任駐華英使，爲華人所信任。因此，英國在北京的勢力頗形穩固。袁世凱氏亦頗親英；其後爲宵小讒言所惑，帝制自爲，卒歸失敗而死。然袁氏能力頗強；自彼死後，北京一般政客，仍舊暫守袁氏政策，並不改變。

華人對於英國相助進行拒毒運動，頗形感激。印度政府雖因拒毒運動，減少大宗進款，亦頗願意。（譯者按：鴉片爲英國殖民地印度所種植，輸入中國，故著者云此。）北京鹽務行政之革新，亦經華人認爲友誼的舉動。中國海關，乃爲華人謀利，爲中國政府償還外債利息及交付賠款。至於北京鹽務署的革新，華人亦得利益不鮮。或謂鹽務署在外人管理之下，此言非完全正確；外人助華人辦理收稅事宜，固有其事；但鹽務行政，按照善後大借款合同辦理，係屬公開性質；如有興革事宜，中國政府儘可任意爲之。各鹽務區收稅制度與雇用外人，皆中國政府自由爲之，監務署盡顧問之職而已。

各鹽務區稽查中成績最佳者，亦爲華人稽查，是以鹽務行政改革之成功，實爲友誼的合作之結果。若謂鹽務行政完全在外人管理之下，是對華人爲不眞確，因所雇外人，僅在四十人左右；對外人爲不公平，因外人如濫用職權，固責有攸歸也。

華人對於鹽務行政的革新，表示滿意，不但北方政黨爲然，卽國民黨中人，亦認此事爲有希望的舉動。陳友仁先生其時任北京民報主筆，曾爲文論及此事，其言曰：『惟中國人之曾受眞正西洋學校教育，具西方優勝之活動力者，能措中國於安全而強大的地位。……當丁爵士改革鹽政，使中央政府，近日得免於破產，彼明白中國情形而爲此舉乎？否否，彼正因懵於中國狀况，故不受中國舊法的束縛，脫離萬惡的秕政，無卑劣的經驗與思想，矯揉造作，得能克服舊官僚，及中國舊時獨裁者所虛擬的種種困難。』王正廷博士，於一九一三年任參議院議長時，曾入北京匯豐銀行，對於行將簽字之善後大借款合同，正式表示異議。嗣後於一九一九年，王氏方出席巴黎和會時，特來倫敦見余，致謝當年爲中國之功。

在一九一五年，華人目擊鹽務署革新後的效果，遂有人表示，請余襄助改良田租制度。當時如廣東與雲南等窵遠省分，曾將該項田租文契，檢出求助於余。其時廣東省長，頗有才幹，省內各當局，亦表示歡迎；但因俄公使出面反對，謂中政府利用外人雇員，辦理內政，恐與條約相抵觸。外交部頗以爲然，遂擱置此議。在余則如釋重荷，頗引爲喜。因爲鹽務行政的革新，工夫浩大，如欲施於田租，非具偉力不爲功；但余苟如擔任此事，或者能有所裨補，亦未可知。總之：如此種事實的發現，足見北京外交界，對於中國人方面幸福，絲毫未加注意，不過斷斷於條約而已。

英國在中國的勢力，受一極大打擊，而華人對英信用，因此亦受影響者，厥在一九一六年四月，英公使效法日本，命匯豐銀行違背善後借款合同，拒付鹽餘於中政府。其時法俄兩國，亦有同樣舉動。在日本之意，乃欲破壞袁世凱；英政府竟以取媚日本故，不顧自己所承認之善後借款合同，犧牲中國應有的權利，此爲最不滿人意之舉動。不久，袁氏去世，拒付亦中止。對於中國人的善意（good will）未始無挽回的希望。

一九一九年春間，與余曾同事之華人，方掌北京財政部職務，余得一間接消息，謂如其余能代舉一筆外債，余可被任爲財政部司長。可見北京政府，向以友誼視英國，此友誼直至巴黎和會時爲止。

英國目下爲中國南方所仇視，以爲主要敵人；卽在北方，如基督將軍馮玉祥，亦含敵視之意。華人感情的轉機，實爲宣傳的效果。此種宣傳，不僅由於過激派的敵人所爲；卽在華美人，亦常用旁敲側擊，依附歷史上的事實，以毀我英人名譽。

西洋教育之流傳於中國，與於印度相同：足使思想蛻變，易起激動。一般受教育的青年，與普通人民，都抱種族觀念，浸漸浸深，遂以爲本國所受種種困苦，均爲外人所賜。加以連年內

戰，更使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人民的神經興奮，達於極點。在人口集中的都會，無數人民，瀕於飢餓，對於無論何種運動，如其有改良生活的希望，立即加入。所以宣傳一種反抗的運動，在普通人民，易於領受。中國從前，毅然決然拒絕外人通商立於平等地位；其後卒被壓迫，退居於次等之列，列強爲拳匪之轟擊使館，乃如此處罰中國，使中國的經濟與財政大受創痛。英國會首先對華宣戰，又繼以英法聯軍之役。美國與其他各國，則乘英國以武力所得結果，享有優越地位，甚且濫用其優越地位。今日華人不滿意於英國，因英國首先與華開釁，強迫開放商埠，准許僑居，英國實爲禍首之國。

華人對英感情的轉移，半亦爲英國自取之咎。英政府僅注目於隣近問題，及印度問題，對於中國所提出的合理的要求，未嘗有相當的與迅速的容納。英國人民所倚賴之當局，尚未明瞭世界大勢已隨大戰而轉移：昔日的中國，已成過去。如英國政府，並未予人以口實，則近日種種抗英的宣傳，亦將無所憑藉。

廣東，廣西兩省，曾於一九一七年，宣布獨立。自此以後，南政府另有政治的歷史。自一九一一年革命以後，國民黨已盛行於北方。民族主義的精神且有蒸蒸日上之勢。民族主義的精神之沸騰，開始於反抗日本。日本於歐戰時期，對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用最後通牒的恫嚇締結一九一五年五月九日的條約，大都關於山東，及滿洲權利的獲得，其時中國曾經舉國反抗。其後在一九一八年，安福系政府，寧受苛刻條件，締結日本借款合同，足以使日本在山東的地位，愈形穩固。北京學生界，致起極猛烈的反抗運動。同時，各地學生羣起響應，抵制日貨，遍及於全國。其時和平會議，正於巴黎舉行。

中國加入協約，對德宣戰，未具何等熱忱，僅希望自己稍獲利益而已。中國的特殊願望，在取消一九一五年的「二十一條。」其他問題，如關稅自主，列強勢力範圍之拋棄，租借地之廢止，外人租界之撤回，外國軍隊與郵政之撤退，治外法權之取消，亦一幷要求。中國雖對於協約方面貢獻極少，然既經承認爲協約之一，且華工在法國，亦具有成績；在理，中國的要求，當予以相當的與善意的考慮；但因事實上有困難，不能實行。

當一九一七年，中國未加入歐戰之前，協約國曾對日本，有不干涉日本政策之允許；故日本派出驅逐艦於地中海，頗具偉功。因此，凡爾賽條約締結時，關於德國在山東，及膠濟鐵路的權利，青島與上海，芝罘間的海底電線權，一概移讓於日本。中國所獲得者，僅爲天津，漢口兩地德租界之交還，德國庚子賠款之放棄，與德國治外法權之取消。至於中國所要求的，如關稅自主等重要問題，均置不顧。於是中國人民，羣起憤怒；中國代表，乃拒簽和約。德國攫取山東，固爲無理的舉動；但歐戰前，德國所行政策，尚稱和平：膠濟鐵路，由中德合辦公司承造，但由德人管理；其餘如礦產等權利，亦由此合辦公司承受，以顧全所謂「體面」(face)；鐵路上的警察權，由中國擔任。除租借地以外，毫無德國軍隊的駐守。至於日本所行政策，則竭力進行其二十一條之方針，所佔地位，與德

人在山東時大異。膠濟沿路由日本軍隊維持；有若干軍隊，且駐守濟南；視此鐵路區域如其領土。當一九一五年，山東條約締結之際，日本曾用書面，允許於大戰後，將膠州土地，有條件的交還中國；及凡爾賽和約締成，日本不提及踐約歸還之原議；於是德國在山東的權利，遂無條件的移讓於日本！

路德喬治氏(Lloyd George)於二月五日，在 Middlesbrough 曾謂：『我英國的商業，須倚賴於中國四萬萬人的善意者極多，所以英國不可與中國開釁！』喬治是言，可惜彼於一九一九年和會中，負責處置中國的要求時，未曾思及！是以據余個人的觀察，中國對英感情的轉移，已於巴黎和會中，以不公平的態度，對待中國的要求時，已種其因。

協約國誘中國加入協約，對德宣戰，所給予的報酬，僅爲天津與漢口德租界之廢止，德人治外法權等，一切權利之取消。各協約國自己在華所享的優越地位，仍牢守基礎，不肯放棄。德國對於如此行爲，大可振振有詞。自歐戰以後，白人當明瞭在東亞所處地位，已受動搖。如能採取相當的策略，使中國脫離困苦，自是遠大眼光；乃竟不顧將來結果如何，仍行牢守舊策，卒使此種結果，竟成實現。德國與俄國，或因戰後條約的關係，或爲自己利益起見，均已放棄其優越地位；如果英國與其他各國，對於中國國民的渴望與要求，予以寬容的態度，則今日對於外人的攻擊，未必能實現。中國所受的種種屈辱，現在似已爲大衆所公認。不幸於凡爾賽和約締成時，未能於此適當的昔日，爲大衆所公認。故凡爾賽條約以後，兩年以內，一事無所成就！中國關稅上所受的屈辱，爲一實在的屈辱！所有進出口貨物，祇限於值百抽五。此輕微的稅率，爲中英戰役的結果。爲彌補中國的缺憾起見，英國當首先注意及此。但此問題，頗非易於解決：大多數列強因獲得「最惠國條款」(most-favored-nation clause)，享受極低稅率，頗形滿意，英國則已成華人的怨府！

中國海關稅的徵政權，隸於英人總稅務司之手。故華人莫不以爲中國所受的不平等待遇，英國實負其責。但因有關係的列強，反對修改進口稅則，與價值，在華盛頓會議時，進口稅實征，僅得值百抽三·五；雖對於奢侈品，如煙酒亦如此。

一九〇二年的中英條約中，英政府願意中國增加進口稅，至值百抽一二·五，土貨出口稅至值百抽七·五，以中國裁撤釐金，與內地稅，及享最惠國待遇各國，訂同樣條約爲條件。一九〇三年，中國與日美兩國，亦訂同樣的條約。以上的條約，始終未能實行。中國西部各省，恐與對外貿易，尚未有若何關係；各省省政府，又大半享有財政獨立的現象；所以欲中央政府，一旦取消內地稅，斷絕各省政府大宗收入，實無希望。至於間接稅之在東方，實較直接稅爲優。若必欲依據馬凱條約所訂，對於中國非出口貨征以消費稅，以代釐金及內地稅，結果，恐將使華人的負擔，有增無減。釐金爲比較的新名詞，因華人頗喜於舊物，題以新名。然內地稅爲中國政府收入的大宗，已源始於古代，與印度無異。余個人的意見以爲中國關稅的增

加，必以裁撤內地稅爲條件，實無理由可言！

中國海關用人方針，亦爲華人怨惡之一！海關行政，自經赫德，與安格聯兩氏之整頓，提撥，關稅，償付外債利息，及對外賠款，使中國對外信用，維持不墜，未始無功。海關內部的組織，自從赫德氏規劃以來，所有高級人員，均爲西人；華人職務，僅居於次等地位。在當時以爲幹練可靠的華人，適於上級職務者，頗不易得。此或爲一八六三年的事實。因其時華人識英文，及其他外國文字者，爲數極少；用於新開的商埠，使與外人交涉，頗非相宜。再有若干職務，如管理燈塔，浮標等事，都非華人所能勝任。但此種事實，都成過去；目下所有內地關稅，專理華人商務，而亦任用外人；近來留學生回國者已衆，亦未聞任用。余在華時，未嘗見一上級職員，如稅務司，或副稅務司，爲華人所擔任；嗣後，亦未聞海關用人政策，有如何變更的表示。如海關僅爲外債擔保的機關，則處理海關，可用極大的效率，盡力維持；但關稅有時於償還外債，交付賠款而外，尚有餘款；對於此項關餘的處置，應當採納中國政府相當的要求，以變更其方法。或者，英人因爲中國方面對於海關成績，嘖嘖稱道，是以一切均用英人眼光，不從中國着想。余在改革鹽政時所感覺之最大困難，即深恐華人以爲又有第二海關出現。

海關用人方面，必須予人以切實的了解；在高級的職務中，應當有若干比例，——譬如二分之一——將來須委派合格的華人，充當其選。如此舉動，或者爲華人所重視；對於外人的關係，亦無損害；并且此種舉動，出於自由意志，不受何方面的強迫，更足以使人信服英人對華有善意的表示！

海關收入，無論爲充外債及賠款擔保的部分，其剩留的關餘，都存儲於外國銀行；并且匯豐銀行攫得最巨。此亦華人受痛苦的一點！

安格聯爵士，管理關餘，作爲內債基金，使北京政府，能以優惠的條件，於市面發行內債，不爲無功。然華人自一九二一年以來，屢欲取得關餘，屢被拒絕，因此常起軋轢。但此中頗有困難問題：北京政府，如果經安氏允許，取去關餘，結果必有不幸的事實發現，償還內債的基金，歸於烏有；總稅務司所負責任，亦等於零。再者中國海關，如經中政府任意干涉，則中國對外信用，將完全消滅，中國人民對於現行海關制度，尚未滿意，固不足怪。廣東省的關稅收入，亦曾經無數軋轢。國民政府，久欲攫取稅收，迄未能如願以償。孫中山先生截取鹽餘，與廢革鹽務行政，並未有人反對；其實中國鹽政的改良，在廣東一省，最有效果，而最有利於消費者。

一九二一年至二二年，因美國之提議，舉行華盛頓會議於美京。有若干重要的企圖，均以滿足中國的渴望爲目的。在此會議中，日本的態度，亦比較和平，日本於大戰中所侵略的權利，自願歸還於中國：如膠州的交還，膠濟鐵路的按價贖回，軍隊的撤退，白人在滿洲的權利，亦願一部分歸還。此外對於中國讓步的表示，如勢力範圍的廢除，美，法，英，日諸國，依條約的精神，尊重中國的主權與獨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且予中國以完全無礙的機會，以發展及維持其鞏固有力的政府。外國郵局，於一九二

三年一月起完全廢止。中國對於取消治外法權的願望，列強亦允派遣司法調查團考察中國司法制度，相助中國為立法與司法的改良，俾於可能的範圍內，放棄各國向有的權利。英國亦允交還威海衛於中國，嗣後因交還手續，尚未解決，仍在英人手中。

華府會議中，對於中國關稅問題的討論，最為草率。議定舉行修改稅則委員會，僅以增至實足值百抽五為目的；至於稅率之永久的增加，仍以裁撤釐金為條件，與馬凱條約相同。此外並議定應舉行一關稅特別會議，由中國及列強代表組織之；以便從速籌備廢除釐金，並實行一九〇二年與一九〇三年的條約，以期徵收各該條款內所規定的附加稅。該會議應考量於釐金未撤以前，所應用的過渡辦法，并對於應納關稅的進口貨，得核准徵收附加稅，其徵收附稅的日期，用途及條件，均由特別會議決定之此項附加稅，應一律按值百抽二．五；惟特種奢侈品，經特別會議，認為能負較高稅率，不致有礙商務者，其附加稅可以增加，但不得逾值百抽五。

上列為華盛頓會議，對於中國關稅之規定。此項決議，並未表示十分讓步，可以概見！因為使一九二二年時的中國政府，從事取消一切內地稅，實較一九〇二年至〇三年時的滿清政府為更難，自袁世凱逝世以後，中央對於各省的統治權，早已失其效力。列強方面，於討論此輕微的稅率之增加，及磋商條件時，意見紛歧，幾乎干涉中國行政權的完整。然此項議決案，果能於一九二二年，立刻召集特別關稅會議，討論進行辦法，則目下或已有切實辦法，見諸實行。無如法國靳於簽約，要求中國償付庚子賠款，須以二十五法郎合一金鎊為匯率，不以法郎市價為標準。因此特別會議，遲延二載有餘。但在此遲延的期內，英國與列強各國，坐視時機過去，默無一言表示。

距華盛頓會議閉幕約將三載，法國方批准華會條約。關稅特別會議，乃由中國於一九二五年召集，舉行於北京；但未及幾月，即行閉會，徒成一番笑話！當時列強間，對於條件的附加，頗不一致；中國又陷於無政府狀態，無人負責，於是特別會議，遂無結果。但中國海關，仍操於英人總稅務司之手。於是敵人乘機，將此不快的會議，歸咎於英國！目下英政府，已經提出意見：允許將華府會議議決的附加稅，無條件的增加，附稅收入的處置，亦委諸中國當局。可惜此層意見，未及於華會時提出，以省無數糾紛。末以英國各殖民地，尚且享關稅完全自主的權利。印度當歐戰時，甚至將保護關稅，加於由英國進口的貨物。是中國所受關稅上的束縛，理應立即解除，使其稅率，有適當的增加，毫無疑義。但因日本政府，遲遲未允，卒致總稅務司安格聯氏，被斥於中政府。惟此項提議，將來總有效果可見也。

尚有一件重要的讓步，為英政府於一九二二年所決定者，即庚子賠款之退還，擬作為教育事業，或其他雙方有利事業之用。但此項決議，遲遲未見諸實行，則其讓步的價值，亦已減少。

上海會審公堂，在公共租界當局管理之下，

始於一九一一年的革命時期。最近復謀擴充租界，越界築路，凡此皆足以激怒華人，有傷感情。加以會審公堂的管理權，更及於租界內華人與華人間的訴訟事宜。此乃侵犯中國主權，實有背於公理！公共租界有關係的各國，在昔日，並未思及干涉中國司法；但因租界內行政發達，成績卓著，一切事務，有條不紊，遂亦安然進行。至於租界內一切權利，不獨英人享受，即日本，美國及其他外人，亦一律享受。不過英人於租界內行政，稍佔優勢。於是爲英人之敵者，不惜舉所有罪惡，加諸英國。華人住居租界以內，因爲數最多，故負納稅額的最大部分；但未能參與董事會，以代表華人的權利。此亦華人感受痛苦之一點！

以上所舉各項，都爲華人感受痛苦之點。其痛苦的程度，又無不達於極點。所以就個人方面言，外人中頗不乏爲華人所信任者；其實一切華人的心中，都有排外的思想！外國傳教士在華，所享優越地位，無與倫比，所以無論耶教徒，或天主教徒，都爲一般人所反對。英國對於此項特殊問題，自良心上言之，尚未負何等責任。然因華人對於教士的怨恨，足以使排外的感情，激成巨浪。就現在所發生的排外風潮中，有多方面足以令人起不快的回想。從前拳禍勃興的時期，列強聯合反抗；今日德國已失其固有權利，坐視敵人感受困難，當然愉快。俄人則運用其巧妙的手腕，指揮羣衆，激成排外感情，專抗英國！此種排英的空氣，早已漸漸由內部發展；但自表面上觀察，毫無徵象可見，直至一九二五年五月，遂一發不可復遏。凡旅華英人，無一人對於正在醞釀之風潮，如學生界的舉動激烈，稍生疑慮。華人中頭腦稍清者，頗感覺於中國外交的不利，亦不滿意；一般普通人民，又經兵匪擾攘的苦痛，於是有印刷品的散布，報紙的鼓吹，對於中國所受外人的痛苦，鋪張揚厲，到處宣傳。如此種種舉動，凡我英人，絲毫不加措意，尚持其「近視的樂觀主義」以爲華人目的，僅在驅除軍閥而已，過激主義(Bolshevism)或不致存在於中國。

一九二五年「五卅」之役，因上海公共租界慘殺若干學生，及暴動人民，頃刻烈燄飛騰，不可復遏。槍擊學生者，爲英人手下的巡捕；發令開槍的，亦爲英人；加以公共租界內的勢力，英人佔一大部分。於是我們的敵人，將此事的責任，完全諉諸英國；我們的友人，亦極願英國擔負如此重任。後來又加以沙面，萬縣兩案，更使惡意的宣傳，多添若干資料。

凡宅心公正的人士，久明中國情形者，自以上種種抱憾的事實發生後，對於英政府的對華政策，當不致有所非難。英政府抱定和平主見，達於極點。但於目下排外感情激烈之際，欲與中國舉行談判，不以武力爲後盾，則談判將無結果；欲使上海撤防，毫不抵抗，則將鑄成大誤！蓋惟有實足的軍隊，居爲後援，方可使危險程度，稍或減少；若僅恃少數軍隊，不足爲用。至於將來結果如何，前途頗爲黑暗。在目前仇視英人的空氣中，英國商人，能否照漢口所訂條件，實行貿易，不受阻礙，尚爲一大問題。總之：吾人於此，不得不抱憾於目前讓步的表示，未嘗於巴黎和會中爲之；亦未嘗按華會預定政策，

切實力行，致有今日的結果！——沈達時譯

中國人民之要求

鮑蘭爾

亨利鮑爾爾氏(Henri Borel)者，荷蘭現代著作家，亦荷蘭唯一之中國學者也。鮑氏著作宏富，關於東方西方哲學文學等評論尤多，常見荷報，其文筆之明達，見理之透切，最爲彼邦人士所推重。一九〇七年，鮑氏曾爲荷屬印度政府中國事務諮議，屢言中荷利害關係，左袒華人，因被擯斥。回荷以後，從事筆墨生涯，遇中國問題，仍時時發揮其正論，並譯有中國老子等書甚多。本篇中國人民之要求乃登載巴黎新世界雜誌，原文法文，專爲法人而作。此外登載海牙月報者，另有一篇，題曰中國之現狀，內容大致相似，惟與其本國人者，警惕喟歎之處，不覺尤爲沉痛懇切耳。以其命意相同，茲不另譯。　袁惕

下列關於近時熱烈之遠東問題各節，並非供政治家一種精密之觀察，乃專爲一般明察事理，篤信公道，而願就普通立論，明瞭中國事變者而作。近數月來，震撼中國之三問題，治外法權也，過激主義也，排外也，無日不現報端。惟在勤敏之閱者中，恐無一能確知其原因所在。此外中國南北之紛爭，亦盛言不已。然於南北之所以相異者，莫得其眞要。雖然，閱者乃法國公民選舉者，關於上項問題，似不應漠視。蓋今日所發生於中國者，將一一影響於印度支那及荷屬印度。此點荷法之利害關係相同，中國潮流之影響於印度支那者，卽影響於荷屬印度者也。

一經詳加審察，乃知法國於中國辛亥革命之眞義，多所不明，深堪詫異。中國革命之意義，祇在宣布人權 (Droit de l'homme)，而法之一七八九年革命及現今之共和國，亦無非根據於此。且中國先哲孔子及孟子，其影響於中國之革命者甚多，其學說意義，相距雖久，與法國革命人權宣言書中所述者，實相脗合。

茲將最普通之誤會，以南方爲過激者先行糾正之。俄之過激者乘中國紛亂之際，從事宣傳，固屬有之；惟據此卽信爲中國人民，無論南北，將盡成過激，其誤謬之甚，猶以法人之將成爲德人也。本雜誌行將登載描作中國之精神，該篇命意，專在使一班非中國學者，略知中國文化及社會之特性。斯點如能瞭然，中國是否將成過激一層，自不待言。蓋孔子之教，關於家庭國家之信條，深入中國人心，其家庭制度，尊長卑幼，已造成一國家之雛形，在國內成一眞正之一統也。

南北之爭，與過激主義不相牽涉。旨哉辛博森氏(Putnam Weale)之言：南北之爭，由來八百餘年，雖具體不同，要之帝國武力統治與平民共和思想之戰而已。此外南方人與北方人性質之相異，猶如日耳曼人之於拉丁人；中國北方之武力統治觀念，絕類普魯士之統治觀念；中國中南部之與北方之戰，與歐戰時之與德國帝國主義之戰，亦復相類。

此南北之爭，溯源於八百年前韃靼人之侵入長城，而統治中國。其間韃靼之統治雖暫經

純粹中國之明代摧殘殆盡，然後其滿人復入主中華，其武力統治之權，起發於北京。是北方與中南方之戰，乃人民反抗武力統治之運動，來源甚長。而所謂武力統治絕類德之帝國主義，與俄之過激主義毫不牽涉，謹再反復言之。

中國革命孫文爲其精神之主導，初未曾有若何西方之新氣味滲入之也。過去之種種，不欲加以攻擊；實欲將中國以前之制度組織，經元淸兩代嬗變無存者，恢復光大之。故革命之際，孫文而外，孔孟先哲實爲其已故之中堅。至其中有否過激主義之縱跡，奚待置辯？作者友人林某昔爲孫文祕書，而與孫友善。當孫爲臨時總統於南京，有書云：『余等毀滅喪失過去精神之朝代，而在革命破壞堆中，頑根基於先哲之聰明，創造一新建築焉。』是辛亥革命之眞義，一部分乃法革命人權中之最精邃原則，而另一部分乃孔孟社會道德原則中之最仁道者。

茲限於篇幅，不能將袁世凱先欺淸室，復負民國之行爲，一一贅述。惟當袁氏不顧民黨之反抗，解散國會，竊取霸權之時，列強各國非僅以勢力左袒之，復以財政濟其惡而置國民公意於不顧，此存亡危急之時最有關係之事實，願爲閱者道也。至於今日，曩昔所鑄不容寬恕之大錯，已受其應得之懲罰。蓋中國人民固能忍一時之痛，然未嘗須臾遺忘。列強受南方之怨恨，無非其濟惡之報，（尙有其他原因詳後）其心目之中，視列强爲共和國發展之仇敵，不亦宜乎？爲法國着想，中國革命思想之中堅，乃法革命人權自由博愛平等主義，而又合以孔孟社會道德觀念。惜法國會不措意，不使中華民國感慕法國於無已，乃不得已取法於美國焉。雖然，前着雖失，補救尙未爲晚，實作者所厚望也。

一般人每以中國人爲頑固異常，而性好仇外。此種意想在約翰遜 (Sanwel Johnson) 東方宗教一書內，描摹盡致。其實與中國之歷史，完全相反。中國人之與外人發生關係，較任何亞洲民族爲多。千年之前，其邊陲西部直至歐亞交界處。巴帝埃 (Pauthier) 稱法國舊案牘內，發現元仁宗致飛利浦之函件。此外元季有華人游歷羅馬。大彼得曾遣使赴北京，研究中國之政府制度及建築學。此後在韃靼所部一帶，有俄羅斯，匈牙利，佛郎德人居住，而有韃靼人供法國軍隊以盔胄之類。此後數百年中，更有琴諾亞人，比士人，佛尼西人，來往中國，一無梗阻。至所有東方之宗教哲學，無美不收。隣域方言，大都譯漢。如多數之佛經梵語，其原文俱已散佚無存，然漢文之譯品，至今多有保存者。此其明證也。

歐洲方面之侵略，原因於西方彼此之對敵態度，而尤當歸咎於基督教教士之含有政治性質者。蓋中國對於基督教及其信仰，初無仇視之意；惟對於教士之政治行動，例如某某列強意圖開拓侵呑，即屢用教士爲其祕密報告者，則自不能容忍耳。中國以前並未閉關。猶憶乾隆年間，曾有通商之令。康熙時基督教徒備受優待，復膺榮典，幷許其自由講道。嗣教徒中 Jesuites 及 Dominicaius 內訌甚烈，乃受中國人民之驅除焉。

考中國歷來與列強之事故，閱者須知中國人民於此初未或忘。前中國駐美公使伍廷芳在伊利諾大學之演說辭有云：『中國過去之外交種種，不過一方爲毫無哀憫之開釁，一方則作無能爲力之抵抗而已。』諒哉斯言！如悖理之鴉片戰爭，卽其明證也。約翰遜嘗云：『以此侵犯中國之法權，而令商人貿利焉。』蓋鴉片本非中國產，始自英屬印度亞森由東印度公司運往廣州。中國君臣預度鴉片之將不利於中國，曾禁止其販運吸用，然每遭英政府之恫嚇。兩廣總督林則徐致書英政府曰：『祇圖貿利，不惜以人類生命爲犧牲，似應顧念天生仁愛之心，棄絕鴉片。』（一八三九年三月十八日）彼仁愛爲心之總督，理論於基督教之英國基督教皇后之前，以爲外國人民之入英國領土者，須遵守英律，則外人之來華者，亦當同樣遵守華律等語。然終無效果。爲利便鴉片貿易起見，英后遣派兵艦，鴉片之毒，挾之以武力，同時蹂躪地方，殺害居民。卒至訂一八四二年至一八四五年之各條約，而香港遂歸英國。法美兩國旋亦要求鴉片之官賣焉。英法聯軍長驅入天津，訂立一八五八年條約，規定販賣鴉片，豁免一切關稅。當時人民怨憤之心，激爲殘酷，乃加害英法駐軍數人。但英法聯軍報復之酷，至使約翰遜有『文明人之報復，視崇邪教（卽非基督教者）者之恐怖尤爲慘酷』之語。於是有一八六〇年北京之失陷，一九〇〇年復遭第二次失陷，燬滅之慘，雖歐戰時德人之於法比境內，尙未足盡其能事。凡文明國家戰時燬刦情形之可恥可鄙，有如一八六〇年安格聯男爵之於圓明園，一九〇〇年聯軍之於北京者乎？假使戰時，在巴黎則羅佛盧森堡及其他美術博物院，在倫敦則國家博物院，或在意大利荷蘭首都之各大博物院，先爲計劃，然後大施刦掠焉，又當作何感想？古時望達兒蠻民之刦掠羅馬，當亦不較一九〇〇年聯軍之於北京爲尤甚。凡美術珍品，其因限體積不能運載者，則悉行燬滅焉。（閱北京之末日 Cf. Pierre Loti）凡此種種，欲中國人民之一一遺忘，其可得乎？雖然，拳匪亂時之恐怖，作者亦決不爲之諱飾；但列強之報復，亦不爲不惡，不過另具一種形體而已。

列强之侵略中國，猶未已也。藉強迫條約，中國最優之海港盡被剝奪，膠州（現已取回）威海衞，旅順口，大連灣等等，其地名之多，足以震中國國民愛國之心。一如一九一九年前法人之聞說亞爾薩斯勞倫也。

閱者欲稍爲設想治外法權乎？假使在法之都會或城市中，德英意波諸國人雜處其間，如有不法等事，不經法國法官裁判，而歸其本國領事審理，則閱者將大呼悖理矣。然今所實現於中國者，千萬倍加甚焉。更試想在巴黎城中，矗立一萬國砲臺，四圍高壘，屯劄萬國兵士，各國使館在焉，法人如無特許狀，一概不准入內。……凡此俱絲毫不相異，實現於中國之北京，所謂交民巷是也。

更試想在法之大商埠，如隙而堡，亞佛爾，包爾多等處，其城市之大段，滿佈外國空氣；而在所謂租界或公共租界內外國領事等，俱極威尊；在彼市議會中，法國無發言權，致法國之政

治叛逆及其他不法之徒，俱得逍遙於法國警廳法外。閱者恐亦將引為悖理，而嘆為怪事矣。試往上海漢口天津一觀，則知竟有同樣之可恥可憐情形。作者前在上海公園散步，見門首小匾文曰：「犬與華人不准入內。」

準此情形，中國國民愛國心與奮觸發，大呼為奇恥，其可以此讓之乎？

治外法權，最初規定於一八五八年天津條約第十六條內。該約當北京被陷，清帝出奔之後，始行批准。約中規定，凡英人犯法，悉按英律治罪。同樣條款，亦照錄於其他各條約。於是六十年來享治外法權之外人，盈千累萬，遍於全國，間有深入內地，離領館地點一星期路程者。

約二十三年前，上海新訂條約內特別規定：如中國司法改良，即可放棄外人司法權。民國成立，旋制定新法典，司法機關亦加改良，惟列強未踐前言。

雖然中國司法之改良，固未就範，而據一般而論，中國法官對於清廉公正，尚須講究，然在中國國民目光中，治外法權存在，是始終比西人為卑下之明證，是又安得深責中國國民哉？

為答復中國人民之正當要求，此後未久，某列強即遣派兵艦焉。彼時中國人民尚不知新戰術，列強亦不以文明民族視之。

某日本公使與某西方外交官之談話：『當歐洲祇知日本美術出品之時，對於日本之文化，甚加蔑視，逮日本給以能用新戰術之證明，歐洲即變更其論調焉。』Okakura Kakuzo在茶譜一書內，亦稱：『當日本尚知樂享和平之時，西人目為野蠻，待滿洲戰地殺戮盈野，日本始歸入文明國焉。』

凡此情形，中國亦何獨不然？當余等惟知仰慕其文學美術哲學，則視為野蠻卑下；至於今日，中國軍隊稍習新戰術，而亦能殲滅一二隊由兵艦登陸之外兵，則中國將受一般之瞻仰，而得稍稍列入文明國矣。

以中國為野蠻而崇信邪教，此種舛誤，相沿甚久，是不得不歸咎於西方之中國學者。彼等對於中國文化之精邃可貴處，識之太晚。譬如荷蘭特霍洛脫教授在中國宗教制度一書內，始終以中國為野蠻而崇邪教者。

法之中國學者沙畹 (Edovard Chavannes) 及班脫魯而 (Raphaël Petrucci) 意人著述係法文，俱能窺中國文化之高深，惜其不壽，著作未竟，相繼徂謝。

法荷兩國俱係屬地國，除研究中國學與中國文學作品之外，對於其文化之精神，尤宜明瞭。

作者於一九一〇年著述東方之光明 (The New China) 一書內，曾預言中國之革命，并陳述新中國之趨向。

西方列強濟袁氏之惡，摧殘新產生之愛國精神，而於共和思想加以攻擊。今日之紛亂情形，即此種愚昧政策之不良結果也。南方行動無非繼孫文一九一一年被袁氏所破壞革命未竟之業。十五年來備受歐洲日本政策之牽制逼迫，今日南方對於外國之深惡痛恨，豈無因哉？而過去之種種不平侮辱，每作一度之回憶，愈覺其不可忘矣。

茲者中國既給以軍事上價值之明證，而各

列强之利益，曩昔相同者，亦各有輕重矛盾之處。列強情形，實爲狠狽。英國照會內已稱中國對於修改條約之要求自屬正當矣。

本篇對於各條約關稅問題及外交種種，俱不詳及。本篇專爲一般讀者，非供中國學者或外交家而作，謹再聲明。而其目的乃使明瞭中國人民怨望之所由。

本篇結論前，不願遺忘中國人民之最後要求。其細則頗爲複雜，即在管理中國關稅，鹽餘，作爲抵償外債外，中國國民對於外人管理其鐵路，亦怒目而視焉。至此當設想法國之鐵路，假使由意或德管理，又當作何感想。故收回外人管理中國鐵路權，亦在國民黨計劃中。

至中國此種情形，其影響結果如何，蓋全繫乎外交進而言之，此亦非作者之事。蓋作者祇知從公道人道上着想也。雖然，如外交政策，一日不將上述之感想通盤計及，其困難將發生無已，所差者不過在遲早斷續之間，而影響必及於法荷之屬地，可無疑也。法國現佔國際上極重要之地位，而歐洲實仰食其自由之福。荷蘭關於屬地之名譽無可疑義，當博得一前途遠大國家之永久感慕機會，其在斯乎？如常憶伍廷芳公使之言，不難如願以償也。其言曰：

『文化史上又當多添一篇東方西方合作歷史。自今以後，鬬去嫉妬，破除成見。互濟互助，攜手同行。非謀權力之擴張，志在和平之勝利。共仇攻伐，惟大道之是趨；協力殲除，爲人權而奮鬬……』——袁　惕譯

中國眞正之危機

杜　威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院教授杜威博士於四月二十七日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週刊上發表論文一篇題爲中國眞正之危機（T e Real Chinese Cri-es）全文共分八段，對於北京政府之衰弱，中國民族主義之發展以及中美關係之改正皆有所論列；而尤所注重者則以外人對華偏見視爲中外衝突之所由起而即以此爲中國眞正之危機，其言實具至理。茲特爲介紹如下。　記者

作者於題中「眞」字甚願特加注意。各報連篇累牘所搜載者，如外人之被害，房屋之搶掠，保障之動搖，以致外人羣集於少數口岸，且有人警告外人離去此種戰雲瀰漫內爭不已之中國者。凡此種種，皆表面之危機也。然在此等所聞所見之各種謠傳，在明達者之眼光中，卻見得中國正在經過其國事之重要關頭也。凡此閃爍其辭之宣傳，其全部意義爲直接反抗民族運動及其武力，而同時對於北軍之行動，則往往加以諒解。試問其故何在？

余以爲査知中國時局眞相之最直接方法，即須問寧案中殺掠之事，果爲敗退之北方軍隊所爲，則新聞之論調又將如何？果經證明寧案爲北軍所爲，則一般宣傳人對此事必置諸不聞不問之列；則將認爲內戰時之不幸事件；則可託言爲敗兵退卻時不易約束之現相；則在相當時間對北京政府提出賠償之要求；但上海倫敦對於共同干涉及封鎖中國口岸之請求，亦爲必無之事矣。換言之，即無人要求美國與廣東合作，而反抗北方也。新聞既有與民族主義者反對之色彩，其利於北方自不待言。夫研究中國時局眞相，而能否認此語者，末之

有也。其故安在？在傳達消息之以二重方法，故眞相不明矣。若北京政府果足代表完整之國家與非法叛徒對抗，則事屬簡單，吾人亦易分解；若北京果有鞏固政府，足以維持秩序，擁有公意的及合法的之威權，則吾人對此二重之宣傳亦能了解；若北軍大體上有較好之紀律，行動較有規則，吾人亦能諒解。然事實方面：北京也，政府也，北軍也，全與上述者相反。

以余所見者言之，任何軍閥擁有政權之時，北京政府必為其傀儡，受其玩弄。此事實不自今日始。余曾一次親見總統與總理對於某將領大發雷霆，下討伐令，責其賣國之罪；且懸重金購其頭顱。曾幾何時，而又收回成命，將同樣處分反加諸原來擁有政權之軍閥。余初至北京時，聞美國公使芮恩施云：果無列強之承認，北京政府將不能支持一月。余當時以此語為奇異；然為期不久，便覺所言誠不誣也。因北京政府對於國事大體上毫無威權，而擁護政府之人，則可截留國稅供各人練兵以備各人之用。

故吾人所得消息，其論調所以偏袒北軍者，因傳達消息者，而不同情於中國唯一之事實。唯一之事實者，即中國已發生一種新情勢。新情勢為何？乃國民政府代表國民運動，而中國任何國民運動，在此環境內，不能不排外，不能不反抗外人因舊條約所享之特權。工商中心如滬漢等處之外人，其反對革命運動毫不足奇。惟彼等之反對，初匪純粹出於經濟上之理由；美國在華經濟之得失不大，然各大城之美人，除傳教外，大體上皆與英人思想相同。而此種思想，則盛行於外人俱樂部，即多數外國新聞記者，吸收思想與採集新聞之地也。外人生活之全部，全為單方利益之舊時代造成之環境所同化，對於似極鞏固之舊制度，見其根本忽為動搖，已殊覺不安。因之中外衝突起矣。中國所遇之事實在此，眞正危機亦在此。中國之民權已澎起，正在造成一合乎近代思想之新國家，而吾人尚懵懵然無所覺察也。

欲於此新局勢之內有所覺察，則冷靜之頭腦，識別之能力，同情之態度，三者缺一不可。在一般受新制度之直接影響者，因不同情於新制度，則以為國民運動全屬排外，亦屬當然之理；然遠處異地之吾人，既不感受直接紛擾，固應以清楚之眼光，認定中國時局內之排外一點，純為國內大革命之一種外表現像而已。以四萬萬人口之衆，面積宛如大洲，此種國家由中古式之團結，變為近代式之國家，而無大犧牲者，為不可能之事。此種變動之準備，已有十年之久，至今方有顯著的促至緊急關頭之表現。吾人若不注意中國此種事實，對於中國事變而能了解者，未之有也。

日前收到中國某教會學校美教員私函，此人之家庭，與其個人之財產，曾被搶掠，其事業亦停頓不能進行，然其函內卻謂：『民族主義者，並無錯誤。在華外人均為舊制度所拘束，而此種制度，則為文明之新中國所必欲廢止者也。華人力謀破壞此種舊組織之時，不能分辨孰為保有此種舊制度之人，吾人自不能因此而自鳴不平。』此種寬大遠見之態度，自不能為遇難之人所同有；然吾人之未受痛苦者，須

知其言實包含中國全局之基本要點。在余所言者，無非將某君之語意加以擴充耳。

惟謂國民主義者武力之勝利，甚至將來得佔北京，卽爲改革之已告功者，余並無此種感想。使中國能造成一近代國家，其全部事業必賴數代之努力方可；然吾人亦深幸得親見此項變化之實現，其結果如能成功必爲世界史中之緊要關鍵。歷史上可與中國將來時局相提並論者甚鮮，當代恐無其例，卽世界大戰，亦不堪與之比擬。余之因地域觀念及種族成見發此語者，或不爲智者所取；然對於世界之每次大變動，不因表面上五光十色之現相而受蒙蔽，致不能了解眞像者實在少數。然一至該運動所發生之結果爲歷史之眼光所覺察時，則人口衆多之亞洲其生活之變遷至少可與歐洲由中古文化至近代文化至過渡時代有同等重要之意義。此點之可證明此事對於數千外人之特權，大英帝國之管轄印度，及其他彰明較著之事實之關係，不過如一卷書中之段落。對於現代事件具有遠力之眼光頗爲不易，然若無此種眼光，吾人對於中國事件，只能認爲聲音與忿怒及感情之混亂而已。其結果不僅爲知識方面之不幸，而實際上亦有危險，因此種結果可以造成一種心情，使種族成見及巧妙宣傳有惡劣活動之機會。美國歷來對於中國之好感，已有損害危險，如中國再有他種不便利之事件發生，則足可使美國根據因誤解而起之感情作用而輔助與美國歷史上及利益相反之歐洲政策云云。

——錄盛京時報——

日本出兵山東之用意

須賀正俊

日本最近出兵山東，藉口護僑，夫人而知其爲僞託；實則彼固別有目的所在。茲篇爲日人須賀正俊所著，原名由青島爲中心關於山東之經濟發展策。吾人讀此，可知日本野心所在，實在暗助殘餘軍閥以謀奪取直魯晉豫各省之富源，故不憚以武力侵略與經濟侵略同時並進也。　記者

天與之工業的優越條件

天產，農業牧畜凡百原料，出產豐富自給自足者，中國也；寶藏燃料，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者，中國也；消耗無數各種製品者，中國也；早應勃興工業，雄飛世界，而今工業之進步遲遲者何也？無他，交通機關不全，資本缺乏，科學之技能不熟所致耳。若逐漸補充其不備之點，妥加施設，則中國一變而爲大工業國之日期，可立而待也。今也，活動之機運漸熟，因受政局不安之影響，不能急進，若大亂平定，勢若決河之工業勃興時代到來，現已明瞭矣。

其中山東之將來，亦可爲中國之工業區，雄飛其間。蓋由濟南鐵道西漸，則直隸河南之一部及山西方面出產豐饒之工業原料，運輸入境，並非難事。燃料之煤炭，境內出產固不必論；卽仰給於山西，亦無不可。況年年春秋往來於滿州等處之苦力達數十萬之多。其勞力豐富之點，決非他處所可比也。卽就工業用水亦無不便，而其中古今著名濟南地下水式水流，隨前段條件爲可以成就工業王國濟南之一大

要素。由斯觀之，山東有先天的工業地之使命。今鄉土地勢磽而且人煙稠密，生活窮苦；欲望復活之日，卽爲將來全省之內工場林立，黑煙蔽空機械聲響，到處皆是之時也。

上述各理欲求其實際活用，第一爲完成延長線，第二爲集査採煤，第三爲完成青島港之設備。

就於第三點，可否將青島對岸海西半島之一部，備築爲煤之專用港，以備大規模輸出之用。在過渡條件，將大港四方間之海岸塡埋作一大貯煤場，新設爲煤炭專用碼頭，如斯則青島可稱爲名實相符有數之煤炭輸出港，不僅煤船往來，卽長途航海之貨客船隻，亦必來此接濟煤水。則直接間接貿易上必有一番之起色。青島之存在，由山西煤田受有價値之保障，則大青島建設之理想，隨該煤田之發展，亦可以成其大半矣。

青島與煤炭之關係，鄙人着眼於山西煤田；而目前山東省內之淄川，博山坊子等處，以及章邱，新泰等處，有幾多未採之煤田，其埋煤之量可有十餘億噸，既設之運輸機關，整理完備，則開發之發展，可立而待。吾等爲百年長計，以開發山西煤田爲重大。一面發達助長山東省內之礦業爲大理想階梯之事，亦爲急務。欲副要望之道，卽爲魯大公司應積極確立經營方針。魯大公司之積極經營，其最重者，爲俟日本方面出資者之理解與其勇斷。現據日僑對於該公司之批評大意，以該公司受日本政府破格之恩典，因而出資者日本方面之有力資本家，動將國家之使命置於腦後，而專謀其個位之營業，故公司之進步前途無積極之發展，此衆口一致之批評也。吾人深爲代表國族資本家之面目惜；但願今後行動，勿爲一般批評者言中也可。

山西大煤田及青島之位置

政治的世界神祕之中國，在地殼上僅一部分，而畢竟不失爲神祕領域。開闢以來，地下埋藏之礦產物種類，其數量仍爲極大自然之神祕；僅由學者之腦所推定之尨大數目，見者徒覺驚嘩而已，其中煤炭埋藏數量約足八千億噸。其中八成五分，卽六千八百億噸，認爲青島勢力範圍之內，山西大煤田所占之區，按其額數計算，足當世界埋藏量之一成。壯哉中國之天產，偉哉山西之富源！

日本埋藏煤量，較之中國不過九牛之一毛。領土以內及在吾人經濟勢力之下所產額數，不出一百億噸。將來日本工業發達，國民生活向上，煤炭消費逐日見多，今後不待半世紀，必全成灰燼。祖國既無天惠，煤荒及工業衰微之警鐘，震人耳鼓，窮迫之勢，亦必不免。預防之法，至爲重要。其對策，應以人智發達發明豐富燃料及動力以代煤炭，方可有濟；至於消極方法，延長礦業生命，將國內礦區由國家統制之下，勿使濫採；一面多半仰給於中國，以調節需要供給。由國防上見解，爲備國家不測之變，不得不注意及此。

日本需要之煤炭，將來仰給中國之時，其供給之本源，卽爲山西煤田。山西煤田，對日本供給之主要使命，卽爲應使有根本開發之機運。

然所謂寶藏無窮之山西炭田將來運往日本，以及東亞各市場果由何港爲最便及適合一切之條件乎？鄙人前曾指山西煤田爲在青島勢力範圍之內，卽其根據。青島幾年或幾十年，可以山西煤田爲背景之東洋之惟一煤港，由地勢上判斷，有明白之結論。且信青島之優良港口，非他處所能及。總之日本缺煤之區，早晚與山西處女煤田結不解之緣，使之開發，由青島爲媒介價廉物美，爲早應注意之海外市場。

由以上之見地言，注意山東經濟發展策，助成發達既設之工廠，創立新規工業，爲當然之事。而就其中令人難以看過者，爲由青島濟南鐵路沿線之製造工業。按近代科學的設備，比較的有豐富資本之事業中，完全華人經營者爲數寥寥，多半由日人出資經營。略舉一二：如四方滄口之紡製事業，以及製油製絲，火柴，製粉，草紙，蛋粉，窰業，骨粉，肥皂等等，皆由日人經營。由斯言之，將來山東工業之發展，必賴我日本同胞之力，彼華人之原料與勞力，日人之資本與技術，有相通合力爲一，必可以久佔山東經濟之命脈。亦吾人所應記憶者也。

近來工潮時起，吸收外資上難免不有令人卻步之觀；但平心細察彼等之行動，不過一時被共產派政略手段利用而已。在勞動者本身思想上無何等根底，斯種惡風不至於無條件而瀰漫全國，危及一般工業界；卽在南方，時局平定，官廳取締有方，則罷工風潮自可平熄；但一面順時勢之推移，對於彼等之自覺，亦不能置之於腦後；彼等自覺爲希求彼等提高生活，對於自身之勞力，要求正當報酬，亦爲自然之趨勢。要之總視其操作而與以報酬，若徒以工潮時起，躊足不前之資本家未免慮之太周矣。

山東工業勃興之期，卽在延長線完成之時。且今後產生之各種工業集散原料及製造品之青島，亦可進而於濟南爲經營之中心地。然則如何工業爲將來適合時代之要求而能發達乎？若將山東省內及其經濟範圍之內，所產出之原料，加工製造集散可也。卽原料仰給於地方，出品銷路求之於此地者，亦皆工業的企畫之對象也。

如以省內主要產物，落花生爲原料之製油工業，或供給力豐富之膠州灣之鹽而起曹達工業，及以此爲基礎之各種化學工業，並製糖，製絲，製藥，製煙等等，不勝其數，而其中多爲識者所注意也；卽引金嶺鎮並山西省內之鐵礦石，在青島成一大製鐵所，並經營造船所，爲發達大規模之工業供給電力；在淄川或章邱煤礦區域，建一大發電所，皆在意中之事。理想遠大，卽近空論；但以上所述，爲可成之事，非空論也。

——錄上海商報——



王靜安先生傳

徐中舒

靜安先生自沈於北京頤和園之昆明湖，遺囑有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其自沈之志極爲明顯。先是長沙葉德輝，武昌王葆生，均以宿學爲暴徒槍殺於湘鄂。及奉軍戰敗於河南，北京震恐，以爲革命軍旦夕卽至。其平昔與黨人政見不合者，皆相率引避。先生本爲一精深謹嚴之學者，而晚年篤守儒家經義，尚自編髮，自矢爲清室遺民。至是亦恐不能見容於黨人；又深鑑於葉王等之被執受辱，遂於民國十六年六月二日憤而自沈云。

先生之死，雖由於國內政爭勢力之消長；而實爲世界學術上莫大之損失。當先生自沈之前，漢堡中國文學教授德人顏復禮，奉其政府之命，擬聘先生爲東方學術研究會名譽會員，介上虞羅振常氏爲之先容；書未發而先生死，惜哉。

先生死後，門人程憬，余永梁，楊筠如等，會於廈門，擬創靜安學會，以爲先生永久紀念。而東方雜誌又於本號特闢一欄，刊布紀念先生之文字；而徵文於余。竊以東方此舉，應有二義。昔桓譚有言：『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先生之書雖爲世所推重，其名節尤非揚子雲之徒所得倫比；然先生之學，精深謹嚴，亦非人人所能瞭解：故能眞知先生者亦不數見。而常人賤近貴遠，其對於當代學者之仰慕，又遠不及其低徊嚮往於乾嘉大師之深至；則先生之足以令人感歎興起者，正有待於通俗文字之傳布。此一義也。先生之考古學實由於新材料之發現。在今日尚在開創之期。先生嘗論殷虛甲骨文字曰：『此學中所可研究發明之處尚多，不能不有待於後此之努力也。』繼今以往，使國人咸知先生治學之方，於以發揚先生未竟之學。此又一義也。故此舉與今後國內學術之興替，關係至鉅。

余從先生游，爲日甚淺。當余草此傳之先，訪先生遺事於上虞羅振常氏。振常字子經，振玉之弟，而先生之摯友也。與先生過從甚久，重以婚姻。於先生之死，哭之甚痛。當其述先生遺事時，燈下手自疏記。又恐或有遺

忘，隨卽作書詢其兄振玉並爲訪山陰樊炳清氏。炳清字亢甫，或署抗父，先生之同學友，前在本誌曾撰最近二十年中國舊學之進步一文（曾收入東方文庫）將先生之學爲系統之說明，讀者當能憶之。振常據樊氏之言，爲作先生事略一篇。嗣又手錄先生所撰自序見惠，及天津書至，又得其兄所撰先生傳，先生軼事，及先生箸述目錄。至是關於先生之身世事蹟略備，乃更刺舉先生箸述，編爲簡略之行歷。屬稿未就，適小病月餘。友人方閭元更爲增輯，成年譜一卷。余之所以能爲先生作傳者，皆羅氏樊氏方氏四家之力也。書此以誌感謝，兼誌本傳材料之所自。

先生姓王氏，諱國維，字靜安，亦字伯隅，號觀堂亦曰永觀。清光緒三年（西一八七七）生於浙江之海寧。其先河南開封人也。當北宋時，有王珪，王光祖，王稟者，三世再死國難。及宋室南渡，稟之子有王荀，王蕰者，扈從高宗南下，遂世爲海寧人。先生生而通敏。家故中人產，一歲所入，足以給衣食；藏書五六篋，足以供瀏覽。海寧雖僻在海隅，無通德鉅儒爲之獎掖；而先生弱冠能文之名，自已噪於鄉里。父乃譽爲清諸生，善畫，能仿錢叔美之作，嘗參溧陽幕，値洪楊之亂，乃棄幕就賈。後此先生治文學，美學，議論風采度越前人，固由於西洋學說爲之啓發，要亦得於其父之遺澤爲多。

先生十六歲時，見人讀漢書而悅之。乃以幼時所儲錢萬，購前四史於杭州。蓋先生幼時既好瀏覽，而此時更具選擇之力。先生嘗自謂平生讀書自是始。時先生方治舉業，爲秀才，肄業於杭州崇文書院。於儒家學說，初無信仰。十三經注疏，至爲先生少年不喜之書。然先生亦以不受一家學說之牢籠，故其卒能大底於成也。

甲午之役，和議告成。先生目覩國勢陵替，慨然有所感發。時人方爭言變法，而先生亦欲自奮於新學。顧以家貧，不能以貲供游學；居恆怏怏不樂。其後兩應鄉試不中程，遂絕舉業不爲。

先生二十有二歲時，始來上海，爲時務報司書記校讎之事，所得至微。然先生此行，實爲平生事業發端之始。時上虞羅振玉氏方創農學社於上海，迻譯東西各國農學書報，以乏譯才，乃以私貲設東方學社於上海之梅福里；而龜甲獸骨文字，亦以是年出土於河南安陽縣之小屯。先生之入東方學社也，請於館主汪康年氏，日以午後三小時往學，聽講之外，絕少自修之暇，先生深爲苦之。時學社僅有學生六人，羅氏初亦未知先生，後於同舍生扇頭讀先生詠史絕句云：『千秋壯觀君知否，黑海西頭望大秦；』乃大異之。是年六月先生病足歸里。及病愈來滬，則時務報館業已封閉。羅氏乃使先生治社中庶務，而免其各費。先生於是始得專力於學。

先生在東文學社從日人藤田豐八田岡佐代治學，凡兩年有半。田岡君文集中有引康德叔本華之哲學者，先生見而深喜之。顧以文字暌隔，不能通其讀，乎引爲終身憾事。然次年社中卽兼授數學，物理，化學，英文等科。及庚子之亂，學社解散。時先生方畢第三讀本，乃購第四，第五讀本，歸里自習之。日盡一二課，必以能解爲度。及北亂稍定，羅氏乃助以貲，俾

留學於日本。先生至則從藤田君勸，擬專修理科。乃以晝習英文，夜至物理學校習數學。留東京四五月，而脚氣病作，遂以是夏歸國。時盛宣懷氏爲南洋公學監督，設分校於虹口之謙吉里，羅氏爲校長，先生亦爲校之執事；暇卽從藤田君習英文，兼爲羅氏編譯農學報教育世界雜誌，並爲社論者數年。

先生體素羸弱，性復憂鬱，人生之問題，日往復於心中；於是始決從事於哲學。初讀巴爾善之哲學概論，文德爾彭之哲學史，皆取日文譯本參較並觀，因得通其大略。光緒二十八年，羅氏任湖北農務學堂監督，先生往從之，爲譯述講義，及農學書。次年春，羅氏有粵東之行，乃薦先生於南通師範學堂，主講哲學，論理，心理諸學。是年先生始讀康德之純理批評，至先天分析論，幾全不可解。乃改讀叔本華之書，而大好之。又次年羅氏任蘇州師範學堂監督，先生亦移其講席於蘇，主講社會，論理，心理諸學。是年仍治叔氏書，凡寢饋於叔氏者，兩年之間，無日或離。所著有叔本華與尼采諸文，其紅樓夢批評亦本叔氏之論，而叔氏書中康德之批評一文又爲先生通康德哲學之關鍵。嗣是更用力於康德之純理批評，而兼及其倫理學美學。及光緒三十三年，從事第四次之研究，則窒礙更少，且自覺向日窒礙之處，皆其說之不可持者。於是益推論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蓋先生此時對於哲學，已漸有厭倦之情矣。同時又因塡詞之成功，乃漸移其嗜好於文學；而欲於文學中求直接之慰藉。嘗自以爲欲爲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爲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以故徘徊於文學哲學二途，而莫能自決。最後終因塡詞之成功，而有志於戲曲。先生以爲『吾國文學之最不振者莫戲曲若。元之雜劇，明之傳奇，存於今日者尙以百數，其中文字雖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結構，雖欲不謂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國朝之作者，雖略有進步，然比諸西洋之名劇，尙不能以道里計。此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獨有志乎是也。』居蘇州凡三年，有靜安文集人間詞甲乙稿之刻。先生此時治學，大抵浸淫於西洋學說，譯述居多。卽自創者，亦帶西洋色彩，非議遜仁義，祇祺孔孟程朱而不顧。其論文學，亦重自然而薄雕琢，尙意境而羞堆砌。於詞則喜五代與北宋諸大家之作。南宋而後，鮮有當意者。尤痛詆夢窗玉田，至謂夢窗砌字，玉田壘句，一雕琢，一敷衍，其病不同，而同歸於淺薄。六百年來，詞之不振，實自此始。

光緒三十四年，先生隨羅氏入京，任學部總務司行走，歷充圖書館編譯，名詞館協修，京師大學堂農科教習，迄於辛亥，此四年間仍專治詞曲。有人間詞話，淸眞先生遺事，曲錄，戲曲考源，宋大曲考，優語錄，古劇脚色考，曲調源流表諸作，並爲世所推重。而宋元戲曲史亦屬稿於此時。先生之於元曲，頗盛稱其通俗自然。其論元雜劇之文章曰：『元曲之佳處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學無不以自然勝，而莫著於元曲。蓋元劇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學問也。其作劇也，非有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興之所至，爲之以自娛娛人：關白之拙劣所不問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諱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顧也。彼但摹寫其胸

中之感想與時代之情狀；而眞摯之理，與秀傑之氣，時流露於其間。故謂元曲爲最自然之文學，無不可也。』其推挹如此。先生此種主張，固與論詞同受西洋文學之影響；然先生之治元曲實能絕去依傍，自立門戶。先生作宋元劇曲史序言之極爲眞切。其言曰：『此書凡諸材料，皆余所蒐集。其所說明，亦大抵余所創獲也。世之爲此學者自余始。其所貢獻於此學者，亦以此書爲多。非吾輩才力過於古人，實以古人未嘗爲此學也。』蓋先生此時已漸能脫去譯述而爲自創之時期矣。

辛亥之役，羅氏避地東渡，先生亦攜家相從，寓日本之東京。羅氏痛清室之淪亡，於西洋學說尤嫉恨之。至是乃欲以保存舊文化之責自任，且勸先生專治國學。先生乃大爲感動，遽取前所印靜安文集盡焚之。故先生是年作詩送日本狩野博士云：『我亦半生苦泛濫，異同堅白隨所攻；多更憂患閱陵谷，始知斯道齊衡嵩。』先是先生館於羅氏，從問小學訓詁之事，因自購江氏漢學師承記讀之，欲於此求修學之方。羅氏謂江氏論學多偏駁，不足師法，乃贈以顧亭林，戴東原，段懋堂，錢竹汀，汪容甫，高郵二王，諸家之書，以爲欲治國學，當於此求之，時先生方從事哲學，文學，未遑專力於此。至是始盡棄前學，專意經史。先治三禮，次及諸經，日讀注疏盡數卷。又旁治古文字聲韻之學。盡觀羅氏大雲書庫藏書五十萬卷，古器物銘識拓本數千通，古彝器及他古器物千餘品，與羅氏商訂考核無暇日。蓋先生畢生唯此時爲學最力，進功亦最猛。居東凡五年先於羅氏歸國一年。所著有齊魯封泥集存，宋代金文著錄表，國朝金文著錄表，

簡牘檢署考。又與羅氏合撰流沙墜簡考釋，其中審釋文字由羅氏；而考證史事則多出先生；後此先生治西北地理，元代掌故，皆由此發其端也。先生歸國復居上海，爲英人哈同編輯廣倉學宭學術叢編雜誌，凡兩年。嗣任倉聖明聖大學教授，並編觀烏程蔣氏藏書，爲編書目。先生著述自此乃益富。而殷卜辭中所見先王先公考及續考，皆作於此時。先生既於殷虛骨甲文字，發見王亥，王恆之名，復據山海經竹書紀年楚詞天問呂氏春秋中之古代傳說，於荒唐之神話中，求歷史之事實。更由甲骨斷片中，發見上甲以下六代之世系，與史記紀，表，頗殊，我國古史於此遂得地下材料，爲兩重之證明。此惟於先生著作中，始得見之。先生又從殷之祀典，世系，以證嫡庶之制，始於周之初葉。由是對於周之宗法，喪服，及封子弟，尊王室之制，爲有系統之說明，成殷周制度論，義據精深，方法縝密，極考證家之能事。樊氏謂『其書雖寥寥二十葉，實近世經史二學第一篇大文字也。』先生居滬八年，辛酉乃取前所刊論文，删繁挹萃，益以未刊諸作，爲觀堂集林二十卷。凡重要著作，皆入其中。烏程蔣汝藻氏爲之精印行世。且爲之序曰：『君書才厚數寸，在近世諸家中，著書不爲多，然新得之多未有如君書者也。蓋先生於乾，嘉，以來紙上之舊學及近時出土之新材料，皆確能探其根本，觀其會通，而數千年來未決之問題，如周書洛誥，顧命，之典制，鬼方，玁狁，之地理，明堂寢廟之制度，以及古文字聲韻之種種問題，先生均一一予以解釋。其大要皆能補前人之所未備，發前人之所未發。至於前人所已言者，先生從不蹈其半語隻字。先生書胡氏

西京博士考張氏兩漢博士考後曰：『思二家之書，如可取者；則但以余所研鑽者附二書之後補其未備足矣。』先生治學之態度如此。後此先生又爲余等言：『宋濂等所修元史，材料容有未備，大體初非不善；柯氏新元史體例未必勝於原著，但取新材料補其未備足矣。若必另修一史，以掩原著，則不必也。』先生此意極爲平允，眞吾人所應取法者也。

民國十二年先生以蒙古升允氏薦入清宮，任職南書房行走。越歲奉直戰起，馮玉祥氏迴師入都，廢帝被逐，匿日本公使館。先生大憤，屢欲自殺；爲家人嚴視得免。嗣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聘先生爲校外通信導師。又明年秋，北京清華學校研究院聘先生爲教授。先生在研究院講演古史新證，尚書，儀禮，說文解字四門，極得學生信仰。先生此時對於古史，已有成熟之見解。其古史新證乃增損殷卜辭中所見先王先公考，續考，殷周制度論，諸篇而成。凡前後之不足持者，至是皆刊削淨盡。先生謂古史中惟世本史記所載，夏殷歷史，爲既經證明之實錄。至今古文尚書中之虞夏書，及商書之湯誓篇，以古代語言文字論之，皆當斷爲後人追述緣飾之言。但史料缺乏，今亦不能深考耳。先生在清華學校研究院兩年，專治西北地理，元代掌故。研究院爲刻蒙古史料校注四種。先生又裒辛酉以後所作爲觀堂集林補編。先生歿後羅氏取其遺稿，將爲之印行云。

先生享年五十有一歲。夫人莫氏，生子三：潛明，高明，貞明。繼室潘氏，生子三：紀明，慈明，登明，女子子二。孫一慶端。潛明先先生一年卒，羅氏壻也。高明今任職上海郵務局。貞明以下皆年幼就學。先生質樸少華，寡言笑，不事交遊。其初也，羅氏爲刻其著作，力爲揄揚。及先生自日本返國著述既富，創解尤多，又得學術叢編爲之刊布；於是名乃大著，遠播歐西日本。及先生之歿，凡海內外學者，無不深爲痛惜焉。

徐中舒曰：『先生少年於學，自待甚高。其靜安文集中稱叔本華天才之說，殆引以自況者歟？雖然，先生之得於天者，既優厚矣；假其不善養之，持之以不息，則亦一廢田耳。晚近生活爲變至劇，可羨之物愈多，則事蓄之貲愈艱；其足以隳人天才，視洪鑪大冶，爲尤烈焉。先生獨能屏百嗜好，數變其學，以大底於成，此非大勇卓越之人不能。其後自沈而死，亦當以此。先生之死，在儒家義法，以爲先生之足以垂後，令人興感者：其死事猶遠過於其學也。今不具論，獨論其學。大抵先生爲學次第可分四期。二十二以前居海寧本籍，治舉子業，兼治駢散文，是爲第一期。二十二以後，旅居上海，武昌，通州，蘇州。八九年間，先治東西文字，繼治西洋哲學，文學。年壯氣盛，少所許與；顧獨好叔本華。嘗借其言以抨擊儒家之學，爲論至廉悍。其後亦治詩詞，於詞尤自負在北宋諸家之間，南宋以下，不足論矣。是爲第二期。三十一至三十六。五年之間，居北京，專治詞曲，標自然，意境，二義，其說極透徹精闢。在我國文學史認識通俗文學之價值，當自先生始。是爲第三期。三十六以後，隨羅氏居東京，盡棄前學，專治經史。蓋先生此時爲學，已入自創時代。故雖由西洋學說以返求於我國經典，而卒能不爲經典所束縛。此時學術最大之新發見有五：一曰殷虛甲骨文字；二曰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簡牘；三曰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書卷軸；

四曰內閣大庫之書籍檔案；五曰中國境內之古外族遺文。物旣需人而明，人亦需物而彰；而先生適當其時而治其學，於是先生經史之學，遂成從古未有之盛。是爲第四期。先生有言：『說文之學，至金壇段氏而洞其奧；古韻之學，經江戴諸氏，至曲阜孔氏高郵王氏，而盡其微，而王氏父子，棲霞郝氏復運用之，於是訓詁之學大明——使世無所謂古文者，謂小學至此觀止焉可矣；』蓋旣有新發見，卽應有新學問也。先生自日本歸國，居上海北京，皆治此新發見之材料。晚年治西北地理，元代掌故尤勤。使假其年，則其所詣未必卽止於此，是亦世界學術上之不幸也已。』

十六，七，二八，脫稿。

介紹文學週報王國維先生追悼專號

悼王靜安先生	顧頡剛
靜安先生與古文字學	徐中舒
追悼一個文字學的革命者——王靜安先生	周予同
王國維先生整理中國戲曲的成績	賀昌羣
關於王靜安先生逝世的史料	陳乃乾
追憶王靜安先生	徐中舒
王靜安先生致死的眞因	史達
關於王靜安的死	陸侃

本期零售大洋一角上海開明書店出版

歐洲近代三大批評學者（一）

——聖博甫——（Sainte Beuve）

朱孟實

這三篇文章是在一年前讀聖博甫，安諾德，和克羅齊諸人著作時做成的。原擬儲爲別用。惟近來興趣漸移到別方面去。從前計劃，暫須擱置。因爲上列三人可以代表法英意三國文藝批評的中心潮流，所以現在介紹給讀者。

以聖博甫氏表法國批評學者，以克羅齊代表意大利批評學者，大概沒有人反對。安諾德在英國批評界的地位自然也很高，可是拿他來代表英國批評學者，或許不甚妥當。論理，考老芮齊（Coleridge）應佔優先權。我所以取安諾德不取考老芮齊者，以安諾德的主張能超過文學範圍而涉及孕育文學的思潮。考老芮齊雖湛深，而他所着眼的偏於英國文學。這雖不是他的缺點，祇是介紹給中國讀者，恐怕不生多大影響。因爲同樣理由，我沒有選德國的萊森（Lessing）。他在近代文學批評界中所佔位置甚重要。祇是他所談的偏重於希臘文藝，也難使一般中國讀者發生興味的。我希望讀者特別留意最後一篇。克羅齊是現代歐洲美學界的泰斗，凡是研究文學或美術的人沒有讀過他的著作，總不免是一大缺陷。

孟實附識。

十九世紀的初葉，浪漫主義風行於全歐，文學風格遂因之大變。單就法國說，在這個新運動中建樹最大：在詩爲囂俄（Victor Hugo），在小說爲巴薩克（Balzac），在文學批評爲聖博甫（Sainte Beuve）。這三人在近代法國文學上所生的影響都不相上下。但就今日說，浪漫主義已流爲寫實主義，囂俄與巴薩克的勢力可以說是過去了，而聖博甫依然是歐洲批評界的泰斗。他是近代改進文學批評的始祖。從他起，文學批評纔成爲專門學問，纔與創作並重；從他起，批評纔脫離古典主義的羈罶，由評判的，主觀的，講義法的變而爲歷史的，心理的，欣賞的和表現的。我們可以說，文學批評在十九世以前是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與浩越司（Horace）的世界，在十九世紀以後，是考老芮齊（Coleridge）和聖博甫一般人的世界。但是考老芮齊的文學傳記（Biographia Literaria）還是偏於談玄理，到聖博甫纔開始用歷史的方法研究個別作品。亞里斯多德的詩學（Poetics）以後，批評界

最有影響的傑作大約要算是聖博甫的星期一談話了。

聖博甫的批評著作有五十巨册之多，單是星期一談話也有二十八册。他的位置既如此其重要，而他的著作又如此其浩瀚，如今我來以小篇幅了結偌大一個作者，豈非難事？這卻不難。別人對於文學都有門戶，都有主義，你須得去理淵源，釋同異。聖博甫博大精深，任何主義他都能了解，任何主義都沒有使他爲之所囿。他自己說過：「我不讓任何學派說我是他們中間的一個。」他所以異乎常人的祗是他的訓練，他的態度和他的方法。爲明瞭這幾點起見，我們須略知他的身世。

聖博甫生於一八〇四年。他的父親頗好文學，在他出世先兩月就去世了。他的外祖母是英國人。他早受母教，所以愛讀英國抒情詩，對於考泡（Cowper）和華茲華司（Wordsworth）尤其景仰。他少年時最大的野心是成一個詩人。論天資興趣，他都最近於文學。但是他知道想在文學方面有成就，科學訓練亦斷不可少。所以他費去五年的功夫去專門學醫，並且在醫院裏實習過。後來他雖改業從事於文學，而醫學的訓練仍給不少幫助。他自己後來在議院裏說過，他的哲學的精神，錙銖必較的心習，和推闡入微的方法，都是從醫學方面而得來的。

批評學在法國特別發達，固然由於法國民性，銳於審美，而與新聞事業的特性也不無關係。世界各國報章雜誌多偏重新聞，而法國報章雜誌則特重視文藝。這種風氣也從聖博甫時代纔開始。現代歐洲文學雜誌推法國兩世界（Deux Mondes）爲第一，聖博甫就是兩世界的一個創辦人。他替這個雜誌做了三十七年的文章。兩世界所以馳名，就是他的力量。但是他的處女作是在地球（Le Globe）發表的。創辦地球雜誌的杜鮑（Dubois）是他的先生。這個雜誌本來贊助民主，提倡急進。一八三〇年革命結果，路易腓力登王位，保守派與急進派競爭極烈。杜鮑傾向保守，而聖博甫主張急進。因政見不同，而多年恩愛的師弟遂至持鎗決鬬。（這是中古時代傳下來的習慣，意見不合的人訴之於械鬬不訴之於法律。決鬬時雙方均守祕密。）決鬬之日適逢大雨。聖博甫右手持鎗，左手執傘。杜鮑反對他用傘，他說：「死我不怕，可是我怕被雨打濕了。」一時傳爲美談。

他在地球上發表的文章有一篇批評囂俄的詩歌集（Hugo: Odes et Ballades）當時古典主義還沒有完全消滅，物議多以爲囂俄詩不典雅。聖博甫則頗致推崇。囂俄與聖博甫在巴黎居寓僅隔數廬，而彼此卻素不相識。聖博甫的批評出現後，囂俄從編輯室裏查得他的住址，便登門致謝。適聖博甫他出，隔幾天回來了，便回訪囂俄。二人一見如故，此後過從甚密。這段文字因緣在聖博甫的生平發生兩大影響。第一個影響是好的。囂俄是法國浪漫派的領袖。從結識他以後，聖博甫遂暫時捲入浪漫的漩渦。浪漫主義鄙棄十八世紀的理智與假古典而回到中古世紀的奇誕想像。聖博甫在這浪漫派影響之下，做了一部十六世紀的法國詩，就是想證明十九世紀的浪漫派作者和十六世紀作者的淵源。

第二個影響可就不幸了。聖博甫少時行修頗不檢點學生時代所接

觸的婦女大半是巴黎拉丁區中人。自結識囂俄以後，他不幸垂涎禁臠，而鍾愛於囂俄夫人。囂俄夫人待他雖甚殷渥，而他們夫婦恩愛究竟極濃厚，第三者參入，總不免釀成悲劇。聖博甫乃不免侘傺無聊。在這個時期他著了一部詩叫做約瑟多浪（Joseph Delorme）和一部小說叫做淫逸（Volupté），這是借題發揮自己胸中的苦痛。本來在十九世紀的初葉，歐洲有一種所謂「時代病」（Malade du Ciècle）。描寫這種時代病的在英有擺輪的哈羅德浪遊記（Byron: Childe Harold），在德有哥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Goethe: Des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在法則聖博甫的淫逸和夏託白利安的越奈（Chateaubriand: René）完成三鼎足。聖博甫的詩和小說也頗不乏讚美者，但是擺在他的星期一談話一塊，就不免相形見絀了。

他同囂俄夫婦的十年深交，因有三角糾葛，到一八三七年遂突然中斷。聖博甫固然是慚忿交加，囂俄也懷了滿腹醋意。囂俄此時已經是法國學院（French Academy）的四十不朽者之一，論資望，聖博甫也應得佔一席。但是他被舉三次，都因爲囂俄反對，沒有入選。後來他再登門謝罪，囂俄纔捐棄前嫌，讓他進了法國學院。這是一八四四年的事。表面上，他們似已言歸於好，可是傷裂的友誼從來是不容易彌補還原的。自離開囂俄以後，聖博甫對於浪漫派的因緣也就告一段落。他生性就不近於浪漫主義。不過他因爲受了浪漫主義的薰染，後來雖然回頭推尊古典，卻能不爲義法所囿。這是囂俄的好影響，他究竟不應該忘記的。

聖博甫幼時頗虔信天主教，成年時受教於著名的自然科學家賴馬克（Lamark），就變成一個自由思想者。後來他傾倒於囂俄夫人，思想言語都無形地受她影響，她的宗教熱誠最強烈，他也就變成一個虔敬的信徒。但是有囂俄夫人，基督的勢力大於賴馬克；無囂俄夫人，賴馬克的勢力大於基督；所以絕交以後，他又丟開宗教而信賴經驗哲學了。憤激時，他發願要去當僧侶。當時法國著名女小說家喬治桑（George Sand）對他說：『你當了僧侶，我便可以向你懺悔，那再好不過了！』但是聖博甫那裏是一個當僧侶的人！

一八三七年恰當聖博甫有不願逗留巴黎的苦衷的時候，瑞士洛桑（Lausanne）學院聘他去講演，他便去當了一年教授。他的演題爲波羅爾（Port-Royal）教派。這個演講稿他以後費了二十年的功夫擴充成爲一部波羅爾教派史（Histoire de Port-Royal）。波羅爾教派發生於路易十四時代，其宗旨在改革天主教，贊助科學，提倡男女平權。最著名的感想錄（Pensées）著者巴司克（Pascal）就是這派領袖。其他教友也大半是當時名宿。他們都住在近巴黎的波羅爾寺，所以得名。後來這個教派因主張過新，被羅馬教皇和法國政府解散了，聖博甫在波羅爾教派史裏，不僅研究一種宗教的生滅，而且把十七世紀的文物政俗都盡量描繪出來了。史學家和批評家都推此書爲傑作。

聖博甫本一寒士，平時自奉極刻苦。居巴黎時，賃居樓頂小屋兩間，每月租金八九元，而早飯尚包在內，獨身無僕從，其清苦可想。一八四〇年，

法政府任他爲馬薩林（Mazarin）圖書館館員，他的生活纔漸較舒適。而最使他稱意的莫如飽覽圖書的機會。他特別請了一位教員習希臘文。後來他對於希臘名著都能從原文研究。他在學校時曾得拉丁文的頭獎。英文是從幼就學好的。意大利文與法文相近，他所以也能讀得很流暢。這種文字學的準備也是批評家所不可少的；而在聖博甫時卻非易事，比方一代人望的囂俄就不能從原文研究莎氏比亞，其他可想。

災禍之來，常出意外。一八四八年，路易腓力政府倒，民主再出現。有人在前政府的度支簿上發見「支聖博甫一百法郎」一項，仇家遂藉此生謠，說他受前政府的賄。其實這祇是政府撥給馬薩林圖書館修烟突的一筆款。聖博甫憤而辭圖書館職，應比利時政府的聘請，任李厄西（Leége）大學文學教授。他的演題爲夏託白利安及其同派 Chateaubriand et son Groupe）。時人多奉夏託白利安如神明。聖博甫早年想獻慇懃於列卡米爾夫人（Madame Recamier），也曾作文讚賞夏託白利安。此時他方從浪漫派的酣夢醒覺，用冷靜的態度再去研究夏託白利安便不惜暴露其弱點了。

一八四九年，法政局又變，路易拿破崙登帝位。當時法國文學家多厭惡帝國而贊助民主。聖博甫本亦表同情於共和政治，因厭惡迭年爭戰，民不聊生，所以贊助路易拿破崙政府。時人多議聖博甫爲失節，這時他開始在憲報（Constitutionnel），做文章。他每星期作文一篇，介紹古今名著，以星期一日出版，後來這些文章搜集成書，所以叫做星期一談話（Causeries du Lundi）。在憲報作文三年後，他又改到政府機關報導報(Le Moniteur)投稿。一八五四年他被任爲法國大學（Collège de la France）文學教授。學生因爲他是一個保皇黨，上了兩課，就把他驅出了。他不得已祇好把演講稿付印行世。演題爲羅馬詩人浮吉爾研究（Etude Sur Virgile）。一八六二年，他又回到憲報，以後所做的文章集成新星期一談話（Nouveux Lundis）。一八六五年，他被任爲上議院議員。當時上議院議員大半依阿取容。聖博甫獨出力爲人民爭言論自由。議院中有人提議禁止公共圖書館購置福爾特（Voltaire）越比列（Rabenais）諸人的著作，他們說這些書有傷風化。聖博甫反對極力。他因不滿意於政府，便不再替政府機關報作文。所做的文章都送到政府反對黨的時報（Le Temps）發表。馬達爾（Mathilde）公主平時同他交誼頗厚，勸他不要替反對黨報紙作文，但是他終不爲之屈。拿破崙著有凱撒傳（Vie de César），政府黨嘗授意聖博甫作文稱讚，也被他拒絕了。這些地方都可以見得大批評家的獨立不撓的精神。他晚年頗爲士林所景仰。從前鬧他的學生們現在也舉代表治筵宴他了。可是他的聲譽雖一天大似一天，而他的康健也一天壞似一天。到一八六九年他就長辭人世了。

* * * * *

聖博甫的一生行蹟大要如此。現在說他在文學批評上所佔的地位。

批評有兩難：第一難在了解作者，第二難在避開自已（有人稱批評

學爲 self-cancelling business）如果作者的思想風格都合你的胃口，你自然不難了解他，但是你去批評他，你難免黨同。反之，作者的思想風格都不合你的胃口，你就不免有些隔膜，你去批評他，就難免伐異。比方英國約翰生說：『如果蒲普（Pope）做的不是詩，你還在那裏去尋得詩？』這就犯了沒有避開自己的毛病，他稱讚蒲普，祇因爲蒲普和他自己都是假古典主義的擁護者。他又說格雷（Gray）的詩不好，這就犯了沒有懂得作者的毛病，格雷是浪漫派的先驅，他詩中贊賞自然的地方不是又近視又重聽的約翰生所能了解的。有了成見，便不易公平；沒有成見，又難了解旁人的成見。理想的批評家是從前抱過種種成見而現都已丟開的。從前抱過種種成見，所以能了解某種作家的某種思想。現在這些成見都丟開了，所以不爲成見所囿。這種條件在批評家中很少有人能滿足，而聖博甫卻完全滿足了。在文學方面，他時而皈依古典，時而受浪漫主義的薰染，上自荷馬（Homer）浮吉爾（Virgil）與但丁（Dante）下至盧梭，哥德與佛洛伯，他都是一樣地嗜好。在政治方面，他時而醉心民主，時而接近聖西門（Saint-Simon）社會主義派，時而贊助帝政，時而替反對政府黨報紙做文章。論信仰，他時而天主教徒，時而懷疑者，時而追慕波羅爾教派。他好像蜜蜂，任何花卉的精髓他都採來了醞釀成他的滿腹經綸。他這樣多見多聞，所以能無偏無黨。這要算是他第一條卓越常人的特點。

單是這淵博公允，已非一般人所能望塵；而聖博甫又有安諾德所稱法國人的靈活（flexibility）。學問日日增進，則見解亦必日日變動。但是一般人守舊性太重，往往固執己見，不肯認錯。你如果說：『今日之我可以與昨日之我宣戰，』人就罵你沒有節操。其實學問上的節操在忠實，不在『一與之齊，終身不改。』聖博甫的第二個特點就在不憚改。他帶有女性的銳敏感覺，偶爾新有發見，便不惜把從前辛苦經營所成就的全盤拋棄。他的批評是不斷的修改，不斷的創造。他自己說過：『我沒有執過任何文學意見，文學意見在我生平思想中所佔的位置極其渺小。我所最關心的祇是生命和生命的對象。我對於我所已有的判斷常繼續不斷的置疑，假如我發見我的見解不確，我就立刻修改過來。』因此，他對於同一作者先後批評往往不一致。最顯著的是他對於囂俄和夏託白利安的評語。好像做生意，他祇零賣，不批發，對於同一作者，今天指一點給你看，明天又指一點給你看，但是永遠不托出全形，不作最後的斷案。有許多人（類如聖茨博越 Saintsbury）說這是聖博甫的缺點。他們以爲他太泛濫沒有歸宿。但是古今批評家下過許多斷案，有幾條能算是最後的不可移易的呢？

就這一點說，聖博甫在文學批評上是一個革命者。從亞里斯多德以後，歐洲文藝批評以判別好醜爲惟一任務。本來「批評」一詞在西文爲 criticism 就祇包含判別一個意義。從聖博甫以後，學者雖仍沿用「批評」（criticism）一詞，而其所指的實爲「詮述」或「導解」，其義相當於西文 interpretation。爲清晰界限起見，學者新鑄「判斷

的批評」(judicial criticism）和「詮述的批評」（interpretative criticism）兩個名詞。批評上有這種分別，就從聖博甫起。這種分別究竟何在呢？第一，是態度的分別。判斷的批評者好比法官（judge），作者須受他審問，受他評判曲直。詮述的批評者好比律師（advocate），代訴訟人陳述意見，並且含有辯護的口吻。第二，是目的的分別。判斷的批評者用意在使讀者明白文學上的是非。詮述的批評者用意在使讀者澈底了解作者的思想性情和時代環境的關係。第三，是方法的分別。判斷的批評者先假定一種標準，用這種標準去測量作品，看看牠是長是短。詮述的批評者研究作品，好比自然科學者研究一種生物，用精細的觀察與歸納，從遺傳環境個性各方面搜羅因果關係，以構成一種生活史。

判斷的批評在聖博甫以前可算是正統派，不過這裏又有古典派與浪漫派的分別。古典派如法國霸羅（Boileau）英國蒲脊都以古人義法（rules）為標準。他們所謂好不好，換言之，就是合於義法不合於義法。比方他們如果批評哈孟列德（Hamlet），他們用一隻眼睛看莎士比亞，另一隻眼睛就注視希臘羅馬的作者。如果蘇非克里司（Sophicles）的悲劇裏沒有夾雜喜劇的成分，他們便斷定哈孟列德裏攙擴一段詼諧為違法，換句話說，莎士比亞便不算得一個大戲劇家。這種批評顯然是武斷。古人所謂義法也不外根據古時作品推演出來的。先有作品而後有義法。文學是創造的，是生生不息的，我們如何能以死的義法測量一切創作？笠求敦（Dryden）說得好，如果亞里斯多德讀過近代文學，他的詩學一書也許做得另是一樣。古典派想以古人之已然，責今人之必然，就不明白這個道理。浪漫派代興以後，義法的觀念雖取消，而批評家仍然沒有放棄褒貶大權，不重想另求哲學的根據代義法做判斷的標準罷了。比方德國萊森，英國考老芮齊，就都想尋出一種哲學的根據——如快感想像等等——以為鑑定美惡的標準。這比古典派固較勝一籌，但是在批評方面，離開具體的作品而空談哲理，總不免易於誤事。託爾斯泰因虔信宗教，便斷定一切最上品文藝都要含有宗教的教訓，把但丁和莎士比亞都一筆抹煞了，就是一個好例。

判斷的批評既如此不可恃，聖博甫所以極力打破前人窠臼，而另建設文學批評於科學的基礎上。凡是文藝作品都是作者的人格的表現。要懂得作品，先要懂得作者的人格。這番話在今日已成老生常談，但在聖博甫時還是疑信參半。聖博甫是第一個人說，你如果不懂得作者的心竅，你決不懂得他的著作；你還沒有懂得他的著作，何以就能評判牠的好壞？所以他的主張是：讀書要從知人入手。他用什麼方法去知人呢？他是賴馬克的弟子，所以一方面習聞個人與環境關係密切，而另一方面又濡染了許多自然科學者的方法和精神。在批評方面他的目的全在以自然科學方法研究作者的心理。他自己曾經說過：『我是一個研究心靈的自然科學者。』(Je Suis un Naturaliste des Espirits）。他於所批評的作品大半從四方面研究：

（1）作者必有羣性，他和時代環境的關係如何？

（2）作者必有個性，他所得諸遺傳的如何？得於習慣的又如何？

（3）作者必表現其人格於其作品，從作品中所看出的作者個性如何？

（4）作者的各種著作必爲完整的有機體，參觀互較之，其部分與全體的相互關係如何？

這四個問題都解決了，批評者的責任便算了結。至於估定價值，判斷美惡，則讀者自有權衡，批評者不能以一個人的嗜好，做一切人的標準。他先自己多讀，多了解，多欣賞，然後就自己所讀的所欣賞的所了解的詮述出來，引誘旁人也去讀，去了解，去欣賞。他不是一個審判官，沒有權力說『作者應該如此如此；』他祇是一個自然科學者，祇能說，『作者實在如此如此。』這種詮述的批評就是聖博甫的不二法門。因爲這種批評使用自然科學的歸納法，所以牠有時又稱爲自然科學派批評（naturalistic），歸納的批評（inductive）或歷史的批評（historical）。

聖博甫的最大工作是星期一談話。（前集十五册，後集十三册。）這些談話因爲要遷就報紙篇幅，都很簡短，每篇平均不過七八千字。談的材料大半是文學家哲學家或政治家的事蹟或著作。比方第一篇談一本書札，第二篇就接着談作者的家世或幼年的教育，第三篇又接着談作者的交遊。除何謂古典（Qu'est ce qu'un Critique，星期一談話第三卷裏）一篇外，他很少抽象的談文學主義。從他所做的批評文章看，可以知道他的淵博。關於十六世紀，除着十六世紀的法國詩一書以外，他做了十九個人的評傳，內含越比列，蒙探（Montaigne）等等。關於十七世紀，除着波羅爾教派史一書以外，他做了七十四個人的評傳，內含巴司克，聖西門等等。關於十八世紀，他做了七十三個人的評傳，內含福爾特，盧梭（Rousseau），羅蘭夫人（Madame Roland）等等。關於十九世紀，他做了一百零五個人評傳，內含拿破崙，夏託白利安，福洛伯（Flaubert）等等。而希臘羅馬的作者經過他批評的尚不在此列。以一人的精力，成就偌大的工作，在批評史方面找不出第二個人了。不消說得，他是一個最用功的人。他自己說：『我沒有一天休假，祇是在星期一日向午時，抬頭呼吸一點鐘左右。過後，門再閉起，我又在牢室裏住上七天。』翻星期一談話看，每年五十二個禮拜，就有五十二篇文章，簡直沒有間斷。這種精神能不叫現在一般批評家愧死麼？

法國人本擅長於散文，而聖博甫的文章尤其流利生動。尼采說他女性太重，的確不錯。他拈取一件瑣事，便說得津津有味。他描寫一個人，祇略舉幾點細微故事，便叫他躍現目前。法國人本以客氣著名。聖博甫在批評文章裏，從來不用謾罵譏嘲。但是仔細讀之，他有時在輕言巧語裏微露機鋒，可就深刻傳永！你祇把他當作一種消遣品讀，也會不忍釋手的。

近代批評學者幾無人不受聖博甫的影響。英國安諾德（Matthew

Arnold）就是私淑聖博甫的。畧講法國，他的高足弟子爲談恩(Taine)。談恩以爲一切文學家都是種族（race），社會環境（milieu）和時代（moment）三個成分的產品。批評學和植物學相彷彿，祇研究個體與種族環境時代的因果關係。他的名著英國文學史就用這種眼光著成的。導敦教授（E. Dowden: Studies In Literature）說他太走極端，把作者的個性完全抹煞了。本來浪漫派重視主觀抒情，浪漫派流爲寫實派，文學遂棄主觀而偏重客觀。談恩是受這種潮流影響的。聖博甫推翻持義法爲判別好醜的標準的批評。這個消極態度後來衍爲印象派批評（impressionistic criticism）。法郎西（A. France）就是這個批評學派的領袖。他以爲批評家的任務祇是寫出自己讀過某作品所得的印象。我們不能批評作品是好是醜，祇能說我個人歡喜不歡喜這作品。法郎西的文學生涯（La Vie Littéraire）一書就是記他自己讀書所得的印象。他的文章比星期一談話更加簡短，更加漂亮。可是他這種印象的批評頗有人以爲過重私人主觀，難得公允。布忍第頁（Brunetière）爲着這個問題和法郎西打過許久的筆墨官司。他勸法郎西最好去作系統的介紹，指示後學的途徑。法郎西說，向來批評家好比食館侍女，祇托出美肴盛饌讓旁人享受。於今他卻不願這樣呆笨，他自己也要染指嘗嘗美味。他所謂印象的批評就是描寫他自己所得的味道。赫德生（Hudson）說過，像法郎西那樣博學，他的印象固然值得我們聽聽，可是多數人的好惡究竟不能爲批評估價的標準。以記印象爲盡批評的能事，也未免走入極端。

從談恩法郎西兩派看，我們一方面可以見得聖博甫的影響之大，一方面也可以見他的無偏無黨，適得其平，爲不可及。說他是亞里斯多德以後的最大批評者，該不算過譽罷。

參考書籍

1. Causeries du Lundi，巴黎 Garnier Frères 出版，英譯本有兩種：一爲 Trench-mann 譯，倫敦 George Routledge 出版，一爲 Matthews 選譯，芝加哥出版。此係研究聖博甫及法國文學所必讀的書。
2. Nouveux Lundis，巴黎 Calmann Lévy 出版，未見英譯本。
3. Port-Royal，巴黎 Hachette 出版，未見英譯本。
4. English Portraits，此書係選譯星期一談話關於英人者。有引論序聖博甫的生平與著作，頗好。
5. Essays on Men & Women，W. Sharp 編並序。此書選重要批評文十餘篇。如不能得星期一談話全書者，可置此書（倫敦 David Stott 出版）或上列之 English Portraits（倫敦 Daily Isbister 出版）或 Saintsbury 的選本（法文的，牛津大學出版）
6. Michent: Sainte-Beuve Avant Les Lundis，這是最好的聖博甫小傳。巴黎出版。
7. G. M. Harper: Sainte-Beuve，聖博甫傳英文中祇見此一本。
8. Matthew Arnold 做了一篇短傳載在大英百科全書。
9. Saintsbury: History of Criticism, Vol. III，裏面有一章論聖博甫的批評著作頗詳。倫敦出版。
10. G. Brandes: Main Currents In 19th Century Literature，第五卷裏有三章論聖博甫，尚可讀。（倫敦出版）

（未完）



勞動的生理

黃石

一

現代最複雜的問題，大約無過於勞動問題了。惟其是最複雜，所以可以從多方面去研究；惟其可以從多方面去研究，所以學者的見解，亦各有不同。從前人們研究這個問題，大都採社會的或經濟的觀點，惟晚近的學者，則另闢蹊徑，從心理學和生理學的見地，下研究的工夫。因爲他們覺悟到在自然界中，人體雖也是一副機械，但這副機械與人造的機械不同，牠是有思想，有感覺，有情緒的活機械，所以使用時，須依照心理學的原理。其次，這部機械，不是銅鐵造成的，乃是血肉造成的。既是血肉造成的活機械，則其活動，必不免受生理學的定律支配。所以使用時又不可不依照生理學的定律。——這兩層是喚醒學者從心理學方面，和生理學方面研究勞動問題的動因。從前我曾把美國心理學大家桑戴克的一篇勞動心理（見本誌二十一卷二十號）介紹於讀者，本篇則欲將生理學者對於勞動問題生理方面的研究和試驗所得的結果，綜遞之以供國人的參考，並促學者在這一方面多下些研究工夫。

原來人們對於人體機械在工廠中之局部的及全般的動作，效率，以及改進的方法等等的問題，雖曾稍稍着力去謀解決；然而他們的努力，並不強大，而且也還沒有覺着這些問題是怎樣重大，怎樣困難。及至大戰發生，一部分工業——如製造軍械——所要求於勞動者的生產力，隨而激增，於是政府和工廠纔聘請心理學和生理學的專家，積極研究勞動者的心理和生理，及籌畫增進工作效率的方法。一九一五年英首相喬治（Lloyd George）簡任一班科學家，工業界的領袖，及公家員役，組織一個兵工廠工人衛生委員會（Health-of-Munition Workers Committee），用有系統的科學方法，去研究一些急切的問題。這個委員會將考察的結果，彙編爲無數有價值的報告和建議，對於工人能率的增進，裨益實非淺尠。大戰告終，這個委員會旋即改爲工業疲勞研究社（Industrial Fatigue Research Board），仍受政府的津貼，職能亦與從前一樣。此社的領袖是牛津大學的生理學教授 Sher-

rington，素以研究神經系統見稱，後進爲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的會長；書記是魏爾遜（D. R. Wilson）；社員如邁爾斯（Charles S. Myers）等均當代科學界知名之士。

至一九二一年二月，更有國立工業心理學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Psychology）出現，發起者爲魏爾虛（H. J. Welch）及邁爾斯。邁氏本爲劍橋心理學實驗室的指導員，平素對於工業心理學，已很有研究，並且深知工業心理學的重要。他們創立這學院的宗旨，是提供，應用及傳播心理學和生理學的知識於工商界；其事業可總括爲下列七項：

（一）制定工廠，事務所等的工作最良好的條件，尤注重：（a）去除無謂的動作，（b）工作和休息時間最適當的分配，（c）減除工作的單調，增加工作的興趣，（d）光線，氣候，溫度，坐位等等對於工作的影響。

（二）編定及倡導訓練青年工人之系統的科學方法。

（三）精心研究及應用適當的生理檢驗和心理測驗，謀：（a）以更有效的科學方法去選擇工人，（b）予選擇職業的青年人以更可靠的指導。

（四）改良獎勵作工的方法，及改善管理與勞動兩方的關係。

（五）研究影響於銷售生產物的原因，如廣告，花樣等。

（六）將上述的問題，對雇主，管理人，監工，健康的勞動者，以及一般工人演講。

（七）鼓吹人研究上述的問題，並刊布研究所得的事實，表彰其實際的價值。該院特設一個科學委員會，網羅科學界的人材生理學專家如 Charles Sherrington 教授，W. B. Hardy, A. V. Hill 教授，Leonard Hill, Henry Head 博士等等；心理學專家，如：Pear 教授，Spearman 教授等；教育專家，如：Nunn 教授，Thomson 授教，及 Valentine 教授等，均科學界巨子。就是次級的考察員，均受過生理學和心理學的訓練。他們受高級考察員的指導，分赴工廠，商店，事務所去考察工作的狀況，對於工人虛耗的動作，每日每時工作的出品若干，以及設備的不良，原料之低劣等等，均有縝密詳確的記載。然後根據這些記錄，籌謀及試驗改良的方法。結果不特雇主大獲裨益，連工人都非常悅意。他們更將考察員研究所得的結果，擇其有興趣者，刊載於該院印行的季刊，並撰述通俗的論文，以普告國人。其成效甚爲卓著。

這是關於英國方面；美國的公衆衛生服務部（Public Health Service）亦於一九一七年，因感於戰爭對於工業的壓迫，簡派一班科學家，組織一個視察團，前往考察製造軍需品的兩大工廠。他們的考察，已編印爲報告，公佈於世；往後補助的報告，仍陸續刊行。

有一個腦筋清醒的法國人說道：『一國戰爭之勝敗，非因其不會打仗，乃因其不會製造。』法國政府有鑒於此，乃在巴黎設立一個研究勞動者的身心問題的團體，名叫 "Institute Lannedongue"。西班牙也

在 Barcelona 設立 Institut d'Orientació Professional。就是比利時那個小國，在敵人未退去之前，早就派委一班人前往本國及英國研究工業組織的方法，並策劃再造的計劃了。他若意大利，瑞典，加拿大，及日本各國，均先後着手去研究工業勞動者操作的新方法。經數年的研究，更加上從前傳下來的知識，其成績倒也不少哩。不過以前的進步，雖然是很有可觀，但現在我們的成就，還不算甚高，等到我們充分明悉人體的機械，及其動作的法則時，則可決定將來的工業，必呈長足的進步。

二

資本家使用工人，往往把他們與機械同等看待，恨不得他們一天做二十四小時的工作方纔稱心。但機械是銅鐵做成的，一經發動，可以繼續不斷的動作。而人體的機械，卻是血和肉造成的，所以他們操作的久暫有一定的限度；過了這個限度，便會疲倦了。鋼鐵做成的機械，用得太久，尚且要暫停修理，何況血肉造成的機機？倘若人到疲倦不堪時，仍勉力操作下去，則雖有銅筋，鐵骨，也不免起重大的毀傷啊！所以我們對於疲倦表現的景象，疲倦的原因，都不可不加以精確的研究，對於補救疲倦的方法，尤不可不加意講求。

疲倦的問題，是一個很複雜很繁雜的問題，生物學家已經費了多年的工夫去研究牠。不多年前，德國一個精明的醫生，發現一種像微菌般的疲勞毒質，這毒質又產生銷毒質。這個醫生發現了這種毒質之後，自以為已打破疲倦的秘奧了。但學者隨後繼續研究下去愈覺這問題之複雜罷了。

現在的生理學家，大多數相信沒有一種特殊的狀態，可稱為疲倦的；疲倦的所以然，也沒有單一的簡單因素。我們只知疲倦的身體，其化學的或物理的狀態，與非疲倦的身體，大不相同而已。所以疲倦的人，要恢復原來的狀態，非經重大的化學變化，或物理的變化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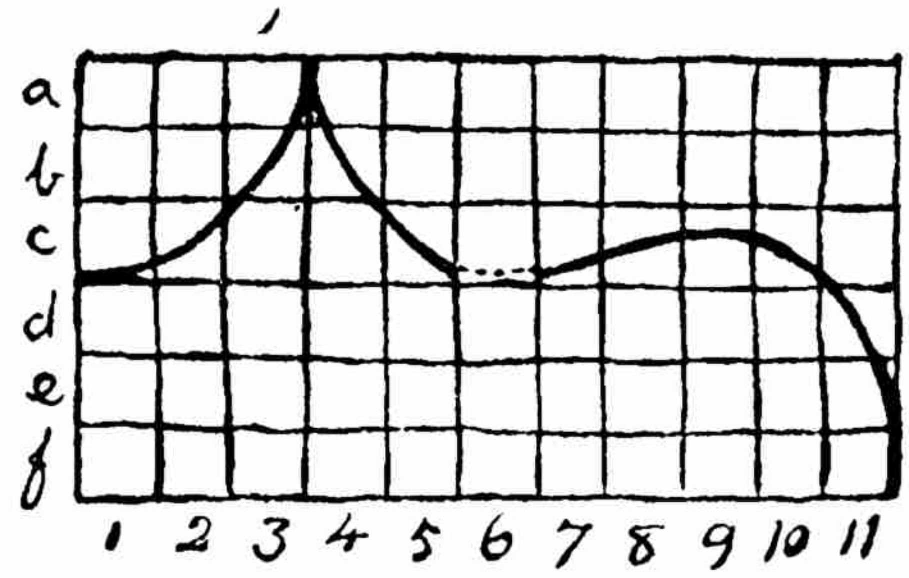
說到疲倦的表現，及其測驗的方法，我們都不甚知道。在實驗室裏，我們儘可以把生物的機體分析開來，令各個機官和各個組織各自去動作，以細察活動的細胞動作能量的遞減。由這樣觀察，可知筋肉最快疲倦，神經末梢也是很快疲倦，獨神經纖維則富有抵抗疲倦的力量。身體各部分的疲倦，可以用這種方法看出。但若說到全身的疲倦，則一經分析，反覺綜錯紛紜了。再者，休息時的身體，與作工時的身體，其化學的作用，頗有不同；但定量的化學變化，與定量的工作，卻還不見得有什麼相互的關係。因此這個問題，終竟難以決定。

然而研究疲倦的問題，雖遇着這許多困難，但我們可以用間接的方法，使人體的疲倦客觀的表現出來。據心理學家說，疲倦每藉幾種異樣的感情表顯出來，例如不願意繼續操作；須用更大的努力，去克制這種感情；心裏想操作緩慢一些；……這都是疲倦的表徵。若人不受這些感情的支配，那麼他原來的作工的速度，或者還可維持若干時間；設使為這些感情所屈服，則作工的速度便遞減，而成績也就漸少了。但這樣的

省察法，是不大可靠的，我們須更求客觀的方法。這就是用曲線去計量作工的速度及其出品。金屬的機械，一經能力推動，便繼續的轉動，每時的工作，都是一律，無稍差異的。每小時的速度及出品，也是一般無異；一天最後那一小時的出品，並不比最初那一時有多或少。換言之，機械作工的速度和出品成一直線，自始至終沒有升降。人體機械的曲線，卻視乎工作的性質而定，也不能常以曲線來表出例如我在這里做文章，便不能用曲線來表出我作工的速度和成績了。但工廠裏的工作，多分是一串刻版的神經筋肉的動作，只照樣的反復做去，或者數百次，數千次；其工作的產品，又可用數字或重量精確的計算，那麼用圖表來畫出個人每日作工的曲線只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若果工人做工的動作只是「機械的」動作，其速度完全聽命於死的機械，那麼，他的工作，也能成一直線。但要是他的動作是「生理的」動作，在一定的限制內，得自定其速度，那麼，他每小時間工作，便成一曲線，反映出他的生理狀態了。生理的狀態不同，則工作的曲線亦因之而異。試舉一個例：美國某銅廠的熟煉的手工勞動者，每天作工十小時，上午五小時，下午五小時，中間隔一小時為午膳的時間。觀察者考察他們的工作成績，開始那一小時的工作頗不錯，但第二小時的成績卻勝於第一小時百分之九，第三小時更高——這是一天工作成績的最高點。到了第四小時，便稍微降低一些，第五小時更低，午膳以後，他們的成績少有優於早上開工時的。由此可見他們上午作工的曲線漸升到最高點，往後便低落了。午膳的時間，使工人有飲食和休息的機會。但到他們從疲勞中恢復過來的時候，卻丟掉操作的良好動作的猛進力了。這是很普通的：上午那一段時間，大約常偏向操作的良好動作，下午那一段，卻偏向疲倦的不良動作。工人午膳後重復操作，其曲線大體上與上午相同：起先遞升，隨後遞降；但除了第一時之外，其餘各小時，少有能與上午相當的時間相同者——至少最末那一時其曲線竟一落千丈。所以若照成績品來下判斷，則不獨下半截每小時都顯出疲倦來，而且下午的疲倦，更有甚於上午，而一天之中，最疲倦的是第十小時——最末那一時。若以曲線的升高代表偏於操作的動作，降落代表偏於疲倦的動作，則如下圖：

甲圖



上圖橫線下的數字表作工的時間，縱線旁的字母表工作的成績。第六格為午膳休息時間，故以虛線表之。

該工廠的筋肉勞動者，其疲勞，比上述的工人更為分明，他們工作在上下午兩段的低落亦更甚，其最低點比前者還要低。實則筋肉勞動者

最後一小時的工作，只得最高點時的百分之六十三。午膳後那一小時其工作能力有顯著的恢復——這是食物的恢復勞動力最好的表徵。該工廠在大戰時改爲製彈廠，並加增夜工十二小時。晚班工人工作的曲線，亦繪畫出來。這個圖表也一樣的顯出上下兩段的操作與疲勞。但有一點最可注意，就是每段最後那一小時——上下段五時至六時四十分之間——大大的低落，最末那四十分鐘，差不多完全沒有成績可言。

疲倦最好的救濟，當然是休息。但休息須有系統，有定時，隨隨便便，或作或輟的休息，不特無補於事，反是廢時失事罷了。學校的兒童，普通每上課一時間，使休息十分鐘。這個辦法，行之於學校，既有效用，爲什麼不可行之於工廠呢？美國兵工廠的工人，每天作工十小時。他們定例在上午休息十分鐘，下午亦休息十分鐘。自行了這個辦法之後，各部分工人每日平均的出品，比前增加了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三，或百分之八，或百分之一八，或竟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六。英國工業心理學院的考察員，更發明一種方法，介紹於需用輕體力半技巧及須集中注意，坐着作工的工人，就是：每日上午十一時及下午四時，各休息七分鐘。稍息時工人可以離開他們的坐位，或去洗濯，或在室內走動，或站着互相談笑。下午稍息，更每人給一碗茶給他們喝。他們更揀出五個能力優秀的，五個中等的，五個低劣的工人來做試驗。未行此法之前，他們每日平均的工作的出品爲八三·四四個單位，既行之後，則增至八八個單位。換言之，雖然每日休息十四分鐘，減少了工作時間百分之三，但工作的結果，卻加多了百分之五·四七。就是工人本身對於這個辦法，也都表示十二分的愉快，他們相信這麼一來，使他們後來的工作成績更佳，不特出品更高，而且更好。

人體的機械，最怕單調，所以牠的動作必須有變易：坐着的須要站立片時，站着的須坐下一會，此外還要有談笑，舞蹈，飲食，閱報，以及一切能使神經和血液轉入新道的活動。這樣可令過勁的細胞休息，麻痺的細胞活動。英國工業心理學院於此亦有一個很好的辦法，就是於上下午各予工人以十五分鐘的停輟，叫他們去討取工料。結果成績甚佳，出品也增加了百分之十四。工作與休息最適當的次數和久暫，與及施行的方法，因職業的種類而異，亦因人而異。這些細節，須體察各個情形而定，不能強爲劃一。但有一條結論，可以通用於一切事業的，就是：世間沒有一個人能夠繼續做工五小時，沒有間歇，而可收良好的效果的。

三

緊跟工作與疲勞而發生的問題，便是每日工作時間，應以若干小時爲最適度？這個問題，自英國的製造家提出十六時間制的要求以來，至今亘一百有餘歲，還是爭論不決。資本家自然想儘量的延長工作時間，好從中榨取「剩餘價值」。社會主義者則力主減縮，有一派人說，每日作工四小時便儘夠了。在僱主一方面，自然以在短速的時間內，製造大

宗的產物爲目的，但從人體機械的構造及其持續力的觀察點看來，作工的時間宜短不宜長，已是無可疑的事實。其實用延長工作時間的手段，去達到增加出產的目的，只是一個很愚笨的方法，而且結果往往適得其反。這裏請舉出幾個實例，以資佐證。根拿（Jena）的西斯光學製造廠（Zeiss Optical Works）有一年因聖誕期近，銷路激增，於是每天加多一小時的工作時間。初時出產立刻增加。但過了一天之後，出產大大的低減，竟降至與原來每天九小時一樣。英國有一家製洋鐵碟的工廠，也有一次把工作時間由六時改爲八時，起先每小時的出產，顯然增加，但後來卻回復到舊時的成績紀錄。這兩個例子，已儘夠證明勞動時間不能任意延長了。

沒有靈魂的鋼鐵機械，若把其工作時間減少，則其出品亦隨之而減；但血肉造成的人體機械，若在一定限度內減少工作的鐘點，反能加增其出產。這個奇妙的議論，頗難令人置信，現在讓我舉出幾個例證來：一九〇〇年西斯光學製造廠把每天工作時間由九時減至八時，工金仍舊，結果每小時的出產增加百分之一六・二，每天增加百分之三・三。伊利諾斯的一個採瀝青質煤礦公司，把每天工作時間由十小時減至八小時，結果每工平均採掘的煤，比前增加百分之二七・二至三一・六噸。比利時的因基斯化學廠，同是那班工人，同是那些工具和原料，但減工之後，他們在七時半所生產的貨物，卻等於從前十小時的生產。英國某靴鞋廠的工役減工後亦得同一的結果，他們每週作工四十八小時，其出產卻等於從前每週五十五零二分一小時。

原來工人作工太久，結果不是速度減退，便是身體過勞。若因加工的結果而反速度減退，那麼，延長時間的目的便失敗了。疲勞過甚又必致傷害工人的健康，成績亦自然因之而減了。實驗室早已證明疲勞的增加，並非與工作的增加成數學的比例——如加倍工作，則加倍疲勞；反之，已經疲倦的人，若再作工，則其疲倦便不照比例率而增加，恢復精力所須的時間，亦不照比例率而延長。人體的機械，到疲倦時，誠然還能再支持若干時，但若過到勞乏過甚之時，則支持過久，勢必致毀損那副機械。所以僱主強逼工人做超出他們的工作能量以外的工，究其實是不上算的。

今且放開每日工作時間的長短問題，而論持續的問題，那困難便愈多了。我們絕不能承認一天連續不輟地勞動十二小時在生理學上是經濟的。我們也不能承認六時間制對於那些生理上適於維持其工業上的地位的人是過分的要求。英國生理學家弗爾浪（Vernon）研究工廠的勞動，很有心得，工業生理學的知識，亦極淵博。他據出產最高限度的視點，而提出一個試驗的計劃，說：紡織工人的工作，大部分與機械相連接，所以他們的工作時間，以九時或十時爲適度；凡以手藝或氣力與機械合作者，工作時間以八時爲適度；純粹的手工，沒有機械的助力，如礦夫等，則以七時爲適度。這個計劃是否可行，姑且存而不論。我以爲要決定每日工作時間，首先要顧慮到工作之生理的方面。第

件要務是保證生理機械完整無缺，不受毀傷。單從生理學的立場，去制定普遍適用的工作時間，都不是科學的辦法。從經濟學和社會學的觀點看來，劃一各種職業每日工作時間，也許是好的，但卻是生理學家所難爲力的難題。

四

我們上面討論每日工作時間問題，是指日間而言，至於晚間的工作，關係於工人的生理，尤爲重大，不可不嚴加考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本是最自然的配置。西方一個學者曾經說過：「背逆自然，便是背逆幸福。」固然，世間有一小部分工作，須得在夜間繼續做去，然而晚間勞動的人，他的身體固不免變成虛弱，就是精神上也難免是呆滯不靈的。照生理學講，人體細織的化學變化，是產生體溫的一個源泉；而保持相當的體溫，又是養生的一件要事。人身的體溫，在夜間大大的降落，到清早時更降到最低點。所以在晚間勞動，是很不相宜的。況且造化者早已把時間分配妥當了，叫人在日間作事，夜間睡覺。雖說做夜工的人，可以俾晝作夜，輪班休息，但日間喧囂塵擾，睡覺總不及夜闌人靜，四壁無聲時那麼酣暢。睡眠爲恢復精神的一條要件，睡眠不酣暢，則精神缺乏，精神缺乏，則活力亦因之而減削了。所以無論如何，晚間操作，對於身體的健康，都是很有害的。

這只就勞動者一方面說，再就雇主一方面說，強令工人做夜工，也不見得是有利的。上面不是已經提過，晚班工人工作的成績，在每段最後一小時，大爲減退麼？我們試考查日工與夜工的產品，即見夜工的成績，照例比日工低。低減的百分率，各有不同：有的少百分之二或百分之六，或百分之十，或百分之十二，或百分之十七。若勞動者每週都是夜以繼日的操作，則第二週工作成績之低落，必較甚於第一週，甚且影響到日間的工作，亦隨之而減退。更有人考察過，晚間繼續操作的工人，所消耗的時間，比日間繼續操作的還要多；而且做夜工的勞動者的筋肉，亦不及日工那麼强壯。總而言之，以夜爲日，畢竟是不合生理學的，即使人的意志，願意俾夜作晝，人體的機械，也要反抗的。

五

人體機械的作用，處處受環境的種種物質勢力的影響，這一層亦經近代的生理學家證明。影響於人體機械的第一種物質素因，便是空氣。空氣汚濁，有害健康，這一點凡人皆知，無待贅述。有好些工廠，其製造的過程，產生了許多有毒的化學物質，使空氣變成不潔，男女工人長久呼吸這種含有毒質的空氣，沒有不受其害的。這固然是一個極端的例。卽在尋常狀況之下，若不常使空氣流通，其害亦非淺鮮。因爲人體的動作，和別的動作一樣，產生許多熱量，若非時常放新鮮的空氣進來，把牠冷卻，那麼體溫便會升高到有害之點了。平常的工廠雖無含有毒質的空氣，但地狹人稠，空氣又不流通，溫度和濕度升高，於是乎便有害了。

原來空氣不流通，則空氣的溫度和濕度便自然升高。美國有一個學者 Frederic Lee 曾經這樣的試驗過：他把一個強健的青年人關在一間俯仰自如的房子裏。這間房子，充滿豐富的卻是靜止的空氣；平均溫度爲一百零二度，平均濕度爲百分之九十一。兩小時之後，他的體溫由九八・六度升高到一〇四・四度。又有一次這個學者去參觀一大鋼鐵廠，閱三小時，他的體溫從平常的溫度升高到一百零二度。再有一次，他把一隻動物放在平均溫度九十一度，平均濕度九〇%的氣候中，六小時之後，看牠的筋肉的動作，其所做之工，只及生活於溫度六十九濕度五二%的氣候中的動物之百分之七十六。由此可見高溫度和高濕度都是不適於生物的。

威爾斯的一所製洋鐵碟工廠，其生產額隨季候而異：寒冬時節的生產額最高，炎夏的天時最低。但設備換氣法的工廠，則夏天的出品，卻不曾減少，有之也是很微的。所以爲僱主的利益計，爲工人的健康計，工廠的設備，都不可不加意講求。

六

人體的機械，很易虛耗牠的能力，這也是牠與金屬的機械不同的地方。坐着作工，較之站着作工，生理上自然經濟的多；但坐在吃力的地位來作工，卻也是不經濟的。每種工作，都有一個最適宜的置身地位，我們必須替工人尋出這個地位，並且設備上也得準照這個地位纔好。把椅子去供應工人的需求，於他們的效率，亦不無小補。身體地位的變易，也是經濟的。

無謂的動作，亦足以虛耗人身的精力。工料放在不方便的地方，往往使工人做了很多無謂的動作。泥水匠的磚瓦，若非置在要他屈身拾取的地方，而放在與他在建造的牆壁一般高的地位，使他取磚瓦利便一些，那麼，他的建造，便迅速一些，且少費些精力了。

但即使工料都放在最適當最利便的地位，工人也還常常要做許多無謂的動作的。我們怎樣纔能減少或免除這些無謂的動作呢？第一件我們先要查出怎樣是無謂的虛耗精力的動作，最簡單的方法，便是觀看。但這種方法所能發現的卻不甚多，或竟適得其反，走入迷途。此外還有好幾種方法，如：觀察及比較最優良的工人作工的動作；把全般的動作，分析爲若干部分；用停機錶來測算工作各部分及全體的過程所需的時間……這些方法，早就有人應用，而且頗著成效。但我們還得用更精確的科學方法。歐美各國的人士，早已發明了好幾種儀器，用來測算及記錄指，手，臂，及人體機械上其他部分作工的複雜動作，從而籌思怎樣化繁爲簡，怎樣免除無謂的動作之法。有人用這些儀器去記錄未經訓練的工人的動作之曲線，有時竟像地震的記錄一般。

精力的耗費，若由於放置工料的地位不適當，我們便當考研適當的地位，以資改良。英國工業心理學院的考察員研究一間糖菓店，因放置不適宜，致包裝工人，須細加辨別，費了許多時候。後來他們給他們重新

佈置過，結果出品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四，節省了百分之十六的勞力。又，他們把改良的方法教給泥水匠，從前要十四下動作，方能安好一塊磚，以後卻減少許多了；從前一小時只能安放一百二十塊磚，現在卻能安放三百五十塊了。又把新方法教給包裹箱子的女工，從前她們需四十秒鐘方能包一箱，改用新方法之後，只須二十秒鐘便得了。像這樣的例，不勝枚舉。原來人體的機械與人造的機械不同，牠能做種種的工作，又有極大的受訓練的能量。但正惟如此，所以每個工人，都得施以動作的訓練，使他們的動作，成為有節奏，那麼，即使不能增加其出品，至少也可以減省耗費的精力了。英美的工人，經專門家的動作訓練之後，不特效率增加，而且放工之後，還不若前此之疲倦呢。

然而免除無謂的動作，卻有許多危險：第一是過度的速度，因趕速太過，易致過勞；第二作工過速，會毀壞工作；第三使人誤以為動作最少的便是最有效的方法；第四，令人誤以為一切工人用一律的方法去做工是最有益的；第五是破壞創作力。但聰明的指導人，卻會避免這些危險。他們知道濫用新式的方法，反倒不能達到增進人體機械的效率的目的。

七

人體機械雖能做各種工作，且富於受訓練的可能性，但大多數人都具有先天的品質，特別宜於做某種工作。所以僱主須得把工人加以甄別，各予以相當的職役。各種職業，均可利用科學的方法，對於工人，施以精密的測驗。近代的職業指導，都是由這種測驗而生的，牠對於僱主與僱員，都很有幫助。

上面我們已經指出人體機械，與人造機械的幾種差異了。還有一種差異，我們不可不知，便是人是有感情的動物，物質的機械是無情的死物。人類的機械，往往受內心的情緒和本能的影響。這一點，拙譯勞動心理已有詳細的討論，不再細表了。

但設使一切的勞動狀況和工場的設備，都按照生理學的原理而設施，若果工人仍討厭工作，那麼，他的效率仍是不佳的。我們怎樣補救呢？古語說：「好逸惡勞，人之常情。」事實上未必眞；反之，凡人大體上都是喜靜不喜動的。然則為什麼人都喜歡游戲，不高興去作工呢？據心理學家說，游戲與工作，根本上沒有什麼分別，只在人的態度不同耳。若我們以游戲的態度去作工，則不特成績更優，還可使人感濃烈的興趣，得無上的滿足。怎樣可使人以玩樂的態度去作工呢？我的主張是「勞動的藝術化！」「勞動的娛樂化！」關於這個問題，說來話長，且逸出本題的範圍，容日當另作專篇討論之，本篇請暫止於此。

商務印書館出版

職業教科書

初級農業教科書

- 作物學……凌昌煥編　一册三角
- 農作物……鄒秉民編　一册三角
- 稻作學……湯惠蓀編　一册三角
- 農作物病害學……陸旋編　一册五角
- 農作物害蟲學……謝申圖編　一册五角
- 肥料學……陸旋編　一册三角
- 園藝學……劉大紳編　一册四角
- 農業經濟學……鄒秉民編　一册三角
- 農產製造學……鄒德謹編　一册四角

高級農業用書

- 新學制高農作物學通論　黃紹緒編　一册六角半
- 中國作物論……原頌周編　一册一元六角
- 四十五大作物論　顏綸澤編　二册一元六角
- 農作物改良法……顧復編　一册六角
- 農具學……顏綸澤編　一册五角半
- 農業動物飼養法　吳劍心編　一册二角半
- 獸醫學大意……關鵬萬編　一册三角
- 水產學大意……關鵬尚編　一册四角半
- 森林學大意……凌道揚編　一册五角
- 中國科學社叢書　植棉學　章之汶著　一册一元
- 實用氣象學……徐金南編　一册六角

高級商業教科書

- 中國商業史……陳燦編　一册八角
- 商業地理……蘇繼頎編　上下册一元八角
- 商業算術……吳宗燾編　二册各六角
- 商業簿記……楊端六編　一册九角
- 新式官廳簿記及會計　楊汝梅編　一册一元二角
- 近世會計學……劉[illegible]編　一册一元二角
- 審計學……吳應圖編　一册一元
- 會計學……吳應圖編　一册七角
- 統計學……陳其鹿編　一册一元
- 股份公司經濟論　周沆剛譯　一册一元
- 國際商業政策　周佛海譯　一册六角
- 廣告心理學　吳應圖譯　一册八角
- 實用廣告學　蔣裕泉編　一册四角
- 財政學……壽景偉編　一册八角
- 匯兌論……徐滄稷編　一册九角
- 貨幣論……王效文編　一册八角
- 金融經濟概論　周佛海譯　一册一元
- 銀行學……陳其鹿編　一册八角
- 保險學……王效文編　上下册八角

高級工業教科書

- 工廠設備……方漢城譯　一册六角
- 工業簿記……陳家瓚譯　一册五角
- 車床木工……郭元燮譯　一册二角
- 材料強弱學……徐守楨編　一册四角
- 陶瓷學……何應樞編　一册六角
- 實驗電報學……曾[illegible]編　一册六角
- 市政工程學……凌鴻勛編　一册八角
- 鐵路工程學……[illegible]編　一册八角
- 汽車學……嬰元嗣編　一册七角

新語林

震動全世界的薩苛范士底案……文宙

紅鬍子的生活觀……孤航

馬吉亞佛利四百年紀念與今日歐洲的實際政治……文宙

英帝國首相鮑爾特溫的逸話數則……徵知

影光控制機械的發明……幼雄

震動全世界的薩苛范士底案

文宙

一九二〇年春間，美國馬薩邱塞州南勃蘭屈利市發生一件盜案，殺死了兩個事主。這一團盜匪，約有四五人佈置非常敏捷而周密，事後逃脫，形迹全無。當時旁人所見，只覺盜匪開槍殺人以後，急入汽車，其人的相貌彷彿是意大利人。

到了是年五月五日，就有兩個意大利人以嫌疑被捕。這兩個意大利人一個名尼古拉薩苛（Nicola Saco）一個名拜托羅米亞范士底（Bartolomeo Vanzetti）薩范二人對勃蘭屈利市案共犯的嫌疑，只不過是許多偶合之點湊聚而成。薩苛是斯托東市某鞋廠的鞋匠，范士底是潑林毛斯市一個有錢的魚販。薩范二人確從事於過激的宣傳，他們的被捕，就因爲要想藏匿他們的宣傳品，和警告他們的同伴，結果自己遂以嫌疑被捕了。

一年以後——一九二一五月三十一日年——二人在台特漢(Dedham)法庭受審，審判官是秦猶氏（W. Thayer），於七月十四日判定薩范二人確犯最重大的殺人罪。自從這個判定以後，因了薩范二人不屈的態度和案情的晦昧，引起了全世界極大的注意與同情。歐洲日本墨西哥南亞美利加各地勞動界中人，尤爲憤激。在這六年中間，爲了此事，不知發生了多少的請願書，多少的游行，多少的罷工。有人甚至向各地的美國公使拋擲炸彈。一個小小的劫案——兩條生命和一五〇〇〇金元——竟引起全世界人類感情的大波動，不能不說是重大的案件了。

這個事隔六年，播傳萬國的大案，竟於今年四月九日判決。薩范二人就定在七月十日以後的一星期中，受電氣死刑。此時他們唯一的希望，是在馬薩邱塞州州長富斐氏(Fuller)，只有他可把死刑的執行展緩或赦免。過了七月十日，薩范二氏還沒有受死刑，不過兩人都以餓死作反抗，范氏僅進咖啡，薩氏則絕對斷食。他們的意思，以爲與其因了僞證據的裁判而受死刑，不若忍餓而死。薩范二氏過了判決執行期而沒有死，這總算是州長的網開一面之仁。因爲州長決定暫緩執行，另組顧問委員會審查該案，委員爲羅惠爾教授（Prof A. Lawrence Lowell），哈佛大學校長，斯屈來坦教授（Prof S. W. Straetan）及馬州工科大學校長，都是些有名人物。這個委員會完全獨立，薩范二氏的處分就要等該委員會確實調查後方能決定。

薩范二氏的案件，表面上因爲越貨殺人，其實是因爲二氏從事於過激的宣傳。在當時紅色痛恨的潮流中，裁判官及陪審員本着時代的成見，就把他們兩人照越貨殺人的案子辦去，把政治的意義丟開。這樣一來，倒反成了薩范二氏不屈於非正義的好名聲，引起了全世界勞動界及學者的抗議和呼籲。馬薩邱塞州的法庭蒙受了不主正義的嫌疑。

說也奇怪，以清明自居的美國法庭，在薩范一案竟被認爲不光明不正義，該案的問題，是

在薩范二人是否越貨殺人而檢察官所舉的證據，却都於這點沒有什麼關係的。如說他散發過激的宣傳品，說他不愛美國而毀謗哈佛大學等，都令人莫明其妙。這些沒關係的證據，或憑推想或出虛構。——如有一次一個鎗械專家硬說從死人身上所檢得的一粒彈，是從犯人的鎗中發出來的。——因了這種曖昧的審判，所以有第一次重審的請求，但終被拒絕而不能實現。

更奇怪的，是正面不能證實薩范二人對於劫案的共犯，而反面却確切證實了薩范二人與劫案毫無關係。有一葡萄牙人名梅台羅斯(Celestiao madeiros)的，本是一個積案纍纍的匪徒，近來受死刑判決，與薩苛同囚，他寫一張字條給薩自承是南勃蘭屈利市劫案中的一人，而薩范二人是絕無關係的。有了這個線索，於是為薩范申辯的人搜集確切證據，即以梅台羅斯的自述為主體，證明南勃蘭屈利市一案係一有組織的盜黨所為，(這盜黨名曰馬來利黨Morelli gang)因而作第二次的請求，將薩范案重行審訊，結果仍為法庭拒絕，這更見得薩范一案不是法律這一回事了。



薩苛(右)范士底(左)合影

正義從法庭中跑出來，却在無私的社會羣衆中發生了熱烈的作用。自四月九日薩范的死刑判決以後，各處向馬州州長請願或抗議的甚多。大抵來自倫敦柏林受立須等處，以及美國各地方。裏邊有一個抗議書是由英國國會議員二十人簽名的。柏林的電報說：『美國對薩范二人最近的判決，此間憤駭已極。現在我們以德國赤色救濟會會員五十萬人的名義請求將薩范二人赦免。』受立須的電報說：『在勞動及社會國際下所組織的七百萬工人皆以薩范為無罪，請勿擾全人類之良心，而允此死刑的執行。』在美國也有一百萬人的簽名請願書。法國方面著名學者，如愛因斯坦，拜布斯，羅曼羅蘭等人都有抗議。美國國會下院議員塞勒氏(Celler)也主張將執行延緩，靜候國會調取案卷審查後再說。馬州州議會議員少優氏(Sawyer)也說：『如薩范二人竟受死刑，則馬州司法今日所受各方之詰難，斷不易於解答。』又說：『現在的問題是在馬州本身，却不在薩范二氏了。』

在世界的抗議之中，任薩范二人就死實在是很不好的。薩范如死，則幾年以後，我們對此事將與昔年虐待女巫的舊事有同樣的悔恨。』

關於薩范一案，不但全世界的激烈分子起來抗議，以為二氏死非其罪。即在保守分子中，也有人不以為然。這個理由，哈佛大學法科教授佛蘭克甫脫氏（Frankfurter）特著專書。他說：這兩人確是過激分子，而自承是無政府主義者一流人物。當時審他們的是一團守舊的陪審官，環境又是紅色憎恨最激越的時期。審判官自己說審判的證據多屬偶合，而一般證人的說法，又多矛盾不切。薩范二氏既沒有犯罪的舊紀錄，請求重審，雖有極強的反證也不許可。這些事實，都足使人憤激。所以不但世界的勞動及社會團體仗義執言，就是保守的報紙，如波斯頓候來爾（Boston Herald）最初說薩范二人確是該案共犯，現在也轉過論調來了。最有趣的是斯潑林非爾民國報的社評說：『以薩范案中的證據為輕重，則雖是一隻狗也不應槍斃。』倍爾的摩太陽報說得更有意義：『薩范如確就死刑，則世界勞動者將都信正義乃為階級戰鬥所殺害。』總之薩范一案已成為人類擁護正義和專己護短者兩方面爭持的問題了！

薩范的死刑執行，因了顧問委員會的緣故，乃得延長一月，終決於八月十日執行。在州長將關於該案的決定文發布的前一天（八月三日）薩范二氏即移入州獄的死刑執行室。裁判官泰猶氏的住宅，即由警察保護。八月二日這一天，就有社會主義同情者為反對薩范死刑執行，舉行示威游行而與警察衝突。

州長的最後決定，係根據於顧問委員會的報告。委員的報告，是維持裁判官的原判。當有人對薩范二人報告州長的決定的時候，他們二人一點不表示失望。世界以政治的殉道者為二人呼號，而他二人自身的態度確也能合殉道者的精神，怪不得一般對薩范案的群衆運動各地風起。州長決定文發布這一天，波斯頓市有盈千萬人鵠候街頭，爭奪片紙。連日總罷工，同情罷工，由醞釀而見於事實。馬州官場要人及其住宅，增兵保護，防有炸彈投擲。華盛頓閒洛氏住宅，亦嚴加保護。八月五日晚，紐約即發生炸彈案四起，炸毀地下鐵道，於是全市警察一四〇〇〇人動員出巡，保護公共建築物，電車站，博物館，及商業等重要機關。

對薩范一案，全世界同情者的感情，緊張日甚。如巴黎方面國際礦工委員會決議，要求美國最高法庭赦免薩范二人。國際工團聯合會

愛利司眼鏡中的世界



她告訴愛利司說：在眼鏡的世界中罪囚，是先處刑，再審訊，最後始犯罪。

大會，派代表向美國公使抗議。倫敦方面美公使署已由英政府派偵探守衛。在日內瓦的美國代表，也有嚴密的防衛。七日倫敦為薩范案有大示威游行，並向美公使請願。阿根廷則有大罷工及炸彈案。羣衆游行時，並要求商人罷市。八日瑞典有羣衆大會，要求瑞典政府援助薩范。同日莫斯科方面有電致美總統柯列芝氏，為薩范請願。其餘如芝加哥，密梳利，聖多明哥等處，連日皆有炸彈案及軍民衝突。

時日既迫近，各方面——社會主義者，勞動分子，政府集團——救援呼籲的方法，都已用盡了。美總統柯列芝明知薩范二人已是政治的殉道者，但也沒有表示。這樣的兩方緊張，一直到了八月十日，州長又應允考慮展刑至八月二十二日。但薩范二人自己並不希望什麼，他們只希望早死，不願簽字於人身保障的請願了。法庭方面雖曾考慮重審，然終於不接受人身保障的請求。美國司法界各方，都與以重審及緩刑之否認。所以到了二十二日中夜，薩范二人終受電氣的死刑，自承盜案的梅台羅斯也同時處死。臨刑以前，薩苛曾發一函與他的父親。臨刑時，薩苛以意大利語高呼：『無政府萬歲！』又以英語高呼『吾妻吾子吾友永別了！』范士底則說：『我要恕宥那以種種加我的這般人。』是時獄外以重兵嚴密戒備，凡可達監獄之路，都被斷絕交通。

薩范二人終於以殉道者的態度，屈受美國的國法而死了。此後世界薩范案同情者的活動，其性質又將改變。在美國的官僚界和司法界，把薩范案為維持國家威權及司法神聖的象徵。在薩范同情者方面，也把薩范案為擁護人類之理想和正義的象徵。現在薩范是已經死了，這兩邊爭持的陣線，也要改變了。

紅鬍子的生活觀

孤航

東三省有名的馬賊，所謂「紅鬍子」者，在中國秘密社會中實具絕大勢力；他不僅在中國內政上關係治安很大，並且因為與日俄邊疆接壤的關係，在國際上也歷來成為一大恐怖的泉源。東省內部的紛亂起源於馬賊者固然很多，便是國際戰爭中因利用馬賊而成功的卻也不少。這實在是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呵！俄國一個有名的人種學家S氏（Shkurkin）曾為馬賊問題，親往東三省考察，做成紅鬍子一文，登入美國活時代（The Living Age）雜誌中，所言頗饒趣味。

據S氏所云，在中東鐵路初開通的時候，便已有許多紅鬍子橫行其間。他們對於富裕的木材商人和營造家，時加騷擾。他們的頭目當中有一個叫作「活虎」的尤為著名。恰巧那時S氏也停留在那裏，認識一個俄國營造家M君。他知道S氏對於人種學很有研究，且急欲一探紅鬍子的生活狀況，便答應介紹他去見一個紅鬍子的領袖。他說：『這個領袖現在年事已高，老早就洗手不幹那門生活了；但是他說的話，在附近數百里的紅鬍子聽來，仍還句句是法律。他住的地方離這裏不遠，並還常

來看我，我們也稍爲有點交情。一般華人都非常畏懼他，便是俄國官吏也從不想難爲他。假使有人想要加害於他，俄國的租界，居留地，火車站，以及鐵路等就要遭他的殃了。你現在若要見他，我今晚就可以請「活虎」來。」

S氏聽了這話，頗爲驚奇，便馬上慫恿着M君着人去請「活虎。」不到幾點鐘功夫，等到S氏進M君家客堂吃飯時，已有一位平常樣子的老年華人羼坐其間。他穿了一件敝袍，身材高瘦，面上微有疤痕，髮已斑白，年紀約莫有五六十歲的光景。乍看起來，好像是一個辛苦成家的東省農夫；但是他一睜起眼來望人，不覺迴異尋常，眼光注射，烱烱有光，把他潛伏的野性幾於盡情流露出來。他本來會說俄國話，但是他不說；等到他知道S氏也能說中國話時，他却和他說起俄國話來，打招呼。S氏當卽告訴他對於紅鬍子的生活頗感興味，「活虎」也就承允帶他到近邊的匪窟去參觀。

S氏聽了這話，心裏略爲猶夷。他想他自己是一個俄國軍營中人，單獨去冒這樣的險，倒有點不大方便；可是M君知道他的意思，當卽爲之解釋疑慮，並且願和他們同去。第二天早晨他們便動身向前。一剎那間一行人馬便已投入樹林深處。林中古樹森森，氣象陰鬱，如行古墟墓中。S氏斗覺有所提懼；此種提懼心理彼自說爲兒童時代以來所未有。初時一行人馬只在羊腸鳥道中走，時隱時現；過後走了好久，「活虎」忽然叫他們不要隨着他的馬跡，要他們分開從另外的小徑上走。這種用意自然是不讓他們知道紅鬍子帳幕所在的附近地域。就歷史上看來，在幾世紀以前韃靼人侵掠俄國的時候，便已有了這種相同的習慣。

像這樣的分開走約有半點鐘光景，他們又漸漸的走到一條狹路上會着了。路的旁邊有條小溪，正靠近樹林中。溪的對岸有塊空地，上面樹一木杙，前頭有幾個人正在巡行，好像是放哨的樣子。就情形看來，他們一定已經知道S氏來參觀。所以當他們走出樹林時，便有一個人來招待，請其進屋——匪窟。在匪窟裏約莫有五六十人聚集在內。一見S氏等進來，大家都起身爲禮。這屋子矮而且黑，和當地一般獵人所住的帳幕一樣形式，只是稍爲寬大一點。室中圍置長櫈一列，上鋪艸蓆。中間放一火爐，卽於其上架鍋兩口來煮食物。因煤煙太多的原故，樣樣東西都燻得烏黑，只懸在屋角的槍砲，擦得很亮。靠近牆壁的左手，安着戰神黃帝的水彩畫像。前面放一張桌子，上置香爐燭臺之屬。近旁又擺放八仙桌一隻，便是爲今

日內瓦之裁軍會議



（荷蘭報）

戰神；「他們所做的工作，我倒很滿意呢。」

天請客用的。

一個身材高大的華人，即這隊土匪的頭目，便恭請S及M君就桌旁坐下。並為之介紹於副匪首。於是四人便開懷暢飲起來。席間此匪首盛稱道他自己的故事，娓娓不已。他說紅鬍子的生活，頗與軍隊類似，弟兄們須具絕對的服從心。不僅對於直接的首領要服從，便是對於不同他們住在一起的最高首領也要服從。每個弟兄對於同伴都要盡守望相助的責任，即使危急的時候也要極力救護。破壞紀律的人很少，如果有，便要處死。把匪窟道路指示局外的人也要處死。這種嚴密的組織，據說已有千多年的歷史。全國各處分散的匪黨，其規矩習慣，差不多都是大同小異。在同一區域下的匪黨必須服從一個單獨的首領，這個首領名叫「大爺」，大都住在一個大城市裏，經營正當和平的營業，很有聲望，很受一般人的尊敬，乍看起來，絕不會疑心他是一個殺人越貨的匪首的。有了這種奇異的組織，所以紅鬍子對於當地達官貴吏土豪富紳之經濟狀況皆能瞭如指掌，又對於政府派兵勦匪的舉動皆能預先得着消息，也是為着有大爺內應的緣故。大多數低級匪徒不曉得他們的大爺是誰。他們從未見過他的面，甚至於連他的名字都未知道；他的名字常常守着秘密，只有匪黨領袖和幾個親信人知道。所以紅鬍子洩露他們大爺的事差不多是沒有。

他們說話都用隱語，這種隱語局外人是不懂的。又說話之中，很忌諱不祥的字面，如果說了，便以為是不祥的預兆。曾記得有一個小孩子看見一個人在吃包穀；他不曉得他是紅鬍子，客氣的對他說：『你所吃的是包穀嗎？』這個人聽了勃然大怒，忙回答道：『不是，不是，我所吃的是木頭。』原來他很忌諱包穀的「包」字，以為會受包圍的禍事，所以改用他語，其迷信有如此者。

等到S和M兩人回來時，M忽注意於其所乘之灰色馬，悄然和S說：『我還可以告訴你這兩匹馬和「活虎」的關係。

『記得我搬到這裏來不久，便和「活虎」認識，有一天飯後無事，閒談消遣，他突然拿中俄合璧的話對我說「你現在可以發財了。夜間儘管大開窗戶，也不用怕，絕不會失東西的。因為現在你我已是弟兄一樣了。」這次談話後不久，有天早晨，我的兩匹灰色馬忽然失去，到處尋找也尋不着，我一想這一定是紅鬍子盜去了。所以第二天碰着「活虎」時便對他說：你不是說過我的東西不會失掉嗎？怎麼你的紅鬍子把我的兩匹好馬又偷去呢？這句話可冒起「活虎」的火來了，他忙對我說：「我的紅鬍子嗎？不會的，不會的，他們決不敢來偷你的東西，只怕是你們俄國人自己吧！」他這句話又令我將信將疑起來，只好又到各處去搜，仍是無影無蹤，我以為是不會再尋得着了。不料當天晚上，「活虎」忽然來到我處，神色蒼皇，大失常度。猝然告訴我，說那兩匹馬已經尋着了；要我晚上把馬廐開放，預備艸料，只是不要窺伺。他說完了這話，不待我答覆，便

走開了。我只好依照他的話做。深更夜靜，猶無聲息，我們都等候得疲乏了；到第二天早晨，馬夫忽然慌張走進，高喊馬已回來。我當即往看，恰巧「活虎」也已走來。他好像受了極大感觸似的，雙目放光如同火炭。見了我不暇寒暄，便劈頭問道：你有槍麼？我說有的，你自己不是已經看見了嗎？他說你快把槍拿起同我去。我問他爲甚麼原故。他說路上告訴我。於是我等攜槍同行。在路上他才和我說：我前次猜測的話不錯，果然是兩個新入夥的紅鬍子把我的馬偷去了。他們事前並未與頭目商量過，也並不知道我就是他們領袖「活虎」的朋友。

「活虎」對我說明了這情形後，便催着我快跑，說這兩個小夥子現在山後，等着我們去檢斃他們。我聽了這話不覺爲之駭然，便說我的馬已經回來心裏已滿足了，要他把這件事情暫爲放下。可是他說：這裏有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他們冒犯了你，你固然有赦他們就算了；但是他們冒犯着我活虎，我卻有自由處置之權。話還未了，我們快要爬上小山了，我的心跳動得很利害，不知道又有甚麼事情發生。一瞥眼看見在山頂上有兩個年輕的馬賊坐在那裏，沒有人守，也沒有捆綁，只是戰慄不已。他們一看見我們到時，便霍地立了起來，似乎知道他們的末日快要到了。「活虎」遂厲聲申斥他們幾句，他們只是呆呆的望着。「活虎」又重樣說了一遍，於是他們統統跪在我們面前，只是磕頭不已，口裏喊了幾聲「大爺，」「大爺，」便一躍而起逃向樹林中不再看見了。活虎乃回轉頭來對我說道：對不住，這是我的大錯。說着便向那罪犯同一的方向追去。自此以後，我頗替這兩個小夥子担心；惟不久有人告訴我，說活虎沒有殺他們，因爲他已經答應我赦他們了。」

照這種情形看來，紅鬍子縱使壞，想也不致勝過古代 Templars 派武士和 St. John 派武士，他們也都是拿自己的信用來蹂躪全國的；若和現在波羅的海一帶的人民殘酷成性的條頓武士比較，中國馬賊的武俠

誤會



美對日說：「我生怕歐洲不了解我在太平洋的行動。」（美艦隊同中國、尼加拉瓜及墨西哥開動。）

性質那又要超出萬萬了。

中國馬賊勢力之所以能够永久存在，固然一半由於他們的武俠性，但是大部份的原因，還要靠嚴密的紀律來維持。茲姑逃現時關東著名馬賊頭目「白馬張」所手定的紀律十三條如下，不僅可以窺見鬍匪生活一斑，並還足見今日梁山泊的勢力正方興而未艾哩。

（一）凡遇孤客婦女，或老叟幼童，不准開差（卽行刼）違者罰。

（二）凡遇官吏經過本山主區域，不問其清廉貪墨，須奮勇直前；苟若人稍有政聲者留半給之；貪墨者盡沒其囊橐；苟有徇情縱容者，流西伯利亞。

（三）凡在客地同志，比比對面不相識，本山主特頒發一種飛馬牌香煙，苟見彼人有吸此種香煙者，不啻卽表示本山之標幟，須彼此互相援助，違者立斬決。

（四）凡屬本山支派以義憤爲重，不必溢露於面，苟在內地成羣肇禍者重罰。

（五）關東毘連外國境界，若遇外國人任憑有幾何財帛，不特不能開差，抑且暗中妥爲保護，庶免惹起無謂之外交。（盜亦怕洋人！）

（六）凡情願入本山爲么者，（么者鬍匪中最小之稱謂。）須由本山二十人以上之介紹，並須躬自認定某人爲老師，然後舉行謁師禮，手續完備後，經其師出切實保證方可入山。

（七）凡各地同志爲膺介（指他黨土匪）所擾，如有隙乘，須出全力援救，違者重罰。

（八）凡本山同志有洩露祕密者殺無赦。

（九）凡抽籤得爲宣告他人死刑之實行員。雖骨肉至親不能寬貸。若臨事退縮，或徇私縱放，則實行員殺無赦。

（十）凡開差時奸淫婦女，或非公搜刮，及私納不報公帳者，殺無赦。

（十一）凡因荒怠誤公，有礙全局者，殺無赦。

（十二）凡開差一次得來之財帛，無論多寡均以九折開拆；二成歸公，一成給與眼線，四成公攤，一成特獎此次出力人員，一成撫卹本山歷年傷亡弟兄子姪之家屬。

（十三）凡入本山爲么者，舍正當經紀可以兼爲外，其餘醫卜星相等空心飯，皆不許兼爲，因此種營業容易敗事；而最注重者不能爲官。若已入本山團體而又爲官者殺無赦。

馬吉亞佛利四百年紀念與今日歐洲的政治實際

文宙

十五世紀時意大利出了一位狠辣的政治家，馬吉亞佛利（Macchiarelli）以他狠辣的政治生活，成就了他狠辣的政治哲學。他所著的王者（The Prince）及衡論（Discours）兩書，一方面要伸尊嚴的王者之權，或鞏固的民主中央之實力；一方面要用狡獪的手腕，獲得外交的勝利。這種專以狠辣是尚的政治家，一線相承，自馬氏以後，著名的便有梅特湼，畢士麥，狄士來列，雄斯福諸人，直到了今日的歐洲，幾乎沒有一國的政治家，不走這條

路。今日各國帝國主義政治的實際，確在實現馬吉亞佛利的政治哲學呢。

馬氏死了四百年，却還在現代的世界政治中發生勢力。你看意大利就分明的崇拜了他。意大利自羅馬民主政體以來，始終是一個專制的局面，我們自不消說。就是別國也都在採用馬氏的意見。馬氏書中的所謂「王者，」我們可以在意大利，在西班牙，在匈加利，在保加利亞各地看到，馬氏至今還治理着世界的一大部分。

馬吉亞佛利是文藝復興時的一個代表人物，他從中世紀的神祕之夜而進入於現代開展的光明。他要與中世紀的思想生活分道揚鑣，而他的理論則從演繹的論理出發；不過因當時環境的關係，就特別富於主觀色彩。馬氏當時所看見的如英格蘭，法蘭西，西班牙等國，都集權在一個強有力的君主之下，獨意大利因了內爭外患的壓迫，還是四分五裂。於是他一意想把意大利統一在一個首領之下。他又想到做「王者」的須先能以力制力，然後方能把自己的地位鞏固起來。希臘和中世紀的理論，是把政治屈抑在倫理之下的，馬氏則把政治與倫理絕緣。他說：「王者」唯一的道德，就是認定自己的目的，而採取相當的手段，任何罪惡行為，只要最後結果能有助於王者權力的鞏固，也都稱是合理的。他所崇拜的英雄是教王亞力山大第六和凱撒波奇亞（Caesar Borgia）因為兩人都是懷抱野心而專事欺騙狡詐的雄才。

白里安氏之慶祝日



「啊！假使我年紀輕了二十五年啊！」（四月二十七日白里安完滿二十五年之議會生活。）

一般企圖霸業的君主，就十分崇奉馬氏。大弗拉特列克拿破侖都依從了馬氏學說的原則做去。現在的意大利幾乎要成了實行馬氏學說最完全的榜樣了。

上邊所述的是王者一書的大意，馬氏又有衡論一書（Disconrses on the First Ten Decades of Liny）是論民主的政治。出發點雖不同，而根本原則還是一樣。衡論以民主時代的羅馬為準則。馬氏以為世間政治之善德與惡德，有同樣固定之量；惟此量常隨時移轉。在昔政治之善德集於意大利時，羅馬就成了一個有作為的民主的自由政府。孟德斯鳩看到十八世紀時的英格蘭獲得諸勢力的平衡；這個平衡馬氏早就在羅馬的民主政治中看出。他說：『在羅馬的民主政治中，雖然政府從王的手上轉到貴族手上，又從貴族手上轉到平民手上去，不過王者的整個威權，却並沒有犧牲掉，致貴族的威權日擴；貴族自己也並沒有把他們的政權流到平民手中去。羅馬的

民主政治乃是各威權混合而成的一個完整的國家（State）」馬氏當時主張以專制獨裁的形式治意大利，是因為他認人間政治的善德當時已移而集於歐洲的東北了。

現在的意大利和歐洲其餘各國都在走馬氏所指示的一條路，不過現代的世界政治環境遠不與馬氏時代相同。絕對威權的行使，自私自專的狡獪政策的實現，其可能與否，在現代都成問題。科學雖有成就人類或毀滅人類的勢力，不過因科學而助長聲勢的惡戰，已為人類所憎恨了。各國經濟的關係，現在已成了交互相依的局面，經濟這個因素超越了政治，將來世界和平的根基還是在這點上，所以人類對於政治威權的迷信與野心早應該漸漸的斂戢了。

英帝國首相鮑爾特溫的逸話數則

微知

歐戰剛了，英京倫敦已滿佈和平空氣。某日，倫敦英政府財政部的收發處收到了一個極大的包裹，封貼堅固，部內人員起初以為是什麼書籍等類，不甚注意，其後拆開一看，倒大大的驚異起來，內中不是別的，却是一大捆政府發行的公債券呢。仔細一數，足有一百五十萬元（十五萬鎊）正，不知是何人寄來。內中有一個部員說：『泰晤士報曾載有一個匿名的愛國者買了公債贈與政府，或者就是此人。』於是大家忙着找尋泰晤士報，果然在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發行的泰晤士報寄書欄中，發見有匿名的一封信。內容是說：『國家第一次的危難，雖幸而過去了，第二次的國難，卽在目前，那就是國家財政困難。人民競尚奢華，焉得有人提倡儉約，以紓國家財政的困難！今願以自己財產的十分之二購得公債券十五萬鎊，奉呈政府，聊以盡我愛國之心罷了。』末尾具名是FST三字。這FST是誰，至今日才稍明白，卽為大英帝國的現任首相鮑爾特溫啊。

* * * * *

鮑爾特溫最近曾返故鄉，與舊時的朋友鄉人聚談。講到他家一個女僕，說：『自己生日，那個婢女用毛布裹着他，抱着他攀登步梯，口裏說着吉語道：「願我家公子長大起來，步步高昇，出人頭上呢。」』現在鮑爾特溫居然做了大英帝國的首相，總算應了那女僕的頌禱話。而鮑氏說着這個故事，大概也很感謝那女僕呢。

* * * * *

鮑爾特溫的思想行動，俱極平凡。人多譏笑他所具有的是『二等品質的頭腦。』他於一九四八年在他父親的選舉區候補，當選為下院議員。他雖出席，常是啞口無言。多數起立了，他便跟着起立，多數笑了，他也跟着笑。他老是口中銜着煙嘴，這煙嘴的價值不過四五角罷了。

一九二二年他做了路德喬治聯合內閣的商部大臣，他雖屢屢列席內閣會議，但簡直沒

有說話。那年十月倫敦卡爾登俱樂部開了一個盛大的會議，這會議是取決路德喬治聯合內閣的運命的。司會的是張伯倫，那時他是有名的路德喬治派，而白根海，貝爾福等也都是聯合派的健將，大勢似已明定，聯合內閣可以繼續了。却不料這位閉口議員鮑爾特溫先生竟突然起立要求發言。用極平淡的演說，逃說聯合內閣繼續的不可。經他一說，大勢居然轉變過來，保守黨員都似覺悟了，反對聯合內閣的漸多，於是路德喬治已經穩定的首相坐位，被鮑爾特溫一席話攆走了。

＊　＊　＊　＊

鮑爾特溫於人無忤，因爲他沒有羨望，嫉妬，和野心。他平時總是怡然自得，永不見有怒容。只有去年五月英國大罷工發生的時候，接着報告每日電聞排字人罷工的電話，他竟赫然震怒了。說道：「這樣妨害言論機關，自由直接行動，不已是革命行爲了嗎？萬事休矣！我們不能不起而戰鬥！」因此英國的總能工，終於宣告失敗。

＊　＊　＊



永久之司芬克司

鮑爾特溫待人接物，一概取寬大主義，這可從他的家庭中看得出來。他自己屬保守黨，他有個兒子却是社會主義者。他的兒子往往到赤俄去，毫不把父親放在眼中。與前外相寇仁的女壻摩萊等俱爲英國急激派的有名人物。

同時他的女兒却能稟承父親的性質。當她的兄長及摩萊等極力爲工黨運動選舉時她往往大施其雄辯以聲援保守黨的後補者。在一家中有思想全然反對的兩個兒女，而爲父親的鮑爾特溫却依然銜着煙嘴，嬉笑自若，也不去干涉他們，壓迫他們，這可是鮑爾特溫爲人的寬洪大量了。

影光控制機械的發明

幼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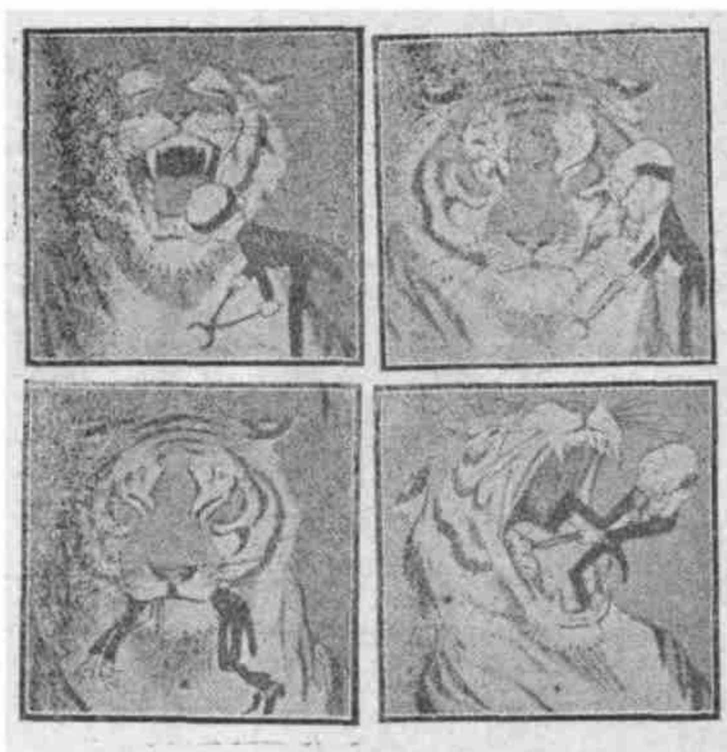
一個影光，一滴露點，可以使全城的電燈發光或暗熄，使火車發動或停止，使巨大的戰艦進行。這種奇怪的事體，現在可以由一種電氣控制的方法，使他們實現。這個電氣的控制，是非常靈敏的，所以一個空虛的影光的接近，就會發生影響。

這個電機的發明者名克拿爾斯（D. D. Knowelis），是衛司丁好斯電機公司的工程師。要實驗這個電機的靈敏程度，只要拿一隻時計放在這個電機的玻璃台子的絲絨面上，這時計雖並不與電路連接，但手一觸着牠，就會使他種電機上的鈴發聲，或電燈發光。最靈敏的時候，並可不觸着時計，只消拿手接近，鈴聲燈光也就發生。有時玻璃台子上擺着圖畫

及銀器等件，略一移動，也發生同樣效果。有時水點滴在電線上，或拿火焰置在電線下，都有這個現象。如在這個電機上再加上一個感光電氣眞空管，則感受靈敏的程序，更加增進。效果的發生，不必恃物質的接近，只消有光線的明暗，就可行，如窗簾的上下，手影的接近等。這個眞空管，同無線電機中眞空管相似，不過所發的光，是一種淡紅色的光線，名「克拿爾斯氏網極發光眞空管」(Knoweis Grid Tube)。茲將發明者自己對此項電機之解釋，譯述如下：

『這個眞空管乃是一個控制器，就是以小電流發動而控制較大的電流。平常的電氣器械所能控制的電流，總比發動的小電流要大到一萬倍，不過我這個眞空管，可控制一萬萬倍。這總算是空前的最靈敏的控制器了。

『發動此眞空管的能力，約需一華特的十萬萬分之一。說的具體點，就是只要有一個蒼蠅，在一秒鐘的時間，向上爬一英寸的距離時，所用的能力的四十分之一。這樣小的一點點能力，就足以使能撥動二十五安培的開關機的電流，流過於眞空管，而控制任何的發動。所以用這個控制器為發動，則只消一隻手影，或一滴水點，就可以開關全城的電燈，停止或發動火車的機件。



和平主義者與減軍運動

『這個電機的最有趣味的一點，就是牠只消費一點不可量度的能力而不蒙到一點損毀。這個電機的發動不需任何費用，發動停息後卽自復原狀。結構又極簡單，製造也甚便當。

『牠的最大用處，是在電氣工程上，因為最近電氣工程的傾向，是要對電路作自動的，半自動的及完全管理的控制。而要達這個目的，則須有種種的繼電器。

『平時牠可以保護商店，陳列館，及圖書展覽會中的物品；可以開關電燈；可預告雷震；可以防衛汽油等的火爐；可以數計摩托車及人數；可以警告有人入屋；可以警告火起；可以控制爐火的溫度。

『從表面上看來，克拿爾斯氏的眞空管，極像無線電話中的眞空管，牠有一個陽極，有一個陰極，還有一個網極。實際上兩者是不同的，因為牠沒有燈線，而陰陽極的連接關係，與無線電話中的眞空管，剛正相反；其中的網極，只不過是一條金屬粗絲。管中所容的是氣，氬，及其他氣體。

『發動時把眞空管直接與平常一百一十個弗打的交流電路相連，再以變壓器加四百四十個弗打的電壓於陰陽極。當網極絕緣時，

則陰陽極不通電流，因爲陰電充積於網極，致電流隔斷，如能把此充積之電移去，則電流流通於兩極之間，而發動連接於此電路之任何電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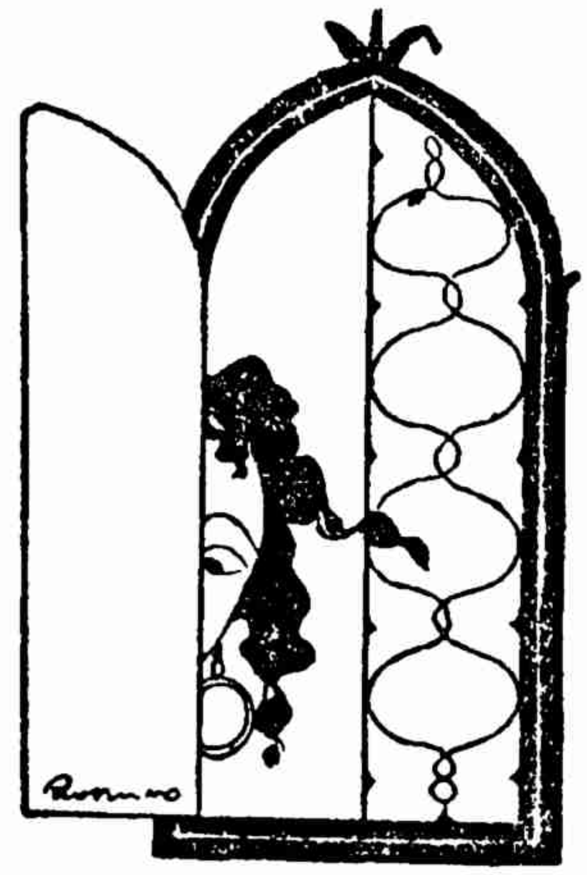
「要移去網極的充積電只消把網極與地相接，上邊所述時計試驗中絲絨面之下，有一張鐵片，這鐵片與網極相連，人的手一接近時計，則網極中一點點小量的能力就從鐵片傳到手上，從手上傳到地下，於是陰陽極間電流流通而電機發動；使鈴鳴或燈亮，其餘如滴水薰火，以及應用感光電氣管，都無非是把網極上的充電與地相連。」

「網極發光之名，是因爲與真空管如與電路相連，（但不通電流。）則有淡光圍繞網極。這表示輕度的能力消耗，惟所消耗之能力小至不可度量。」

本社收到新出版物一覽

以六月份收到者爲限

鷟策期刊一卷一號	北京中國大學轉
革命五至七期	上海辣斐德路七七號轉
教育季刊一卷一期	上海大夏大學
楞嚴特刊一二期	廣州楞嚴佛學社
海潮音一至三期	上海四川路一一二號
狂風一至四號	北京前鐵廠二十號
現代評論五卷一二九至六卷一三二期	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北新三六至三七期	上海四馬路北新書局
清華週刊二七卷一五號	北京清華學校
清華校刊三二期	北京清華學校
青年進步一〇二册	上海博物院路二十號中華青年會全國協會
新教育評論三卷二三至四卷二期	北京西四羊市大街五十二號
青年友七卷六期	上海圓明園路二十三號六樓
醒獅一三五至一三六期	上海郵局一三六〇信箱
燕大週刊一一七至一一九期	北京燕京大學
清華學報四卷一期	北京清華學校
語絲一三三、一三五期	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科學一一卷一至一二期	上海大同大學中國科學社
道路月刊二〇卷三號	上海霞飛路二九九號
學藝八卷四號	上海卡德路八十三號
農大旬刊二六至二八期	北京農業大學
醫學原著索引四卷五至六號	奉天淺間町三ノ二實驗治療社奉天支社
緜延二二期	北京華北大學
中法教育界六期	北京中法大學
中華教育界一六卷九期	上海中華書局
建設週刊一卷六至九期	上海福州路九十五號三樓富頤年轉



瓊昭

黎錦明

一

一九二六年暑期中的一天，天氣酷熱，我住在C鎮西偏一所小房子裏，料不到別了四年的老友慕尼在烈日底下敲我的門。我欣喜地將他迎接了進來，勸他將涼水洗拭了汗，對踞在鋪在地面的草蓆上開始話着別情。

我知道他自從五年前和我同在師範學校畢業以後，便售了田產到英倫去了，那時我全然忘記了他，然而他現在已經學習了一口爛熟的英語，和全部莎士比亞了。他還是那般沉靜，溫和，誠懇。他回到C鎮來便任了一處書局出版的文藝雜誌的編輯，已經籌備出版了他向我索文稿，因為他當時看見我的名字在幾種出版物上。

『現在的文壇真是冷落得很，』他說，『沒有一種使我可以感到十分滿意的刊物。我想辦一個雜誌，徵集作品至少要和我的理想相容合；如果沒有這種材料，寧可把出版期延長，或者將編輯一職辭掉再去作長久的預備工夫。……我已經將泰奴的英國文學史和羅斯金的現代畫家整個翻譯了，還有幾位朋友替我譯了幾篇巴爾札克，夏芝，康拉德的作品，這一方面是不愁了，現在，只少創作，你替我幫些忙罷。稿子我當然仔細看，有商榷的地方便來直接問你……不過總要有理想的色彩。』

『那一方面的理想呢？』

『關於創作的……』他呻吟了一會說，『革命的——國民革命的也可以，不過共產思想我是絕對不贊成的。這簡直是反和平，完全不合文學趣旨的殘酷思想。我想，你如果要寫這一類理想的作品……可是你曾經看過柏拉圖的共和國和但丁的神曲，米爾頓的失樂園嗎？』

『沒有看過，』我搖頭道，『可以說完全不懂。』

他笑了一笑，搓着手掌道：『……那麼我換一個題目罷。你是預備作小說嗎？』

「當然。詩才我絲毫沒有的；劇本呢，沒有研究過舞臺藝術，恐怕難於動筆。」

「這自然不能勉強的。小說……長篇呢？還是短篇呢？成就要快一點，恐怕還只能作短篇罷。」

「長篇我現在沒有能力做。你指示我究竟什麼理想呢？」

他便點了一支煙，看住我的面部徐徐道：「……我覺得小說是離不了戀愛的。小說裏面沒有女人是不成其為東西的。不過要有理想的色彩，絕對不能專寫戀愛關係。尤其是那種充滿了色情狂的東西……那簡直等於手淫！你如願意——暫且說如你願意寫罷——我想最好在戀愛關係裏包含一種理想，如社會革命，或者婦女問題，家庭問題……只要能使這理想更偉大便更好。總之，至少要不和普通一班戀愛小說一樣的平凡。還有一點，這理想寧可與戀愛相衝突，絕對的要成其為社會的，非個人關係的才好。」

「那麼不如為這理想把戀愛乾脆犧牲了不更好？」我笑着。

「……也未嘗不可以。」他也笑着說，「朋友，你能更進一層的思索，這是我出乎希望之外的。祝禱你！你成功了還是你自己成功了，不過使我的刊物叨一點光罷。成功了，我替你出個專號。沒有成功，朋友，我們毋須客氣，老老實實的把稿子退還你，我想你決不會見怪的。四點三刻，我要走了。你這裏有傘麼？」

我沒有確定的話回答他，因為這理想總使我疑惑。我只得呻吟着將他送出門，看看他在傘底下揮着汗捷步走了。

晚上到了，暑氣退了幾分，我為着朋友的關係，為着這理想的衝動，在燈下徘徊了兩點鐘。這兩點鐘使我發生了許多理想，只是結果沒有得到一個理想，然而我還是預備替他寫篇小說。

夜漸漸的沉靜起來。然C鎮的深夜我覺得只是死僵的。四圍沒有一點自然的景物襯陪我動手創造時的情緒，竟至連蛙聲和蟋蟀聲也聽不到，而且，很不容易看到蔚藍的天。在沉靜裏悠揚着的汽車呼吼聲，電燈公司發動機的抽打聲，留聲機裏那嬌豔的唱叫聲……使我的理想竟完全灰黯起來。我寫成這篇小說已經將近天明了，還添上一頁短短的信給他說：

「老友，我替你幫忙的工作完畢了，恕我不能得到一個怎樣圓滿的結束。我在這裏看不見茫浩的海邊，聽不見幽雅的鳥聲。我們在大馬路上電車上所遇見的青年男女，只要把他們的行徑寫得崇高一點，也許是達到了理想罷，但我始終想象不出，即屬想象，總也離不了四圍是海，上面是鳥聲。社會問題和婦女問題我都不大懂得，寫起來一定像一個問題或討論文。但現在我的這篇小說終於結束了，然指不出理想究竟放在那裏。明天這個時候你可以將它看畢了，如能得到你的同情，一個月或兩週之後或許可以和世人相見了。我在這裏希望着，一壁寫，一壁想，我只覺得人類只有能互相諒解，其餘一切都不必討論了，你覺這話然否？

「末了，我總當告訴你這篇作品自然離不了是一段戀愛的故事。」

二

公園裏一處茶座，四圍蓋滿了樹蔭，女郎瓊昭和她的父親，常見面的朋友適厂閒坐着啜茗。

她是一個活潑的，年紀已經過了二十五歲的大學畢業生，還不曾結婚。她時常露出一點微笑，但也時常苦惱，忿怒，用冷淡的言語埋怨着父親。慈祥的母親在四年前便和她，她的家庭永久離別了，這使她感着不時的悲哀因爲母親如其還在，對於她的心情一定體貼，了解得多了。若不是她好遊玩，好結交朋友，她一定常時用淚洗她的顏面了。周圍的男子們她都覺得可愛，有時又很覺得使她煩膩；她用許多理想來觀察他們，然而總不能決定。起先她覺得適厂十分使她敬重，因爲他是一個有名的哲學家而且善談吐，溫和，誠實。然而他漸漸和她親熱，反而使她漸漸感着冷淡，顧忌了。

「我時時懷疑一班受了教育的女子，」他的父親抓着花白的頭髮說，「并不是別的，就是她們卽屬受了教育也是一樣的不長進。她們并不是——絕對不是理性不及男子，只是不肯犧牲。犧牲應該是爲社會，爲國家。她們犧牲卻是爲個人利益，爲幸福，爲戀愛，……這種情形纔使女子不長進，做時代的落伍者。她們爲什麼不懂到這一點呢，瓊昭，我想你總明白罷？譬如求學問，就單說瓊昭，她卻要捨難就易，不學哲學而學文學。有的女子還是爲生活不得已而求學，可是瓊昭既不愁生活，也不愁沒有才幹，卻偏要把學問草草了事。這不是古今中外的女子都出於一轍嗎？……她的母親在時，還時常道長道短打阻她求學的志向，現在母親死了……我開辦了二十多年的報館，辛辛苦苦留了幾個錢，到底爲誰呢？瓊昭！都是希望你造就啊。你還是決定學哲學罷。世界上成功的女哲學家還沒有，何不爭口氣呢？我相信我的女兒不是普通一班的女兒，大學畢業了，應當還是繼續努力。學哲學最好！我決定把你送到牛津大學或劍橋大學去，等你學業成功而且有了非常的著作出世時再回來；我再把我的積蓄拿來開辦一個中國哲學研究院……」

瓊昭只望着旁邊的景物沒有話答，因爲她完全不曾聽到父親的話。

「……現在，第一步是擇師。」他的父親繼續說，「適厂現在已經是你的朋友，他的學問我相信得過的；就拿朋友的情面你從他一同研究正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比方適厂是柏拉圖，將來說不定我的女兒還是一個亞里士多德呢。世界上只有哲學家才够得上清高愉快，超越。這是眞的，到了那時候自然會覺得哲學家的壽命就比文學家要長！從柏拉圖直到現在的杜威，羅素，那們不過了六七十歲？這就因爲他們沒有煩惱，沒有苦痛，什麼事都是抱達觀的。……我不是希望女兒壽長——因爲這是打比方——不過希望女兒把求學做個長久的工作，因爲研究哲學是帶有永久性的。現在，瓊昭你是在攷慮我的話嗎？這是值得攷慮的，我在這裏等待你的圓滿的回答罷。」

瓊昭依然沒有話說，只覺得適厂低着那上面沉重的眼鏡謙虛地微笑着。

她的父親起來散步，輕輕地走開了。

沉默了許久，只一陣陣的樹香由風吹送過來。

當她的一杯汽水剛喝完時，適厂起來替她倒第二杯，微笑着說：「還覺得熱嗎？」

她看了他一眼說：「還好……。」

適厂感着很愉快似的，從袋裏掏出一個雪白的煙匣來，但旋即放了進去。她看見了他那被煙薰得枯黃的手指。她想他的煙癮一定很深，然而他和她見面已不止百次，卻從沒有一次當着她吸過一次煙。這是西洋的禮貌！她想這實在使他可憐……。

「適纔伯父也太開玩笑了。我想……瓊妹總不會怎樣見怪我能？」

她笑了一笑，但沒有話答。她想父親或許是故意走開了。她只得看了看周圍的風景，拿起父親主筆的新聞紙流覽着。在上面她找着那張副刊，便馬上看見當首一篇實驗哲學在今日的地位的文章，底下署名便是易適厂。她連忙將視線避開了，彷彿覺着這似乎有些侮辱她。

「其實哲學……也令人感着枯燥，」適厂說，像似已經知道她發覺他的文章了。「……真的，我至今還不懂懂了牠有什麼用處。……我打算來專門研究人生哲學。我想瓊妹……。」

「哲學既然枯燥，人生哲學不也一樣的枯燥嗎？」她揭了一頁報紙說。

「人生問題究竟與純粹的哲學不同。這可以講到生活，社會，家庭……哎，其實我們爲哲學犧牲了七八年，也無非是一個生活問題能了。」

「易先生還要講什麼生活呢？現在當了大學教授，不是享着最清高最榮耀的生活嗎？」她笑盈盈地說。

「……這那裏配講得上生活！這樣的生活着，實在太辜負人生了。哎，人生！我覺得人生總是悲觀的。」

「唉，易先生，想不到你竟也會悲觀。這不成了厭世的哲學家嗎？」

「當然。但我總還有一個希望。如果這希望失敗了，那我可真要厭世了，而且還要自殺。」

她覺得這話似乎又在侮辱她，而且唐突，幼稚。她想應該要離開這裏，但又不願意。適厂坐在對面似乎有許多話要說，只緊緊的握着手，好像對她表示一種痛苦。她感着這境遇很新鮮，自在，不意的把頭低下來只看住自已的手。

沒有幾分鐘，她斗然覺得適厂輕輕地移在她身邊坐了，眼角帶着淚。他的手也放在她的腕上了，兩隻不靈動的瞳子注視她的面部，吐着極溫和極迂緩的話向她誠懇地求愛。這使她更覺得安閒，自在，而且榮耀。然她的心裏也起了一點悲哀——不知爲着什麼原因起的悲哀。她細細地聆着他陳述出來的那些溫柔得可憐的話，說怎樣思慕她，敬仰她，怎樣感着自已的學問的枯燥，無用，因爲沒有她的戀愛。……一大段話

直說了半個時間之久。

這時候，她卻漸漸有些不安閒，不自在，而且煩膩了。她好奇地偷視着他那沒有血色的臉，深藏在狹小的袖裏那瘦小的手腕。她察覺了他的胸部是平的，外面的西裝兩襟裏藏着兩塊使胸部顯得很隆的棉花。大意看來他的肩膀似乎很秀健，然卻也萎縮在肩頭的兩塊棉花裏面……這些都使她生出一點輕微的煩厭。

『易先生，我十分感謝你的誠意。』她斗然迅捷地說，『不過這事不能勉強的。卽使我們因愛情而結婚，我想……這是我們生活上的阻礙；我不懂哲學，至多也不過替你抄些哲學著作的稿子罷。并且……老實說，卽屬我應當愛你，但時機還沒有成熟。』說着，她將她的手抽開了。

『……你始終不能愛我嗎？瓊妹，請你答覆一個堅決的字能。』

『……并不是不能，因爲我已經有了愛了，難道還可以愛你嗎？』她看住他的兩手說。

適厂嘆了口氣，拭了拭眼淚，起來坐在原位，將兩手捧着頭，表示他全然失望了。

* * * * *

她隨父親回家來便接到映秋一封約她看影戲的信，地點在公園的對角，父親已察覺她拒絕適厂的愛了，似乎很失望，只是悶悶地坐著。這於她十分不安，但又好像對父親已經復仇了。

第二天她赴約的時候，忽接得一個新結識的朋友江修的電話，也約她在公園裏聚餐。她想起了江修，腦裏便浮出一個矯健的英銳的少年軍官的印象來。將映秋來比江修，好像一隻美麗的鸚鵡比一匹雄駿的馬。……她覺得江修自然可愛些，但映秋能了解她些，溫柔些，不像江修那種氣勢凌人的模樣。然而這一點卻顯得江修更可愛……。如其他兩人能作一個長時期的情敵，她以爲將來一定是江修得着最後的勝利。

走到公園的門首，她看見映秋在鐵欄柵旁邊吸着雪茄等候着。他知道她來踐約了，便把手裏的煙擲開，很活潑而且愉悅地來迎接，替她將馬車費開了，引她橫過街進影戲院來。

她跟進戲場，和映秋並排坐着，靜靜地聆着他那輕巧溫軟的慰問，聞着那芳烈的髮油香味。今日的映秋確實更比從前馴服，體貼了；他的衣飾也令人感着一種幽雅的美，和一位有天才的畫家一樣。場中的電燈熄滅時，她的手不由的任他握作了，還覺着他的唇吻在上面輕柔地觸了一下。她又想起了他是一個資本家的兒子，想起了高樓大厦，旅行時火車的札札聲，和各處山水名勝的風景……。

這一回電影映的是一個伯爵和一個窮苦的少女的戀愛故事。後來那伯爵因爲不得戀，決定把身軀捐給國家，然而在戰場他遇見了一個看護婦，她便是他的情人——那窮苦的女子。一場猛烈的戰爭後，他受傷了，經過她長期的看護和親密，他們便結婚了。她看了很感動，便想起了乘着駿馬揚着指揮刀在戰場上馳走的江修……。

散場了，映秋挽着她的手，請她到公園裏晚餐。他倆雜在觀衆裏剛踏

出頭門，便聽見後面有呼映秋的聲音。她回了回頭，瞥見那是一個裝飾得極濃豔的少婦，似乎想和映秋談話，然映秋只挽着她向前走。

「映秋！怎麼啦？你不認識我了嗎？」那少婦跟上來逗着他帶着一點怒容說。

映秋抬着那冷淡的臉，挽住她只往前走。她感着很不安，不期然把手從他的臂膊間引了出來。

他在街邊轉了一個身，便拉着她跳上馬車了。

「喂，映秋！果真不理我麼？」那少婦又跟住他說。

「你瞧着罷！我不來找你我不做人……。」那少婦狠狠地對馬車指了一指，轉身去了。

她在馬車裏十分的懊喪，只問他那少婦是什麼樣的人。映秋說她是他的一個遠門親戚，因為想找他借錢。

「既然是親戚，你為什麼不理會她呢？」她冷峻地問。

「……她的行為太壞，借錢把她等於教她墮落。」他說。

她全然不信實這話，沉默地望着路景。

馬車繞着公園行了一個圈，仍復回到公園門首來。

* * * * *

她和映秋正在公園裏的西餐館坐下時，江修忽然從對面座上跳了起來，只醉得一臉通紅，走近她來恭謹地問好，還請她移過去一同用餐。這使她很躊躇。映秋在旁邊正點着菜，臉上泛着一點怒容。

「他是誰？」江修暫時對她坐了下來，冷聲說，用一種銳利的眼光看了他一下。

「我的同學，楊映秋先生。楊先生，我替你介紹罷，這位是江修先生。」

映秋很不以為意，仍點了點頭。

「密斯熊，今天究竟是那一個請你呢？」江修站起來直爽地說，「如果是我請，那麼還是請你過來罷。」

她看了看江修，看了看映秋，沒有話說。

「請客有什麼你我？」映秋很冷淡地迅捷地說，「人家請了不就算了。伙計！把菜單拿去。」

「你說什麼？」江修走攏一步問。

「你又問什麼？」映秋將菜單朝伙計的手裏狠狠地一塞，說。

「……你的眼睛怎麼不認識人？你知道我是受你的欺負的麼？」

「我欺負你幹嗎？」映秋似乎輭了。

「你不欺負人就得少瞎說！」江修大聲說。

「……不必動氣罷。」她只得離座起來，慈祥地說，「就算江先生請好了，反正楊先生還沒有點好菜……」便愁悶地走到江修的座上去了。

映秋在那壁斗然離座站起，將衣帽搶在手裏，跑到門口重重地罵了一聲「渾蛋」走了。他是懦怯，怕江修的氣勢，怕橫在江修腰間那條吉林式的手槍。

「……我不看熊女士的面子，早就把你一槍送終了。這沒廉恥的資本家走狗！」江修朝門外罵了一聲，回身來似乎對座客顯耀着，說：「我還怕他？那些軍閥武人都不知道在我槍底下死了多少！他敢欺負我？」說着，走回座來，對她改成謙虛的笑容安慰了許多話。她只得假意微笑着，用驚恐畏懼的眼光不時地偸視他。他正在解開手槍，將裏面的子彈上進去又退了出來。她在電影裏面看見人家帶着手槍卻有英雄氣概，然而眞實的看見手槍反而感着不安和畏怯。然而她想江修不凶暴，一定可愛，因爲他的眉目，他的胸肩都是英雄的模型，但……。

酒菜都來了，座客們開始紛紛議論着，常時偸看着他兩人。江修更加親密，只是勸着用酒菜。她覺得他完全不懂女子的性格，完全沒有那種對女子應有的禮節。他更殷勤，她便更不安，喝酒只是將杯子起了一起，用菜只是將箸在菜盆裏攪一攪。江修的酒愈喝得多，她愈害怕。她想起身告行，但又彷彿太早了一點。……

散席了，江修陪着她在園裏兜了一個圈。她決定向他告別回家。因爲夜已臨近了，她的四圍好像藏着無數的恐怖。

「路上不便得很，」他說，「我送你回家罷。我的汽車就在門口。」

她只得感謝他，想他雖則粗莽，然對自己還恭敬，誠摯。出了園門，他扶着她上了汽車。汽車朝馬路上竄走了。迎面的涼風使她的心襟要鬆爽一點。

「車夫知道我的家在慶西街嗎？」

「自然知道，我告訴他了。」江修說着朝她似乎有所用意的看了一下，卻是沉默了。車駛得很快，使她全然不明瞭究竟朝那方走。江修提出許多話，用曲折而生硬的口氣來問她，問映秋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她只說是她的朋友。他似乎很困惱，疑慮，嫉妒。

車斗然停住，她以爲到家了，但又不是，只見電燈輝煌，車馬擁擠，原來是在城東一家大旅館的門首。她急忙地下了車，便預備叫別的車走。她悟到了江修的用意……不禁由慚惱而憤怒起來。

「進去坐坐罷，車上太困倦了。」江修笑盈盈地預備拉她的手說。

「不要欺騙我！」她不期然將手幌開怒聲說：「你不是允許我送我回家嗎？……江先生，我知道你這卑鄙的意思！趕快走開罷。」

江修愕了一愕，復笑道：「密斯熊不是說醉話嗎？……回去何必這樣早呢？還是進去歇息一下罷。」說着，便來搶她的手。

她向一輛車跑去；江修預備趕來，四圍的車馬夫斗然哄笑起來。他忿怒着奔回去找他們問話時，她的車已經駛去了。

她跑回家來，走進書房，便看見老父坐在案旁剪着新聞，慘淡的電燈照着他那一叢半白的頭髮。她斗然想起母親已經死了，哥哥弟弟也沒有，只有父親……她的心一陣酸，便投在他懷裏痛哭起來。

她的父親很驚訝，但早已知道女兒的心情了，只拭着淚安慰她。他說他怎樣體恤女兒，瞭解女兒，……直說到哲學家適厂的身上，說她應該和適厂做終身的伴侶。

她在悲哀中感覺了適厂的柔和誠實……想她應該要愛他，但似乎總不能愛他。

回到臥室，婢女丁香進來照護她。她看見桌上放着一籃鮮黃的梨子，婢女說是花匠壬生送她的，因爲壬生知道她這幾天想喫梨，然而初夏時在市場上買不到，便特地向遠地的朋友要了幾斤來送她。

她不禁又感着一點悲哀，呆呆地望着籃裏，只是不忍喫牠們。

* * * *

三天四天的過去了，她只愁悶着不出門；許多朋友來找她，她都託辭拒絕了。她除開看一點小說外，便和丁香閒談着，或者到屋後花院裏散步，看壬生修剪花枝。她覺得壬生比她的一切朋友都溫和誠實，只可惜他是個窮苦的人。她每一次跑進花園，便感着一種熱情；從花蔭裏映出壬生那秀健的肩膀，玲瓏的眉目，……便想起了他好像是上帝差使下來的一個純潔的園丁。

在閒談裏她知道了壬生僅僅從高等小學畢業，有七兄弟，家裏還有幾個錢。後來父母親接連死了，家產便由兄弟們分了。他將分下來的幾百元來開紙店度日，不幸完全虧空了，便留下一點餘資跑到這裏來想求朋友找點差事，但又失敗了。在困苦中他當過挑夫，當過門房，現在到這來當花匠，因爲他從前在家裏種過許多花，所以很有經驗。

過了半月，她便戀愛了壬生。

這一晚很熱，她坐在花院的石凳上找壬生閒談。她覺得世界上無論什麼樂園都比不上這裏。自然常時她心理發生許多衝突，懊悔，但到這時候一步進花院，這懊惱又無形消失了。她的父親，丁香和幾個僕人都知道她和壬生熟諗，但決不疑心她現在正戀愛着他。

壬生將噴水壺灑着花枝，從她身邊經過。她熱情地注視着他，呼吸也緊張起來，全身的血似乎沸騰着。她叫他替她折一朵西番菊給她。他微笑地將花送過來。於是她緊緊地握住他的手，互相注視着，終於擁抱着他接了個長久的吻。

這一天晚上，一切都沉靜了，壬生從他那矮小的木屋裏跑到她房裏來。兩人熱烈地吻着，擁抱着，直到天將明的時候。

現在，她丟棄了適厂，丟棄了映秋和江修，決定戀愛壬生了。

然而，第二天，她的父親不知從何處知道了這事，將她叫了過來，用一種極隱痛極嚴峭的言語斥責她。她沒有話說，覺得十分慚惱，後悔。但她決定了，她始終戀愛着壬生。當她走開了，父親單獨地將壬生喚來，手裏捍着一條大棒，不由分說地奔上來打他，直將他打出門外。家裏的人除開丁香外，別人都訝異着不知道是何種事。

就在這天下午，她疑難了許久，最後毅然決定了。她跑到離家不遠一條小巷裏找着了壬生，央求他一同見她的父親。父親看見他兩人一同進來，憤怒得和狂痴了一樣。

她很嚴正地對父親說：『請你不必發怒罷，因爲這是我自已的事。現在，你的女兒決定和情人走了，到別的地方自謀生活去。女兒也知道這

許是不應該的事，但爲着愛情，不得不這樣抱決心。你允許給女兒的幫助財產，你還是留下來給別人罷。這裏你從前替我買的金手錶，鑽戒，還有許多闊綽的衣服，書籍，現在牠們於我沒有用處，一一送還把你。你對於我的好意我都感謝，但是只可惜做女兒的太不努力，太不長進了……：壬生，我們走罷。以後，父親，我和你完全脫離關係了。我也知道自己的前途一定不幸，但是……現在已經不能翻悔了。』說着，她叫壬生將衣服行李搬上洋車，拭着淚離開這高大的房屋了。

* * * *

兩個月以後，她和她的情人跑到離家很遠的一處小鎮市來。這鎮市是壬生的故鄉，現在只剩着他的一個老年的伯父，在鎮上開一個小雜貨店度日。壬生和他的情人來找他，這使他無限的歡喜，因爲他老了，無嗣，早已認壬生作兒子了，而且得着這樣一個美好聰明的媳婦，使他好像浮沉在夢裏面一樣。於是，他拿出一點積蓄來，替她和壬生租了兩間清潔的房子；壬生白天便留在伯父店裏作幫手，她便由他伯父的主薦，到一所育嬰院作保姆。他倆從此這樣的度着生活，每天回到這小小的家裏來便好像步進了天堂樂園一樣。

然而她的父親當她走了以後，竟至氣惱成疾，又爲着一家報館替他的女兒發表這件新聞，便向法庭提出訴訟，要求賠償他的名譽損失。後來兩家都沒有好結果，——那家報館因而停閉，然而他的財產也耗損大半了。

三

這篇小說寄去的第三天上午，我接到慕尼的回覆。

『老友，來件和大作收到了，我眞佩服你的神速。讀了一個鐘頭的時間，我將它仔細讀了一遍，覺得頭幾段寫的尙深切，但是後兩段結束，老友，我眞不懂你爲什麼弄出這樣一個好笑的把戲！我相信你決不是故意把後段草草了事，但又覺得你好像注重在後段，可是，難道這就是你的理想嗎？如其你有這麼一個理想，咳，老友，你眞太 cynic 了。你這簡直像似愚弄我，欺騙我，故意把我拜託你的事開玩笑！

『閒話不必多講，現在就照你那後一段來論事罷。一個有學識有人格的女子像瓊昭者，如有其人，她決不會戀愛着一個沒有知識的窮苦的花匠！這也不是說她不應當愛——因爲戀愛是絕對自由的——不過這種事絕對地在社會上沒有的。依這一層講，便是你取材料太過於 Inpracticable！而且，卽就理想上着眼，也似乎太滑稽了。社會上的姦通和私逃的事，差不多處處地方天天都有的，他們無非完全是爲情慾而出此，這那裏配講得上理想呢！雖然，瓊昭和她的情人逃跑時對她的父親有宣言，但左想右想，始終逃不出爲了一種低級的情慾緣故。一個這樣有知識的女子，把她弄成這樣一種結束……哎，老友你不是神經錯亂了嗎？

『我對你這篇小說的意見已經陳述出來了，但我決不是說你這作

品幾個的可笑，幾個的沒有意思。頭幾段的描寫很深透的，主人翁瓊昭的經過情形也是實在的，但總之壞在結束。我希望你把後兩段改動一下，把她和花匠的關係删去。依我的意思，瓊昭發見映秋和江修的祕密之後，自然覺得適厂對她的真實，在這裏她應該將轉變的心情來愛適厂。這樣結束比你的原意簡直好十倍，而且確實還帶有理想色彩。因為適厂愛她是為純愛，她轉而愛適厂也是一種悔悟之後的純愛。要寫得漂亮一點，還可以寫一筆這瓊昭女士成了將來的一個女哲學家。你的意思以為如何？

「明天如其天氣不大熱，你能彀到我這裏來嗎？我替你備一杯上等的冰淇淩，一個涼爽的座位。我竭誠的希望你費一兩個鐘頭將末段修改一下。」

我看了，立即回他一封信說：

「老友，你的話不錯，但我覺得將它改動是不行的，因為原來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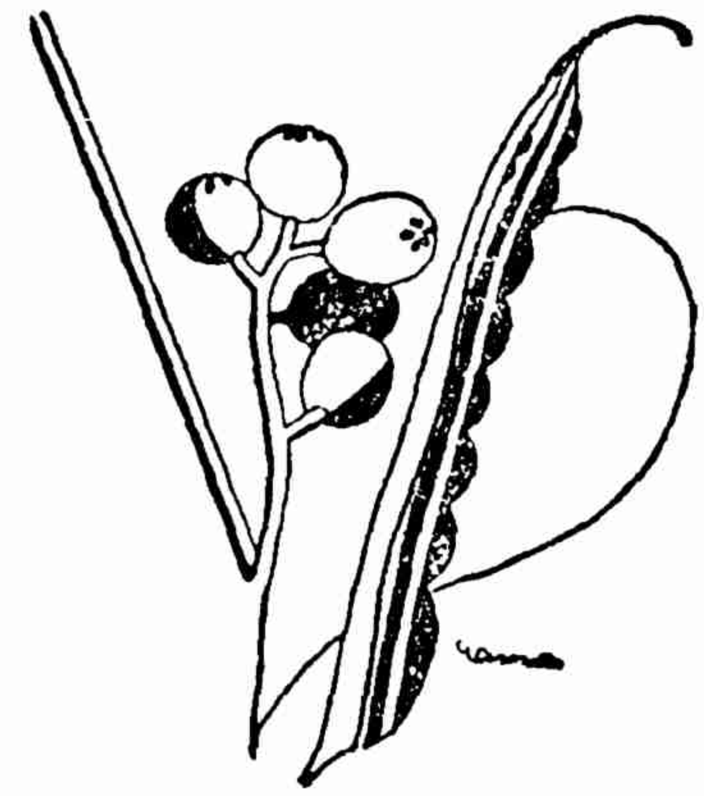


就注重在這一點。我不能將它弄得那樣平凡，幼稚，庸俗，——像你說瓊昭應該和哲學家適厂戀愛。你如能還多看兩遍，多摸索一下，也或許會懂我這一點意思。我早就對你說了，這決不是所謂理想。我之描寫瓊昭，正因為她是個極平凡的人。但她還有些見識，所以臨行時才能對父親說了幾句誠懇的話，還不至於因畏忌而和情人私逃。

「我想這篇小說雖完全沒有高尚的理想，但還不至完全沒有意思。只要世界上的男女都有瓊昭這樣的庸俗，平凡，將來說不定也是個理想罷。或者，你還會覺得我這話不過是退化思想罷，但我早就將這問題置諸度外了。

「我懇求你將原稿退還，把我全篇的情節我不能更動一個字的。如其出版界都不願意容納這篇作品時，我可以將它自費出版——總之，我總得使這點淺陋的意思在將來和世人相見。」

一七，四，一九二七，于H F。



棄兒 (der Findling)

德國克萊斯特 (H. v. Kleist) 著　李和庭譯

皮亞義（Antonio Piachi）是羅馬城中一個富裕的地皮商人（Güterhändler）爲買賣上的事情所逼迫他有時還要作遠道的旅行。因此他常常的撇下他那年靑的妻依羅飛里（Elvire），交給他的親戚們保護。這樣的旅行中，有一次，他帶了他的前妻留給他的兒子保羅（Paolo）——一個十一歲的孩童——一同到拉哥沙（Ragusa）城去。剛巧碰見城內發生一種傳染性的病症，城的周圍都陷在劇烈的恐怖之中。皮亞義中途聽見了這個消息，他立刻在外城逗留着，預備打聽病症的性質。當他聽見病症一天天的厲害起來，爲辦理這件事情起見，連城門都關閉了，他爲兒子的打算終久勝過他謀商的利益，所以他立刻就驅車趕程他去。

車行至廣野，他見一童子靠着他的車旁，伸手向他作哀懇狀，好像是受了極大的委曲似的。皮亞義停止了車，問他是甚麼意思？那童子很天眞的答道：他受了傳染；公差追趕着要想把他弄進病院去，他的父親和母親正是在那兒死了的。他非常誠懇地要求帶他走，不要讓他困死城中。接着他就捉住老人的手，緊握着牠吻牠，哭的眼淚都掉在牠的上面。皮亞義在乍聞驚嚇的震動裏正豫備把這童子遠遠的往身外推開，然而在這一瞬間，他突然變了顏色軟弱地倒在地下，這一來便激發了老人的同情：於是他立刻就和他的兒子下了車，將這童子放在車裏，一同上道，雖然他在這世界中不曉得怎樣處置他纔好。

皮亞義到了第一個路站，正預備和店主人們商量擺脫這個童子的法子的時候，已被聞風而至的警察所拘捕，並且派人把他他的兒子和尼可羅（Nicolo）——這病孩的名字——又都押送回到拉哥沙城。皮亞義對於這一種規定的慘酷的一切反駁，全歸無效；所以回到了拉哥沙城，他們三人竟在公差監視之下，進了病院，在那裏皮亞義自身雖然是康健，就是幼童尼可羅的病症也有了起色，但是十一歲的保羅，卻被尼可羅所傳染，三天的工夫就死掉了。

現在城門已經開了，皮亞義把他的兒子葬埋了之後，得着警察允他動身的許可。他心裏爲悲傷所激蕩，上了車，眼望着他身旁座位的空虛，很悽慘地拏出手絹來，擦他的眼淚，這時節恰好尼可羅手裏拿着帽子，走到他的車旁，向他送別，祝他一路平安。皮亞義彎着身子，伸出車欄之外，用一種哽咽着斷斷續續的聲音問他：是否願意和他一塊兒走？這幼童方明白了老人的意思，立刻點頭答應：呵，是的，很願意呢！病院院長經地皮商人問着：是否允許幼童同載，同他一塊走？他們微微的笑着堅確地說，他是上帝之子，別人不能阻撓他；於是皮亞義很悲痛地抱他上車，把他當作他的兒子一塊兒帶回羅馬城。

到了城外的大街上，這位田產經紀人纔着實的瞧了瞧這個幼童。他的優美是一種特殊的，有幾分頑癡的樣子，他那漆一般的頭髮都一縷縷的分成平直尖端向他的額前垂下，遮蓋着他的臉面，一幅陰沉沉的，毫不轉動的，而又是透露着聰明伶俐的臉容。老人問了他許多的話，他只作簡短的回答；他把手插在褲袋裏，一言不發地默然坐在車之一角，用了滿着思慮的訝異的目光，看那車邊所經過的許多事物。他時而悄悄的從帶在身邊的口袋裏，掏出一把胡桃來；乘着皮亞義拭淚的工夫，把牠擱進牙齒間咬開牠。

到了羅馬，皮亞義在簡短的說明這回事變之後，把他介紹給他的年青有德的愛妻依維飛里，而她呢，想起她所愛的那幼小的繼子來，自然忍不住要很傷心的哭一場了；尼可羅雖是很生疎地僵然站在她的前面，她還是很親熱的把他抱在懷裏，將前子所睡的牀指給他作臥榻，前子所有的衣服也都給了他。皮亞義送他進學堂學寫字，讀書，算術等功課；並且因爲他在一種很容易了然的樣子之下，竟非常愛重這個幼童，所以過了幾個星期，他得到了再不能生育的依維飛里的同意，居然把他承繼作了自己的兒子。後來他辭掉一位爲了許多的原因使他不能滿意的帳房先生，就叫尼可羅頂替了他的位置，他很高興去瞧着他的兒子很切實地，很有利潤的去辦理他所管的那些紛繁的事務。他的父親是一切僞善者的死敵，所以除了不滿意於他和加羅米里特爾修道院（Carmeliterkloster）的僧人們往來之外，幷沒有責難他的地方，這些僧人是因爲覺得老人這份闊的家產定要遺留給尼可羅的，所以他們對於這位年輕無識的少年纔肯特別的示惠要好；在他的母親這方面，除了覺得他對於婦女的戀慕心的發達太早了一點之外，也沒有甚麼不愜意的地方。這是因爲他在十五歲的時候，在拜訪僧人的機會中，已經成了主教的姘婦特沙飛拉（Xaviera Jartini）的誘惑中的一個勝利品，他雖是經過老人嚴重的叱責與要求，勉強地將這種關係斷絕了，但是依羅飛里卻仍有許多的理由，覺得他在這宗凶險的情場裏的節制還是不很大。然而尼可羅在二十歲的時候同一位年輕有德的記奴亞（Genua）的女子孔斯坦欽（Constomza Parquet）結了婚，她是依羅飛里的姪女在羅馬城中在她的管理之下撫育大的，那末關於末了一層，那危險的泉源好像是堵住了的；雙方的父母都很

滿意他爲表示這種意思給他看賠了他一份很豐腆的嫁妝，此外他們還騰出一所美麗寬暢的房子給他住。簡而言之，當皮亞羲六十歲的時候，他竟做了他對尼可羅所能做的最末之一步：除了一些輕微的資產之外，地皮生意根本所在的全副產業，他用了法律的手續交給尼可羅，而他和他的誠實的愛妻依羅飛里退居安閒地位，她是現世中的一個淡泊自足無所希冀的人。

依羅飛里的心裏存着一道憂鬱的深痕，這是在她童年的歷史中，爲着一樁使她受了極大的激刺的事情所遺留下來的。她的父親巴羅堯特（Philippo Parquet）是記奴亞城中一個闊綽的染布商人，住宅的後面，爲着適應他的工作起見，緊靠着用方石築成的海堤；挂染色布用的大樑伸出海面有好幾丈遠，樑之一端猶入房簷中。一天不幸的夜裏，房子着起火來，蠹所的宅子好像是用瀝青和硫磺建築成的一樣，立時就把所有的房間一齊燒着了，火光往上湧，四面飛舞着，到處都爲火威所挾迫嚇慌了這位十三歲的依羅飛里，她只是見梯就奔，後來連她自己也不知所以的落在一根大樑之上。這可憐的女孩不到天不到地的在中間搖曳着，實在不曉得怎樣纔好了；在她後面那已燒着的房簷的火焰爲風所鞭扇漸漸的蔓延到這根樑上來了，而在她底下的，又是那廣漠洶湧的大海！她已下了一死的決心，想在這兩種凶險中去做那痛苦較少的一種，她正想往波濤裏一跳的時候，突然間在過道中現出一位記奴亞的貴族公子，把大艪往樑上一擲，捉着她大胆而又靈敏的一齊從樑上下垂的濕布往大海裏掉下。在港中浮着的一支遊艇把他們接了上去，在許多人歡呼之下，他們被救上岸。但是卻有一件遺憾的事呵！這位年少的英雄在穿過房屋柱下垂的時候，從窗臺上掉下的一塊石頭使他頭部受了重傷，不多時竟至神經不能自主地睡倒地下。他的父親，一位伯爵，在他被抬入他所住的旅館之後，因他的傷勢拖延難癒，所以就從意大利各地請了許多名醫來，醫生們給他解剖了好幾次，並且取出了許多廢骨；但是，爲那不可測的「天之命」所支配，所有的手術終歸無效。他雖是在依羅飛里——她是他的母親請來看護他的——的手裏，成效還是很少，這樣子睡了三年很痛苦的病榻，這期間這位姑娘從沒有離開他身旁一步，臨了，他很和藹地再和她作一次的握手，遂悄然逝世了。

皮亞羲和伯爵的家庭有買賣上的往還，他認識依羅飛里就是她在那裏看護他的時候，過了兩年他們便結了婚，他很小心的恐怕當她面前提起他的名字來，他知道，那會使他記起他來，她的優美柔嫩的心情要受過烈的衝動呢。就是一些輕微的因緣，只要可以引起她對於那位少年爲她所受的苦，爲她所喪的命的記憶時節，總是能使她感激到下淚的；并且登時就沒有可安慰她的話了；她能到那裏去，她就到那裏去躲着，也沒人敢跟着去安慰她，因爲人們早已試過的，別的法子全都沒有用，只有讓她靜悄悄的獨自在一邊哭出她的悲痛來，還好一點。皮亞羲之外，沒有旁人能夠知道這種奇怪的，時常發生的悲痛之原因；她一

生關於這件事從沒有一句話從她的嘴裏說了出來。所以人家往往把她這種情形歸於神經過受刺激之故，以爲是她結婚後不久所害的一次很利害的熱病所留下的結果，因此對於這件事的一切推測也就因之停止了。

尼可羅和特沙飛拉的關係雖經他的父親嚴厲的禁止，但是暗中仍然沒有完全斷絕，後來有一次，尼可羅偷偷地，也不給他的妻知道，託詞赴朋友的宴會，竟和她一塊兒參與齋節前的化裝跳舞大會。他穿一身記奴亞的武士服裝——這是他爲赴這次的跳舞會偶然選定了的服裝——在夜深人盡睡的時際回到家來。剛巧那天夜裏老人有點不舒服，依羅飛里爲救護他，一時喚不到使女，自己起來到飯廳裏去替他取一瓶醋。她正在把立在牆角的櫥子打開，站在一張椅子的邊緣上，在許多杯瓶之間來回地尋找的時候，尼可羅輕輕地開了大門，拿着一盞遊廊裏點着的亮，穿帶着纓帽，大氅和佩劍，走過飯廳。他全沒看見依羅飛里，昂然向着他的臥房必經的門那塊兒走，他正在那對着那鎖了的門發怔的時候，依羅飛里在他後面手捧着瓶子和玻璃杯，在恍惚迷離中一眼瞥見了他，好像是中了無影無踪的閃電似的，就從她站立的椅子仆倒地板上。尼可羅嚇得面全青了，正想轉身去救她的時候，她倒地碎物的響聲使他慮到准會把老人引出來，他那恐怕受叱責的心便勝過了其他一切；他於是忽忙的接着就在她的腰裏解下一束她帶在她身上的鑰匙，找出一條合用的之後，又把這一束鑰匙擲向飯廳裏，趕緊地跑了出去。不多時，皮亞琪拽着病軀從牀上跳了出來，扶起她，同時那些按鈴喚醒的僕人和婢女也拏了燈來，而尼可羅呢，在他換上了睡衣之後也走了過來，還問着：又出了甚麼事了？當時依羅飛里嚇得舌頭全都麻木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所以除她之外，只有他自己纔能夠回答這件事的來頭了，於是這件事的內容就如是的永遠蒙在祕密之中；依羅飛里遍身發抖着，人們將她抬到牀上去，她在那裏害了好些日子的劇烈的熱病，雖說是藉了體力恢復了她的健康，但是一種特殊的闇然的憂鬱始終還是留存着的。

這樣的過了一年，尼可羅的妻子孔斯坦鈫病倒了，她和她所生的孩子在產期之內一齊都死了。這回事情的本身不特因着失了一位有德的，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兒是很可悲悼的，并且因此便開了尼可羅兩種慾望——對於婦女的引誘和繫戀——的門戶，那更是可痛心的啊！他整天的託詞去尋安慰在加羅米里特爾僧人們的房裏鬼混，以爲沒有人看破他這種勾當，但是當他的妻活着時，人家已經曉得他只是以極少的愛情和誠實對待她的了。一天晚上——那時孔斯坦鈫還沒入土——依羅飛里爲了預備出殯的事走進他的房間，在他的旁邊見有一個使女，圍着裙子搽着粉的，她一見就曉得是特沙飛拉的侍女。依羅飛里立刻把眼低下，一言不發地轉身就離開這間房子；從這件事情無論是皮亞琪或是別人都得不到她的一語，她只有懷着滿心的委屈跪在極其愛尼可羅的孔斯坦鈫靈前，痛哭一場而已。但是，從城裏歸來的皮

亞義在進門的時候，恰好也碰見這個使女，他登時就覺得她到這裏來是做甚麼事的，於是就很嚴重的向她說話，半騙半嚇的，弄出一封她身邊帶着的信。他回到他的房裏去讀這封信，并且發現了他所豫料的事情：就是尼可羅對於特沙飛拉的一個迫切的要求，請她規定他所盼望的聚會的時間和地點。皮亞義坐下立刻去假造特沙飛拉的筆迹，頂着她的名字回覆他：「卽時，傍晚之前，在馬克答里能（Magdalenen）教堂」——用一個別處的印章打在信箋上，佯作從那個女人處得來的，讓人送到尼可羅房裏。這個詭計完完全全的得了手；尼可羅果然拿着大氅全然不顧那躺在棺材裏的孔斯坦欽，就這樣的出門去了。皮亞義見了這種情形，非常傷心，不管那爲明日備葬的一切盛典了，讓幾個桿夫登時的抬着棺材，只有依羅飛里，他和三五至親伴着，寂靜地往豫定的馬克答里能的墳塔安葬。尼可羅圍着大氅在那教堂的大廳裏立着，他乍見了似乎他很熟悉的一行殯列靠近前來，非常的訝異，他問追隨靈柩之後的老人說這是甚麼意思？而且抬着的是誰呢？老人手拿聖經頭也不抬的，只答道：特沙飛拉：——此後緊接着好像尼可羅不在這裏似的，打開棺蓋，在場的人們又祈禱了一會，把蓋關上，送進墳塔裏去，上了鎖。

這宗事情使他非常的羞愧，於是在這位倒霉的人的胸膈中就喚醒了對於依羅飛里的一種火熱的仇恨；因爲他以爲老人當衆出他的醜，準定是由她作主的。皮亞義許多天都不跟他交一言；尼可羅爲着孔斯坦欽的遺產需要老人的樂意和同情，有一天晚上就覺得不得不緊握着老人的手，帶着悔過的面容立誓要登時永遠的和特沙飛拉分離。然而這個誓言他本來就不打算實行，反之，人們對於他的反抗，更犀利了他的執拗，並且使他把躲避老實的老人的注意的方法更加練習得精明了。他同時覺得沒有一回像上次依羅飛里在房子裏逢見了那個使女要！他的好看的時候，在開門關門的一瞬間那樣的美麗過。在她兩頰上燃着柔和的怒火般的一種不快意，在她的慈和的，很少爲感情所激動的臉面上灌注了無限的悲情；他不相信：她目覩這樣多的誘惑而不親自向那一條道上走，在這條道上的花他要折而又爲她的輕蔑所責罰的。他爲這一種的急切念頭所燃燒，恨不能立時的在老人之前作了她對他所作的同樣的事情，他現在所需要的，尋找的，無他只是找機會使這種意念得以實現。

有一次，正當皮亞義出門的時候，他從依羅飛里的房門經過，突然爲從房裏發出一種說話的聲音所震住了。爲煎迫的惡意的希圖所支配，他立刻彎下身子，把眼睛和耳朵正對着門樞紐。——天呵！他究竟見了些甚麼呢？他見她正在出神地跪倒一個人的脚下，他雖然不能認出是誰來，但他很清楚地聽見了確是用戀愛的音節說出來的嫋嫋的語音：可里奴（Colino）。於是他心裏亂跳着就靠在了遊廊的窗戶上，不露聲色的，由此窺察那房子的出路。現在從鎖鑰處輕輕地起了一陣響聲，他以爲可以把這個女僞善者的假面具揭穿了，他所豫料的那個人兒

就要出來了：但是代替他所像料的那個生人，由房裏出來的却只有沒有伴侶的依羅飛里一人，她那冷靜沉默的目光淡淡漠漠的由遠處向他射來。她的衣袖下帶着一方自織的麻布；當她用帶在腰間的鑰匙鎖了門之後，安安閒閒地手扶着欄杆慢步下樓。這一種的做作，這一種虛僞的安靜在他覺得是無恥和詭詐的極峯；她剛出了他的眼界，他趕緊去取了一把可以開一切鎖的總鑰匙來，驚驚怯怯的向四周稍爲察驗了一下之後，悄悄的把房門開了。然而他怎樣的驚奇起來了呵！因爲他發見的只是空虛的一切，就在牆角裏也絕找不出像一個人一類的東西，只有一幅少年武士的全身肖像，擱在壁龕裏紅綢幔幃的後面，爲一個異樣的亮兒所照耀着。尼可羅不知怎樣的反到害怕起來了，這幅像的一雙大眼睛在他的對面瞪着瞧他，許多的思想穿過他的胸懷，還沒等到他把他的精神收斂和整理攏來時，那爲依羅飛里發見了會受罰的恐懼已經捉住了他；他倥傯地鎖了門，趕快離開了。

他對於這件奇異的事實愈加尋思，愈覺得他所發見的那幅像的重要，而他急欲一知「依羅飛里的那種舉動的是誰」的一種好奇心在他心裏迫壓和燃燒得也愈加利害。因爲他所看見的位置的大致形勢確是跪着的，並且她向她面前所跪着的那個人兒一定是亞麻布上畫的那位少年武士的形狀了。他內心的不寧使他不得不去找特沙飛拉，並且向她把他所遇到的奇事訴說一番。而她呢，在打倒依羅飛里的意味中確是與他相合的，因爲她覺得她在交際上所發生的一切困難都自依羅飛里來的，所以她對着尼可羅表示希望到房子裏看一看那擱着的肖像。因爲她能够誇耀的結識意大利的名貴之多，只要有一點名望的人曾到過一次羅馬的，那末，她就希望可以認得出來的。十分湊巧，皮亞義夫婦爲要拜訪親戚，在一天的星期日往鄉下去了，尼可羅剛知道了立刻跑到特沙飛拉那裏去，她和她的女兒——這是她自大主教得來的——以看書和繡花物品爲名，當做一位面生的太太帶進依羅飛里的房裏。但是，尼可羅是怎樣的驚駭呵！當他剛揭開幔帳時，小克拉拉（Klara 小女兒的名字）嚷着說：天呵，我的爸爸！「尼可羅！」除了你還有誰呢？——特沙飛拉默然無言。在事實上，她愈看那像愈覺得與他有可駭的相肖，這在她的記憶中自然是可能的：她想到他在近數月前和她祕密赴化裝跳舞會的那一次，穿着一身武士服裝，那時候就覺得這幅像和尼可羅簡直的是一個人了。尼可羅想用譏刺的話掩飾那突然間注滿他的兩頰上的暈紅；於是他就與那小女孩接着吻說道：不錯，可愛的克拉拉，這幅像是像我，也如同你像那以爲是你的父親的一樣！——特沙飛拉的心裏因此却激起了苦惱的猜疑的感覺，她瞪了他一眼；走至鏡子的前邊站着說：管他是誰呢，反正沒甚麼大關係；她透着冷淡的樣子向他告辭，立卽離開這房子。

特沙飛拉剛走了，尼可羅的心裏對於這次的事情便起了活躍的衝動；他很高興地回憶到那天夜裏他使依羅飛里因奇幻的現象所起的離奇的和劇烈的驚駭的那種情形。喚醒了素以道德的模範遊行社會

上的她的一種烈情的念頭，和對她報仇的慾望，差不多同樣重要地阿媚着他。并且因爲在他的心裏展開了一種一舉兩得的希望，既可達到了那一種的目的，又可償遂了報復的念頭，所以他很難耐地等着依羅飛里之歸，那時節好在她的眼睛的觀察中可以確定了他那飄飄的推測。支配着他的一種迷惘爲那種回憶所衝醒——當着他在門樞紐中偸聽着依羅飛里呼她跪着的那幅像之名曰：可里奴的那種回憶。在這種本地所不用的名字的音響中有多種的解釋，他不自知地使他的心在甜蜜的夢中搖曳着，並且在這兩種官感中，不信任眼睛呢，還是不信任耳朵呢？二者間的抉擇，他當然是傾向很活潑地阿附着他的慾望的那一種了。

過了些日子依羅飛里纔從鄉下回來，並且從她這次所訪的表兄家裏同了一位想到羅馬觀光的小女親戚一塊；她正在很客氣的替那小親戚斡旋一切，尼可羅却很和氣的樣子扶她下車，她只是淡淡的飄了他一眼。爲招待這位女客犧牲了好幾個星期的工夫，鬧得全家都過的非常之不安的日子；家裏的人整天的忙着陪這年幼活潑的姑娘在城裏城外遊玩她喜歡的地方；至於尼可羅呢，他在帳房有事情，這種小的遊逛也就沒有去邀他，所以他對於依羅飛里又回到他那最不愉快的興趣，他只要想到她在秘密中崇奉的那不知名的人，一種最不舒服的和最苦悶的感想又開始了；正在小親戚久已切盼的動身開始的那天晚上，他滿想依羅飛里必要同他無話找話的攀談，但是她却一言不發，默然的整個鐘頭坐在吃飯桌子的旁邊，做一件小的女紅。這種情形更是使他那懷着鬼胎的野心難堪了。恰巧，皮亞義前幾天查問那裝象牙字粒的盒子。那是在童年之時用來教尼可羅的，現在老人想着既然沒有人用牠，要送給一個近鄰的孩子。所使的那丫頭在許多舊東西裏找來找去只找到那湊成 Nicolo（尼可羅）名字的六個字母；其餘的大概因爲很少和小孩生關係，所以不大注意，在任何的一個機會中都可以散失了。尼可羅一隻手支在桌面上，迷迷離離的想起心事來，無意中把許多天以來擱在桌子上的字型拿在手中耍着，他突然間看到——在事實上是偶然的，因爲他的驚異，是他一生所沒有的——那鉛字的連結，變爲 Colino（可里奴）的名字了。尼可羅素來對於他的名字中字母上不測的變換，是不甚明瞭的，爲一種狂妄的希望所激動，就用一種懷疑的和內怯的目光看了坐在他旁邊的依羅飛里一眼。這兩個名字字母上的符合，在他覺得好像不是偶然的，他制止着心裏暗暗的欣幸，細細去酌量他這個奇異的發現的範圍，他縮手回來，心裏霍霍地跳着，專等依羅飛里擡頭去看那裏顯然擺着的名字的時刻。他所期待的事情果然不錯；依羅飛里在休歇的一瞬間，注意到那字母的位置，表出一種坦然無慮的樣子，因她有點近視，所以就彎着身子靠近那邊去讀那字母，這時尼可羅裝作冷淡的樣子低着頭也往那邊看去，但是依羅飛里的眼波裏卻陡然透着一種奇怪的苦悶的光輝由尼可羅的臉面上一閃而過，帶着一種說不出來的隱痛，再倣她的活，她的面容不知不

覺的起了一層溫柔的暈紅，淚珠一滴滴往膝蓋上落。尼可羅雖然沒有抬頭去看她，而她內心一切的衝動，他全覺察到了；他一點也不懷疑，她在這種字母的倒置中只是藏着他自己的名字。他看見她忽然很溫柔的樣子把那些字母攪亂了，擱下她手中的活計，向她的臥室去，這時尼可羅的野蠻的希望卻達到了堅決相信的巔頂了。他正想站起來追了她去時，剛剛的皮亞義從外面進來，問使女說，依羅飛里在那裏？得着的回答是：她覺得不舒服回去躺在牀上了。皮亞義並沒露出甚麼很大的驚恐，轉身就去看她到底做甚麼了；過了一刻工夫，他得着她不來吃飯的消息回來，也沒有說別的甚麼，尼可羅於是乎想着，他所經過的這種猜謎式的事情是怎的一回事，他已找着解釋的鎖鑰了。

到了第二天的早晨，他正在一種無恥的喜悅中籌畫怎樣去利用他所發見的事情，收到特沙飛拉一紙信片；她邀他到她那裏去，關於依羅飛里方面要告訴他一些有趣味的事情。特沙飛拉因着供養她的那位主教的關係和加羅米里特爾修道院的僧人們非常接近；因爲他的母親依羅飛里曾到這修道院作懺悔的禱告，他於是相信，特沙飛拉一定是得到了那一種消息，可以證明他那無良的希望的。然而，當着在特沙飛拉的一種詭詐的問安之後，她微微地笑着拉他到她所坐的座位來，和他說道：她所要告訴他的，是依羅飛里的戀愛的對象已是十二年來在墓中昏睡的死鬼了，那時候他是怎樣的不高興，被從迷惘的搖籃中提了出來呵！——亞羅依流斯（Aloysius）是孟飛羅蘭的伯爵（Marquis von Mont ferat），他在一位居住巴黎的叔叔處長養大的，在那裏人們給他一個別號叫作可林（Collin），這個別號後來在意大利依諾的說法便轉成了可里奴；他纔是他在依羅飛里的房子壁龕中紅綢幔帳後面發見的那張肖像的原模呢；這位少年英勇的記奴亞武士在她童年的時代本着一腔高尚的熱心從火坑裏將她救了出來，而他竟因此得了重傷，以至於死。——她接着就請他不要再往別的方面利用這件祕密了，因爲那是她由加羅米里特爾修道院中的一位說是他也是從一位沒有可以與知這份祕密的權柄的人物口中纔得了來的。尼可羅的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的，安慰着她說道：那可不必掛心。他簡直完全失了常態，對着特沙飛拉的賊眼他想隱藏他的羞愧，幸而有一件急着要辦的事衞護了他，於是他的上嘴唇作了一種醜態的微顫，拿了帽子告辭去了。

現在羞慚，快意和報復種種心思都連合了起來要醞釀那最淫毒無良的舉動了。他很明白依羅飛里純潔的靈魂只有用欺詐的方法纔能得手；恰好皮亞義要下鄉去幾天，剛出門，有了間隙，他就準備着下手施行他所熟籌的魔鬼的計畫了。他找好了那樣的一身服裝——他在前幾個月的夜間祕密從化裝跳舞會回來，穿着在依羅飛里面前顯露過的那一身；披着記奴亞式樣的大氅，穿帶着騎胄和纓帽完全地和那幅肖像穿的一樣，剛在就寢前的那一刻工夫，攔入依羅飛里的內室，掛一幅黑布在壁龕中的肖像上，手執一棒，恰在畫的那位少年公子的位置，

等待依羅飛里的禮拜。果然給他那無良的野心上的銳利智力完全猜中了；依羅飛里一回兒便進來，她還是照常地在一種寂靜安閒的更衣之後，便把蓋着壁龕中的絲帳揭開，剛望見他，便叫着說：可里奴我的愛人呵！就立刻軟攤着倒跪在地板之上了。尼可羅從壁龕中走出；他站了一會，沉在她的美麗的賞鑒中，看着她的柔嫩的，在死神的接吻之下忽而蒼白了的形態；刻不容緩地用胳膀抱她起來，他一面從像上撕下那方黑布，一面抱着她放在室隅的牀上。把這種種做完了之後，他登時便奔去鎖門，而門早已鎖了；他想着，就是她的昏亂了的神經醒過來之後，對於他這種神幻的，超世的現像一定是不會反抗的，於是他轉到牀上去，竭力的在她胸脯上，嘴唇上用熱烈的接吻搖醒她。但是報復之神已追隨在惡徒的脚跟下了；這個絕無心肝的人以爲還要離家許多天的皮亞義，萬想不到就在這個鐘頭回家來了；他想依羅飛里必是睡了的，所以他慢慢地輕步行過走廊，因爲他的身上常帶着鑰匙，所以他能够無半點響聲，突然間闖進室內。尼可羅好像中了電的一般矗立着，他曉得他這類詭譎的事情再也無可遮掩的了，他跪在老人面前求他的寬恕，發誓對他的妻再也不作這等的行爲了。事實上老人也就想不作聲的把這事隱忍了過去；他抱着依羅飛里——她問了他幾句話，用一種驚惶的目光看着鄙汚的尼可羅——一言不發地歇了一會，一面拉上了她躺着的牀的帳子，一面從壁上取下一根皮鞭，給他開了門，指着大路，意思就是放他往這條路逃走。但是這位簡直是魔鬼的人物到了這步田地却仍瞧不出來除了一走之外是絕無可作的了，他反而立刻的從地上站起來，硬着說：老人應該遠離此地，因爲經過了完全有效的證據之後，他便是宅主，在這世界中無論在甚麼時候，對待甚麼人，他都可以執行他的主權的！——皮亞義至此簡直不能信任他的五官了；這一種從不曾經見過的凶惡好像使他繳了械的一般，他擲下皮鞭，拿着帽子和手杖，不一會就跑到他的學法律的老友花里留呵（Valerio）博士那裏，一個丫頭替他開了門，他剛進到內室，話還沒說得一句，就無知覺的倒在牀上了。這位博士留他和隨後奔來的依羅飛里在他家裏，第二天早晨，急速的出去，想要設法把這個窮兇極惡的罪人逮捕了起來；然而當在皮亞義用自己的沒有勢力的武器，想奪回他從前畫歸他的財産的時候，尼可羅已把這些財産開了一張清單，交給他那加羅米里特爾的僧人朋友們，求他們保護他對付這個想趕他出去的老糊塗。簡短着說，因爲他允許和那主教想擺脫了的特沙飛拉結婚，於是凶惡的事居然得勝了，而且在官廳方面因了這位僧主的要求下了一紙官書，證明尼可羅的佔有權和指令皮亞義不許去打擾他。

皮亞義先一天纔把不幸的依羅飛里葬了，她是在那回事變中得了一種很厲害的熱症死的。爲這兩重的痛苦所刺激，逼着他走這末了之一步：他把官書塞在衣袋裏，回到家來，憤怒增長了他的勇氣，他把生來身體薄弱的尼可羅狠狠地摔倒地下，將他的腦袋直往牆上衝。家裏的人們在事後方纔知道；他們還看見他將尼可羅挾在兩膝之間，把那官

書向他的嘴亂塞。事既已，他擲下所有的兵器，站起來，被捉入監獄問之後，判決用繩絞死。

按着奉教的國度的法律，在犯人未行「宗教懺悔」之前，是不能執行死刑的。皮亞義被判死刑之後，就竭力抗拒行宗教懺悔式。人們便用種種宗教上的方法使他感到對他行爲的懲罰是正當的，可是種種方法都失敗了。失敗之後，於是人們以爲假使他見了他所等待的死狀，悔罪的感覺或者可以打動他的心情罷，所以就把他引到絞臺上去。一個牧師站在絞臺之一面，竭力的向他描畫地獄中可怕的事情，他呢正是快要到那裏去的了；別的一位牧師站在台的那一面，說的是贖罪的方法，向他讚頌那永久和平之居。——這兩位牧師問他說：你願意獲得贖罪的恩惠嗎？你願意得着聖晚餐嗎？——「不，」皮亞義回答，——爲甚麼「不」呢？——我不要得永久和平的至樂。我願踏進地獄裏的最下層。我要再找着那當然不會升天堂的尼可羅，再施行我在今世還不曾稱心的報復！——他接着就上了刑梯，要求行刑者執行他的職務。簡單的敍來，他們不得不保留行刑，把爲宗教法律所保障着的不幸的他重新再帶回監獄去。人們在以後三天接連着做的這種試驗全是得着一樣的結果。在第三天幷不曾把他縛在絞臺的刑架上，又要他從刑梯下來時，他非常憤恨的樣子，把雙手高高的舉起，咒罵那不仁的法律，不讓他進地非常去。他呼喚全體的魔鬼來帶他去，發誓說他唯一的願望是速受極刑和被貶入地獄裏去，他幷且確切的說無論那個牧師再來勸

他，也是要照樣的答覆使他能進地獄去，好再捉着尼可羅！而後人們將這件事稟報到教皇座前時，教皇命令可以不必行赦罪的教儀處決他；因此就沒有一個牧師伴隨他，人們把他在得耳波波羅 (del popolo) 的刑場上靜悄悄的絞死了。

此篇作者亨利克萊斯特 (Heinr'ch Kleist) 是德國十九世紀的一個偉大天才 (G nius)，雖則他的造就還沒有十分成熟。他是一個天生的戲劇家，在戲劇的創作方面他覺得和哥德 (Goethe)，釋勒 (Schiller) 有同樣的天稟。他的目的是想做一個超出一切的大詩人，就是哥德也不在他的眼中。『我要把他的花冠從頭上撕下來 (Ich werde ihm den Kranz von der Stirn reissen)』是他的自負語。他想把沙士比亞的藝術和古代戲劇的特徵熔爲一鑪、——把情感的描寫和格式的嚴緊合而爲一。他對於戲劇，也和短篇小說一樣創造了他自己一種新的文調 (Stil)，實開後來寫實主義的先河。他在那時代——古典主義漸衰浪漫主義代興的時代，他竟能超出浪漫主義，一躍而至寫實主義，就這一點已足證明他的偉大了。但是，他爲一種病態的好名心 (Krankhafte Ehrgeiz) 熱烈地燃燒着，實足以爲他的工作——完成他的偉大計畫的作品之一大障礙。他很懷疑他的作品自身的價值，常常地自己毀去已成的文稿，到了總是沒有一種眞正的完全的偉大作品遺留下來。他的一生便是一幕浪漫的悲劇。這幕悲劇在他少年時已開始了。他生於一七七七年十月十八日，是一位軍官的兒子，早年卽已喪其父母。只十歲便和他六個姊妹分離到一位柏林的牧師家裏受教育。爲忠實於他的家庭的素業起見，於一七九二年實行當兵。一七九九年因爲軍人的生活不能滿足他，遂解職往 Franfurt a. O. 學哲學，物理學，數學與政治學。他和 Wilhelmine von Zenge 訂了婚，三年之後又解了約。在他和他的姊到巴黎作了一次長期旅行之後，回到 Bern，和小 Wieland (十八世紀德國大文學家 Wieland 之子) Zuhokke 等相交往。後來他到法國，意大利，瑞士等處旅行，回到 Königsberg 任事。一八〇五年他得着皇后露意斯 (Luise) 六十金幣 (Louis dor) 的年金。普法戰後，他在柏林被捕送往法國，後得其姊 Ulrik 的營救

始得自由。

克萊斯特有一種洶湧奇特火一般的性情。他對於「現在」總是抱了極大的悲觀。內心感情的澎湃使他左右不安。後來他想在哲學和宗教中尋找他的安心之處。他對於康德的哲學有高深的研究。在認識論中他知道了人類認識的範圍：眞理是不可得的，我們不能知道物之本體，所謂物只是五官的感覺而已。這種學說實構成他的內心的分裂，使他不得不遁入宗教——天主教的範圍中求安慰。一方面，他覺得人在宇宙間的微小，不能得到宇宙的眞諦，使他生出厭世的思想，一方面他爲他的環境所逼迫；他所最恨的拿破侖蹂躪了他的祖國，一再的壓迫他，逮捕他，而他同輩朋友多不能了解他，使他陷於孤立的地位，這樣一來，他唯一的出路，就只有「生之遁逃」——「死」了。後來他的女友 Henriett Vogel 夫人得了一種不治之症，於是在「死之途」上他便得了一個永久的伴侶。柏林城外的汪湖（Wansee）湖畔的碧綠的草坡，就是他跪在他的女友之前同時以兩粒子彈先後自盡的地方了。時在一八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之夜。

他的作品以戲劇和短篇小說爲最著。他以一生的力量投入一個作品中而卒未成功，這就是悲劇 "Robert Guiskard"。他現存的戲劇有："Die Familie Schroffenstein"，"Der Zerbrochene Krug"，"Pentherilea"，"Das Kätchen von Heilbronn der die Feuerprobe"，"Die Hermannsschlacht"，"Prinz Friedrich von Homburg"。他的短篇小說最偉大的可以說是後來寫實主義的創始者爲 "Michael Kohlhaas"。

我所譯的這篇棄兒只是他的短篇小說中之小焉者。而他的藝術的表現——浪漫而且眞切——在這篇中已給我們以十分的印象了。克萊斯特是從浪漫主義出發的，所以他的作品中總帶有幾分神祕的色彩；這篇中的心理描寫也有些少神祕的意味，使各人的性格眞切地呈現於我們之前，同時又使我們覺着其中有一種不可捉摸的現象，這是怎樣的一種甜蜜的感覺呵！於此我們就不能不佩服作者的藝術了。

這篇是取直譯的方法。只是將譯者所感到的，見到的忠誠地刻寫出來，所以文辭不暇十分修飾，望讀者諸君原諒。

一九二六，四，十八，北大四齋。

徵求

陝西西安太陽廟門街方明甫君徵求本誌第二十三卷第七號一册，願以四倍書價之現金或郵票作酬，後至璧還。

江蘇如皋縣栟茶市萬壽巷王煌之君徵求本誌第一卷第一號，第十七卷第一號，第十八卷第一號，第九卷第一號，第二十卷第一號，第二十一卷第一號，各一本，願以十四年之教育雜誌及中華教育界各一卷爲交換。後至璧還。

厦門鼓浪嶼法國領事館黃莕孫君徵求本誌第二十三卷第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三號，願以雙倍價値爲酬。

汕頭商業街二十六號三樓程仲和君徵求本誌第二十四卷第一號（卽國際現勢號上）一册，願以汕頭科學叢刊由一至十二，共十二卷爲酬。後至璧還。

暹羅曼谷嵩越路安利號林景瑞君徵求第二十一卷第七號一册，酬鈔洋一元，後至者附送暹羅舊郵票璧還。

商務印書館出版

全書四冊 **文學大綱** 現已出齊

每部定價布面十元紙面八元郵費六角

中等以上學校適用 「國語文科補充用書」

▲文言文讀本

中國文藝叢選……二冊一元二角
林氏選評名家文集……十五冊每冊二角至三角
正續古文辭類纂……十二冊一元四
經史百家雜鈔……十二冊一元四角
今古[illegible]精華錄……二冊五角
左傳擷華……二冊五角

▲詩詞選

中國詩選……二冊一元五角
歷代白話詩選……五角
唐五代詞選……連史四角 毛邊三角

▲文法與作法

中等國文典……一元
[illegible]文典……二冊八角
國文法草創……四角
文章學初編……五角五分
新著國語文法……一元
論說文作法講義……七角
新詩作法講義……六角
小說法程……七角
百科小叢書——作文門……一角
——修辭格……二角
作文研究……三角

中學國語文科補充讀本

撒克遜劫後英雄略……八角
俠隱記……二冊一元四角
續俠隱記……二冊一元八角
拊掌錄……三角五分
天方夜談……二冊一元四角
詩學原理……四角

▲文學概論

文學概論……七角
新文學概論……四角
托爾斯泰藝術論……七角
文藝思潮論……三角五分
近代文學思潮……四角
歐洲文學入門……六角
文學評論之原理……六角
社會的文學批評論……五角
詩詞學……一元二角
詩學……六角
詩之研究……六角
中國民歌研究……三角五分
新詩概說……四角
詩論……二角
小說的研究……九角

▲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大綱……一元二角
中國文學源流……九角
宋元戲曲史……六角
西洋小說發達史……五角
歐洲文學史……六角
歐洲文藝復興史……五角五分
俄國文學史略……六角

▲文字學

中國文字學……一元二角
新著中國文字學大綱……三角五分
同上參考書……五角

▲國學

經學通論……五冊一元五角
經學歷史……三角
國故新探……一元四角
國故論叢……五角
諸子通誼……五角
漢書補註補正……七角
漢書藝文志講疏……八角
古書源流……二冊二元
古書讀校法……五角
國學研究會演講錄第一集……五角

附錄



實行關稅自主撤裁釐金之通告

南京國民政府發表

吾國國民經濟日形衰落,固由政治組織不良,亦緣最近數十年來外感協定關稅之壓迫,內受釐金制度之摧殘,以致商貨艱滯,實業不振。本政府受國民之付託,夙夜競競,深知欲圖國民經濟之發達,非將爲惡之釐金及類似釐金之制度澈底清除,不足以蘇民困;而不平等之關稅條約,尤與國家之主權相妨,非迅速實行關稅自主,不足以躋進國際之平等。爰本此旨,決定在最短期間內實行裁釐,並宜告關稅自主。

查釐金之制,本係通過稅之一種,在創辦之初,原係權宜之計,其後變本加厲至今未廢,更有類似釐金之各項雜稅,節節設卡,物物抽稅,商民痛心疾首,終以從前不良政府靳此收入而不能去,華商之茹苦含痛,固不待言,即外商亦因感不便。病國厲民,莫此爲甚。今決定先在江蘇安徽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六省將此數十年之秕政惡制,根本剷除,繼續推行全國,藉慰中外商民之望。舉凡屬於通過稅之性質者,不問其名目爲何,一律撤照廓清,以期與民更始。其大者如內地之常關稅,統捐,統稅,貨物稅,鐵路貨捐,郵包釐金,海關之子口稅,復進口稅,及由此口到彼口之出口稅,連同正雜各捐中之含有通過稅性質者,均在應行裁撤之列。卽非通過稅而不便商民之落地稅,亦同時裁撤。

至關稅自主,夙爲全國人士所屬望。現在國民政府基於國民經濟及財政上之需要,根據國際平等之通則,以謀國定關稅之實施。對於進口貨物,自應另訂稅則,斟合乎時勢之要求。一面對於國內各地工廠所出貨品,亦應同時徵收出廠稅,以示平均,而資調劑。凡此興革,均係先總理素所主張,並指導實現革新政策之大端。本政府自當遵奉從速施行,以副先志,而慰民望。所有裁撤國內通過稅條例,國定進口關稅暫行條例及出廠稅條例,業於同日由本政府公布在案。玆定於本年九月一日爲裁撤釐金之期,同日宣告關稅自主,卽將江蘇安徽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六省境內各種通過稅完全裁撤,並將進口貨物改照國定稅率徵收,工廠製造貨物依照出廠稅條例徵收,以啓發積廢之實業,挽救束縛之貿遷。除令行財政部轉飭江蘇安徽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六省財政廳長暨各海關監督遵辦外,合行曉示中外商民,一體知悉。特此布告。

國定進口關稅暫行條例

南京國民政府七月二十三日公布

(一)外國貨品運進本國通商各口岸時,按照本暫行條例徵稅。

(二)前條貨品,除按照現行稅則值百抽五外,另行征稅如下:

普通品,值百抽七·五;

甲種奢侈品,值百抽十五;

乙種奢侈品,值百抽二十五;

丙種奢侈品,值百抽五十七·五。

現行進口稅則規定從量徵稅者,卽從量徵收,規定從價徵稅者,卽從價徵收。

(三)本暫行條例施行之日起,其現行之進口貨二·五附加稅及奢侈品附加稅廢止之。

(四)第二條所稱甲乙丙三種奢侈品,其品目表另定之。

(五)應納進口稅之貨品除甲乙丙三種奢侈品外,皆爲普通品。

(六)進口違禁品,免稅品,及特准免稅品,暫照現行章程辦理。

(七)本暫行條例之規定,於陸路邊境各關適用之。

(八)本暫行條例於民國十六年九月一日施行。

裁撤國內通過稅條例

南京國民政府七月二十三日公布

(一)國民政府為減除民困整理稅制起見所有國內通過稅,無論中央收入地方收入悉行裁撤。

(二)內地應行裁撤各項通過稅如左:

一,釐金統捐統稅貨物稅鐵路貨捐郵包釐金;

二,商埠五十里內外常關稅及其他內地常關稅,但陸路邊境常關所徵國境進出口稅不在此例;

三,正雜各稅捐中之含有通過稅性質者。

(三)海關應行裁撤各項通過稅如左:

一,子口稅,

二,復進口稅,

三,由此口到彼口之出口稅。

(四)落地稅應與通過稅一併裁撤。

(五)陸路邊徼常關徵收國境進出口稅者,改稱陸關,其徵稅按照國定進口關稅暫行條例及現行出口稅則辦理。

(六)沿海常關徵收國境進出口稅者由財政部分別歸併海關,或令海關改設子卡。

(七)自本條例施行日起,如有假藉名義,仍前徵收第二條第三條及第四條所指各稅者,查出審訊屬實後,除將所收稅金追繳交還本人外,並處以一等至三等有期徒刑,仍得科以一萬元以下之罰金。

(八)軍人犯前條之罪者由該管軍事機關審訊處罰之。

(九)本條例於民國十六年九月一日施行。

出廠稅條例

南京國民政府七月二十三日公布

(一)中華民國境內中外各工廠製造之貨物,依本條例完納出廠稅。前項所稱工廠,須指用電力汽力或水力發動機器,而工人在十人以上者而言。

(二)出廠稅之稅率,依製造品之性質及種類,適用進口稅率,以國幣折合徵收。

(三)進口稅則未載各貨物,應按稅則相類似之貨物稅率,核計當地躉售市價完納。

(四)各省出廠稅由財政部派員設管理局徵收。

(五)完納出廠稅之貨物,在本國境內,概免重徵。

(六)完納出廠稅之貨物,其原料在躉運時。如已經徵稅,應將前徵原料稅款發還,其發還之標準及辦法另定之。

(七)完納出廠稅之貨物出口運往外國時,由該商向出口海關呈繳第九條所載之出廠單,換領憑證,得運行出口,不再完納。

(八)徵收機關對於所屬區域內各工廠之製造,暨其貨物之堆存及出入,有查核之權。各工廠如有隱匿不報或報告不實者,得按其應徵稅數科以十倍以下罰金。其有犯罪行為者,仍得送交法庭辦理。

(九)出廠貨物除運赴本棧或經該管徵收機關指定貨棧堆存依照第十條辦理外,須先報由該機關派員驗估,給予稅單,如數繳足稅款,再行掉換出廠單,方准出廠。

(十)出廠貨物運赴本棧或經該管徵收機關指定之貨棧堆存時,得於出廠前繳足稅款,領單起運。但出廠時應先報由該機關派員驗明,給予存單,方准搬運出廠。

(十一)違背第九條第十條之規定,擅自出廠出棧或不遵照定章完納出廠稅者,一經查獲,貨物全數充公。

(十二)出廠單定式為三聯,由財政部印發,各徵收機關蓋戳填給,第一聯存經管徵收機關,第二聯按月彙齊送財政部,第三聯發給出貨人。

(十三)商民對於徵收機關所為之處分,認為違法,或對於稅則條文解釋有異義時,得一面遵照納稅,一面依法提起訴願。

(十四)商民對於征收機關所估之貨類貨價有異義時,得向該機關提出抗議,組織評價委員會裁決之。評價委員會規則另定之。

(十五)出廠稅施行細則,由財政部以部令定之。

(十六)本條例於民國十六年九月一日施行。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六年五月一日

◉勞動紀念日，南京由陳銘樞指揮開會，提出請政府制勞工法，驅逐共產黨，繼續北伐，討伐武漢共產分子等議案。上海由「五月革命運動紀念籌備會」主持，議案除實行八小時工作教育外，有擁護南京國民政府，及國民黨，擁護蔣總司令，及肅清共產黨，收回租界，要求英國撤退駐滬軍隊等。武漢之遊行不入租界。北京天津無舉動。

◉北京外交部與比使商議，接收天津比租界先在北京開一非正式會，再在天津開正式會議。比界地畝決備價收回，碼頭，馬路，工部局房屋，亦擬給償。

◉上海楊虎陳羣等電武漢，質問汪精衛何以到武漢後與前在滬言動判若兩人？忠告孫科速離武漢，請孫夫人速赴南京護黨。

◉張學良韓麟春電北京報告收編豫軍，並將俘獲之劉培緒等解京。

◉蔣介石孫傳芳間之和議已破裂，蔣決計以武力解決江北孫軍，鎮江方面兩軍隔江砲戰甚烈。浦口方面革命軍與魯軍亦仍連日互相砲擊。

同　二日

◉南京八十六次政務會議，通過國民革命軍組織大綱，由國民政府特派民政，財政，交通，外交等部人員組織戰時政務委員會，受總司令指揮處理作戰區域內政務，並戰時軍需，糧秣，交通之籌備調節。又作戰之陸，海，空軍均歸總司令指揮統轄；未作戰各軍由軍事委員會直轄，必要時總司令得咨令調遣。又認粵閩湘贛各省已成立省政府，為戰事終了訓政開始省分；蘇浙皖從組政務委員會，係戰區與訓政開始中過渡組織。

◉江蘇省政府正式在南京成立。省政務委員到者有鈕永建等十人。

◉山東省當局將押於濟南之鮑羅廷夫人及三俄人派兵解往北京。

◉廣東北路總指揮錢大鈞率部北上攻陳嘉祐，惟陳部已漸向湘邊退却。

◉外艦兩艘在江陰向南岸革命軍砲轟兩次，死傷頗多。

◉中日商約會議第十八次會，對最惠國待遇及互惠協定，芳澤力爭廣義的互惠，顧維鈞主張互惠貨稅最惠待遇須有限制及確定範圍。

同　三日

◉美使馬慕瑞向北京外交部聲明：報載彼對南京案與四使意見不同及向美政府辭職，毫無根據。

◉北京匯豐銀行買辦鄧君翔虧款潛逃，該行不承認由鄧經手之同行存款，銀行界集議對付辦法。

◉南京國民政府統轄下之各省奉令停用中央銀行鈔票。

◉上海特別市黨部臨時執行委員陳羣等十一人就職，陳演說：武漢以非刑死學生及國民黨同志，同志宜努力與共產黨奮鬬。

◉廣州當局釋放梁鴻楷。

同　四日

◉南京中央政治會議，荷京中華會代表林滿志，荷屬華僑代表林思溫請求廢止陸徵祥所訂屬地主義之中荷條約，另訂恢復我國血統主義之新約。議決由外交部辦理。

同　五日

◉張作霖赴英使館訪藍浦生，接洽接收天津英租界事件。

◉北京鹽務稽核所英會辦要立克因各省扣留鹽稅，認為引岸制度已破壞，向財政部建議，於七月一日起將各省稽核分所歸併就近海關。財政部允予考慮。

同　六日

◉廣東錢大鈞率粵桂軍與陳嘉祐軍激戰後占領郴州，並

繼續前進，準備與正在發動之黔軍會攻衡陽。

⊙外人對於上海局面漸樂觀。荷蘭巡艦蘇門答臘號離上海，英法兩界鐵網門開者亦漸多。

⊙北京財政部照會英使，抗議匯豐銀行否認所存使領費美金七萬五千，請飭該行照付。並聲明華人存款不能因該行華員失蹤，礙及債權。

⊙陳羣對人談話，謂上海連日已處決共產黨八十餘人，罪案將來彙案公布。

同　七日

⊙中荷商約明日期滿，北京外交部照會荷使館，提議改約。

⊙北京銀行公會因英商匯豐銀行藉口該行與買辦鄧君翔間之關係，拒絕支付存款，特向匯豐銀行提出警告。並準備請求政府取消匯豐之關款存放權，以爲對付。

⊙駐京英使將漢潯兩領事與黨軍交涉文件抄送京外交部備案。

⊙陳儀舊部之新編第十五師奉蔣介石令改編爲第六軍第十九師。

⊙張學良奉張作霖命赴徐州，訪張宗昌，會議軍事。

同　八日

⊙北京外交部爲中西條約滿期事照會西班牙公使，謂該約五月八日滿期；惟參照漢文條八月十日滿期，現擬折中辦法，限定八月十日完成新約，在此三個月內舊約仍有效，若屆時新約未成，雙方得自由處置。

⊙辛丑條約國聯防使館界之議，因五國寧案協調破裂，亦取消。

⊙張學良自徐州至蚌埠晤張宗昌，協商豫境軍隊與皖北直魯軍聯絡事宜。入豫奉軍已漸由豫東向皖北移動。

同　九日

⊙直魯軍包圍皖北定遠多日，迄未能攻下，張宗昌特由蚌埠前往督攻。

⊙蔣介石決定三路反攻計畫：第一路何應欽任總指揮，由鎮江攻揚州，直趨淮海；第二路蔣自任總指揮，以白崇禧代理，担任津浦鐵路正面作戰；第三路李宗仁任總指揮，由蕪湖渡江趨津浦路魯軍側面及救援皖北六安合肥被包圍各軍。

⊙五九國恥紀念，鼓浪嶼因工部局制止民衆集會，發生衝突，巡捕拘林[illegible]福等數人，並開槍解散羣衆，引起重大交涉。上海在五月革命運動委員會指導下集會，惟該會因已辦過五個紀念，工作大半成功，即準備暫告結束。

同　十日

⊙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長伍朝樞就職，宣布外交方針：(一)不採暴動手段；(二)於相當時期提議廢止不平等條約；(三)打倒帝國主義非排外性質。

⊙搜捕俄使館案內所獲俄人十九名，當局已送京師高等檢察廳豫審，鮑羅廷夫人亦同時受豫審。

同　十一日

⊙革命軍總司令部特務處長楊虎，東路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陳羣在上海處治共產黨有功，蔣介石任楊爲上海警備司令，令陳主持上海政治工作。

同　十二日

⊙北京外交部因使領經費困難，下令大裁使領機關，倫敦巴黎總領事館在被裁之列。外交部人員亦裁去多人。

⊙漢口英水兵殺傷碼頭工人一人，引起羣衆之激昂，經工會派員勸戒，得以無事。

⊙中比條約會議自中國提出商約草案，已逾一月，比政府迄未答覆，交涉無形停頓，北京外交部照會比使，聲明不負遲延責任。

同　十三日

⊙久困於鞏縣孝義鎮兵工廠之吳佩孚，不受奉軍之歡迎，自率衛隊赴南陽依于學忠。

⊙中日商約會議對最惠國待遇問題已討論十五次，毫無結果，經決定暫擱，先議他案，惟本日會議流會，芳澤與顧維鈞作非正式會晤，芳澤對限制外輪駛行內河案，竭力反對。

⊙南京宣布夏斗寅反共討伐武漢政府之通電，夏軍由宜昌向武漢下駛，駐宜昌之楊森亦與夏取一致行動，在宜取締工會，解散黨部，派軍繼夏下駛，豫南鄂北一帶之于學忠張聯陞對武漢亦有異動。

同　十四日

⊙馮玉祥軍在豫西漸形活動，駐防豫西之劉鎮華張治公有與馮妥協之形勢。漢口方面宣布馮軍已越洛陽向鞏縣前進。

⊙南京武漢兩派軍隊在安慶九江間之對峙，經李宗仁（南京派）由蕪湖赴湖口與朱培德（武漢派）會晤，已有和緩之形勢，李即回蕪湖準備北上指揮第三路軍作戰。

同　十五日

⊙蔣介石於十三日下三路總攻擊令，二三兩路聯合向浦口魯軍攻擊，因早由蕪湖渡江之第三路軍對津浦路之猛襲，魯軍大受牽制，正面第二軍得於軍艦砲火掩護之下渡江北。

◎田維勤由太原抵北京，即謁張作霖報豫南戰事情形，表示所部願受奉方改編，請濟餉械。

◎北京外交部決裁撤駐奥地利芬蘭瑞士葡萄牙丹麥祕魯古巴智利等八國公使，已電令各該使館準備結束。

◎鼓浪嶼五九衝突案外交後援會對工部局所答覆之條件不能滿意，決定以洋務工人總罷工爲對付。

外國之部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

◎本日勞動節紀念，各國均安然過去，未有事變。

同　二日

◎本日爲英國總罷工開始之一周年，英政府所提出之工團法案，內含禁止總罷工條項者，在議會二讀通過。

同　三日

◎日本臨時議會開幕。

◎尼加拉圭保守自由兩派今日起暫行停戰四十八小時，俾自由黨軍事領袖與美總統所派之和平代表晤談。

◎英皇致電美總統，表示對美國水災之同情。

同　四日

◎國際經濟會議在日內瓦開幕，與會者十七國，俄國亦派代表參加。

同　五日

◎印度加爾客塔發生叛亂，死傷人數甚衆。

◎美總統代表與尼加拉圭自由黨軍領袖談判發生頓挫，蓋方關於狄亞士總統辭職一事，不能商得同意。

◎東婆羅島薩瑪林地方華僑對於國民運動，頗具熱心，爲當道挨戶搜查，拘捕領袖二人，羣衆欲救之，被警察開槍擊死十人，傷二十五人。

◎瑞威政府提出勞工法案規定勞工爭論之強制公斷，瑞威工黨大爲激昂，其情況與英工黨同。此案已在兩院通過，并得國王批准。共產黨尤爲憤恨，現運動總罷工。

同　六日

◎美政府决計不發寧案第二牒致國民政府。

◎玻璃維亞各處宣布戒嚴令，因學生示威反對政府，發生暴動也。

同　七日

◎國際經濟會議俄代表宣稱，蘇俄準備與資本國家合作。

◎日本臨時議會通過彈劾樞密院案。日本銀行補償案及台灣銀行救濟案，均得通過。

◎美國海軍部決定在中國建造砲艦六隻，爲駛行中國河川之用。

同　八日

◎駐法德大使連日晤法外交總長白里安，商萊因駐軍減少事。

◎日本臨時議會閉幕。

◎德國鋼盔會員八萬人集會遊行，反對凡爾賽和約，要求恢復徵兵制。

◎法國飛行家嫩塞來飛機白馬號由勒不爾賽出發飛往美國，作橫渡大西洋之飛行。

同　九日

◎國際經濟會議開農工商三委員會。

◎法飛機白島號在美國天空失蹤。

◎美國密蘇里州大風，死一百人，傷二百五十人。西境諸州皆大雨，落機山諸州皆大雪，爲向來所罕有。

同　十一日

◎日本財界因兩救濟案實施，恢復安定。

同　十二日

◎英國倫敦警察搜查蘇俄商業機關及俄銀行，俄商代表代表團辦公處所在之阿戈斯房屋，辦事人多被扣留。英俄關係將愈益惡化。

同　十三日

◎駐英蘇俄代使函致英外相張伯倫，抗議搜查阿戈斯房屋事。民衆亦舉行大示威遊行，表示抗議。

同　十四日

◎菲律濱內格羅斯島土民發生暴動，形勢頗爲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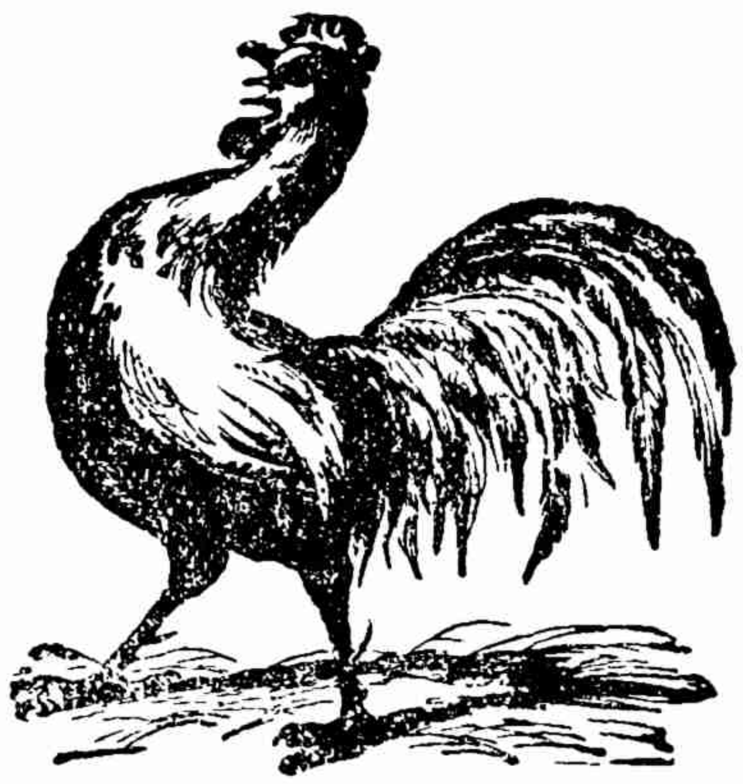
◎日本新院正式決定黨名爲「立憲民政黨」，並發表創立宗旨。

同　十五日

◎法總統陶梅果訪問英國。

宣傳與用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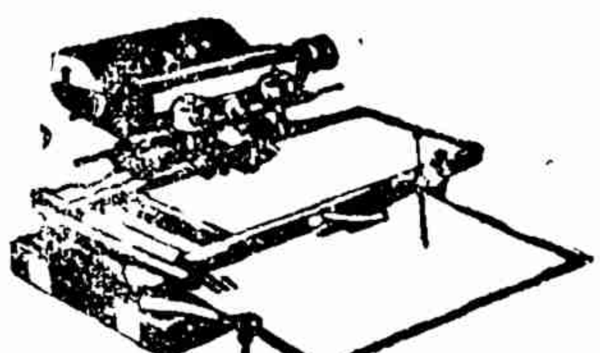
宣傳之法不一大都有賴於文字之傳佈下列用品是簡易的複寫器最宜於文字宣傳之用



新式 華文打字機

此機功用與西文打字機同字跡清朗行列整齊練習純熟每小時能打二千餘字同時可複印八九份不論公文牘函宣傳文件均可繕印整潔美觀迅速無比

每座二百四十元



新式毛筆印書器附品全……每副四元五角
新式鋼筆印書器附品全……每副六元五角
新式兩用印書器附品全……每副七元
國貨高等原紙……每刀一元四角
本製臘寫鋼筆……每支一角五分
本製臘寫油墨……每盒三角二分
本製臘寫用藥水筆……每枝九分

五色複印器附品全……每副六元
複印器用軟板……每磅六角
國貨五色複印水……每瓶三角五分
卡德黑色複印水……每瓶八角
本製鐵罐墨汁……半磅九角
國貨天然墨二吋……每盒一角八分
打字用複寫紙……每盒三元至六元

上海 各省 商務印書館發售

原文献残缺